

王陽明全集

利

陽明全書卷三

外集賦

太白樓賦

丙辰

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而南征。凌濟川之驚濤兮，覽層構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在。蔡侯導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鵬翼翼而承風。月生輝於采石兮，日留景於嶽峯。蔽長煙乎天姥兮，渺匡廬之雲松。慨昔人之安在兮，吾將上下求索而不可塞。子雖非白之儔兮，遇季真之知我。嗟後人之視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兮，公奚爲其居此兮。余奚爲其復來兮，倚穹霄以流盼兮，固千載之一哀。昔夏桀之顛覆兮，尹退乎莘之野。成湯之立賢兮，迺登庸而伐夏。謂鼎俎其要說兮，維黨人之擠。詎曾聖哲之匡時兮，夫焉前枉而直後。當天寶之末代兮，淫好色以信讒。惡來妹喜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毅而不顧兮，爰命夫以僕妾之役。甯直死以顯領兮，夫焉患得而局促。開元之紹基兮，亦遑遑其求理。生逢時以就列兮，固雲臺麟閣而容與。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登斯樓乎延仁。信流俗之嫉妬兮，自前世而固然。懷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潏潏。廟堂之偃蹇兮，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恣沈酣而遠眺。進吾不遇於武丁兮，退吾將顏氏之簞瓢。奚糶糶其昏迷兮，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糾兮，孔聖與其改行。佐璘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魏夜郎之有作兮，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悔而弗摧。吁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爲難。輕萬乘於褐夫兮，固孟軻之所嘆。曠絕代而相感兮，望天宇之漫漫。去夫子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媒婦妾以馳騫兮，又從而爲之吮癰。賢者化而故度兮，競規曲以爲同。卒曰：

嶺山青兮河流瀉，風颼颼兮澹平野，憑高樓兮不見舟楫紛兮樓之下，舟之人兮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者！

九華山賦 壬戌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啓鴻濛之神秀，發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搆奇於玄造。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於蓬谷，拘金沙之清滌。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步千仞之蒼壁，俯龍池於深窟。弔謫仙之遺跡，躋化城之縹緲。欽鉢孟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扣雲門而望天柱，列仙舞於晴昊。儼雙椒之闢門，真人駕陽雲而獨躡。翠蓋平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於翠微，九子鄰於瀟稻。炎燼起於玉甌，爛石碑之文瀼。回澄秋於枕月，建少微之星旆。覆甌承滴翠之餘瀝，展旗立雲外之旌纛。下安禪而步逍遙，覽雙泉於松杪。踰西洪而憩黃石，懸百丈之瀨瀨。瀨流觴而縈紆，遺石船於澗道。呼白鶴於雲峯，釣嘉魚於龍沼。倚透碧之帆，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之巖削，鑑琉璃之浩漭。沿東陽而西歷，殫九節之蒲草。樵人導余以冥探，排碧雲之瑤島。牽精翳其繆藹，失陰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沈沈，靈龜隱而復佻。履高僧而屣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明茗於春陽，汲垂雲之淵湫。凌繡壁而據石屋，何文殊螺髻之蟠糾。梯拱辰而北盼，險遺光於拾寶。緇裳遊於黃飽，休則寂之幽侶。鳥呼春於叢篁，和雲韶之鸛鶴。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簷楹。護山囷其驚飛，恠遊人之太早。攬卉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爭皎。靜錢聲之剝啄，幽人刷參巖於冥杳。碧雞噉於青林，鷗翻雲而失皓。隱搗藥於櫻蘿，挾提壺併蕉而翔繞。鳳凰承孟冠以相遺，飲沆瀣之仙醴。羞竹實以嬉翔，集梧枝之孀嫗。風欲雨而霏霏，鳴濕濕於蘆葆。躡三遊而轉青，峭拂天香於茫渺。席泓潭以濯纓，浮桃瀉而揚綉。淙淙漸而落蔭，飲猿猱之捷狡。晚斧柯而昇峻，並花塘而峻極。散香林之迴颺，撫浮屠之突兀。泛五釵之翠濤，襲珍芳於絕巖。曼金步之搖日，莎羅躡躡芬敷。

而燦耀。燿玉女之妖嬌。舉龍鬚於靈寶。墮鉢鬘之飄飄。開仙掌於嶽嶽。散青馨之迢迢。披白雲而蹠崇壽。見參錯之僧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於嶸嶸。宿南臺之明月。虎夜嘯而熊咆。鹿麋羣遊於左右。若將侶幽人之岑寥。迴高寒其無寐。聞冰壑之洞簫。深女厲晴瀧而曝朶。雜精芬之春苗。邀子觴以玉液。飯玉粒之瓊瑤。溘辭予而遠去。飄霞裾之飄飄。復中峯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迺下見陽陵之蜿蜒。忽有感於子明之宿要。逝予將遺世而獨立。採石芝於層霄。雖長處於窮僻。酒永離乎塵囂。彼蒼黎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苟顛連之能濟。吾豈靳於一毛。矧狂胡之越獠。王師局而奔勞。吾甯不欲請長纆於闕下。快平生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敗於或遭。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謂於鶴鶴。嗟有生之迫隘。等滅沒於風泡。亦富貴其奚爲。猶榮華之一朝。曠百世而興感。蔽雄傑於蓬蒿。吾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羣隊之嗷嗷。已矣乎。吾其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搏鵬翼於北溟。釣三山之巨鯨。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璈。呼浮丘於子晉。招句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共太虛而逍遙。辭曰：

蓬壺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華之矯矯兮。吾將於此巢兮。匪塵心之足攬兮。念鞠育之劬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永矢弗撓兮。

弓屈平賦 丙寅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而弔之。其詞曰：

山巖慘兮江夜波。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焉泊。港椒醕兮弔湘壘。雲冥冥兮月星蔽晦。冰峻嶮兮霰又下。壘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嶽崎。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惻。穴澗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谷谿衍兮迥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蹟。念壘之窮兮焉託。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魍魎遊兮羣跳噓。瞰出入兮爲壘。姦宄嫉壘正直兮。反詆爲殃呢。比上官兮子蘭。爲臧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

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兮礪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濱。召申屠兮使驂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遊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陸故都兮獨延伫，君不還兮鄧爲墟。心壹鬱兮欲誰語，鄧爲墟兮函嶠亦焚。讒鬼逋戮兮快不酬，冤歷千載兮耿忠悞。君可復兮排帝閭，望逋跡兮渭陽。其罹囚兮其祥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宗國淪兮摧腑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兮不忍。漑自沈兮心所安，雄之謏兮讒啄。衆狂穉兮謂壘揚，已爲虺爲魅兮爲讒媵。妾壘視若鼠兮佞頹有泚，壘忽擊兮雲中龍。耕晦齋兮飄風橫，四海兮倏忽。駟玉虬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澹寥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辭曰：

日西夕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壘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孰知我憂！

思歸軒賦 庚辰

陽明子之官于虔也，廢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而沒沒於微纒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囂囂也，而不免於嗷嗷焉，嗷嗷焉，亦奚爲乎稿中竭外，而徒以勞勞焉爲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知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爲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佞倭然若替之無與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入爲失其歸矣乎？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爲理乎？雖然，夫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道也，故若是其賈賢。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心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爲不得其歸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爲乎？」陽明子聞之，憮然而歎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以他爲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賈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歸

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兮！日思予旋兮，後悔可遷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言兮！

答言 丙寅

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錦衣獄，省愆內訟，時有所述，既出而錄之。

何玄夜之漫漫兮！情予懷之獨結。嚴霜下而增寒兮，敝明月之在隙。風颯颯以憎木兮，鳥驚呼而未息。魂營營以惴惴兮，目眈眈其焉極。懷寒飈之中人兮，杳不知其所自。夜展轉而九起兮，沾予襟之如泗。胡定省之弗遑兮，豈荼甘之如薺。懷前哲之耿光兮，耻周容以爲比。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予之衷。予匪成於累囚兮，惟匪予之爲恫。沛洪波之浩浩兮，造雲阪之濛濛。稅予駕其安止兮，終予去此其焉從。孰瘳瘳之在頸兮，謂累足之何傷。熏目而弗顧兮，惟盲者以爲常。孔訓之服膺兮，惡計以爲直。辭婉變期巷遇兮，豈予言之未力。皇天之無私兮，鑒予情之靡他。寧保身之弗知兮，膺斧鑕之謂何。蒙出位之爲愆兮，信愚忠而蹈誼。苟聖明之有裨兮，雖九死其焉恤。辭曰：

予年將中，歲月適兮。深谷峻峒，逝息遊兮。飄然凌風，八極周兮。孰樂之同，不均憂兮。匪修名崇，仁之求兮。出處時從，天命何憂兮。

外集 詩

守儉弟歸日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弟與偕行。竹青青兮雨風，鳥嚶嚶兮西東。弟之歸兮，兄誰與同？江雲閣兮暑雨，江波渺渺兮愁予。弟別兄兮須臾，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桑榆，念重關兮離居。路修遠兮崎嶇，沮風波兮江湖。山有洞兮洞有雲，深林窅窅兮澗道曠。松落落兮葛纒纒，猿啾啾兮鶴怨羣。山之人兮不歸山，鬼

畫嘯兮下上煙霏。風嬌兮鶴桂花落。草萋萋兮春日遲。昔予屋兮雲間。荒予圃兮溪之陽。驅虎豹兮無踐我菑。擾麋鹿兮無駭我場。解予綬兮鍾阜。委予佩兮江湖。往者不可追兮。歎鳳德之日衰。將沮溺其耦耕兮。孰掇輿之避予。回予駕兮扶桑。鼓予柁兮滄浪。終攜汝兮空谷。採三秀兮徜徉。

祈雨辭

正德丙子南贛作

嗚呼十日不雨兮。田且無禾。一月不雨兮。川且無波。一月不雨兮。民已爲疴。再月不雨兮。民將奈何。小民無罪兮。天無咎民。撫巡失職兮。罪在予臣。嗚呼盜賊兮。爲民大屯。天或罪此兮。赫威降嘖。民則何罪兮。玉石俱焚。嗚呼民則何罪兮。天何遽怒。油然興雲兮。雨茲下土。彼罪曷逋兮。哀此窮苦。

歸越詩三十五首

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并楚遊作

遊牛峯寺四首

牛峯今改名浮峯

洞門春靄徹深松。飛磴纏空轉石峯。猛虎踞厓如出柙。斷螭蟠頂訝懸鐘。金城絳闕應無處。翠壁丹書尙有踪。天下名區皆一到。此山殊不厭來重。

縈紆鳥道入雲松。飛磴纏空轉石峯。巖犬吠人時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凌巖陟闕應無處。翠壁丹書尙有踪。欲扣靈關問丹訣。春風蘿薜隔重重。

偶尋春寺入層峯。曾到渾疑是夢中。飛鳥去邊懸棧道。馮夷宿處有幽宮。溪雲晚度千巖雨。海月涼飄萬里風。夜擁蒼厓臥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

一臥禪房隔歲心。五峯煙月聽猿吟。飛湍映樹懸蒼玉。香粉吹香落細金。翠壁年多霜薜合。石牀春盡雨花深。勝遊過眼俱陳迹。珍重新題滿竹林。

又四絕句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葉，不道是秋聲。
怪石有千窟，老松多半枝；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時。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即三日，忽見巖頭碧樹紅。
兩到淨峯興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間。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鄭尹韻

晴雪吹寒春事濃，江樓三月尙殘冬；青山暗透回廊轉，碧海真成捷徑通。
風暖簪牙雙燕劇，雲深簾幙萬花重。倚闌天北疑回首，想像丹梯下六龍。

山中立秋日偶書

風吹蟬聲亂，林臥鶯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收。青峯出白雲，突兀成瓊樓。
袒褐坐溪石，對之心悠悠。倏忽無定態，變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雙白鷗。

夜雨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涼；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
褰衣涉溪去，笑引開竹房。謙言值暮夜，盤殮百無將；露華明橘柚，摘獻冰盤香。洗盞對酬酢，浩歌入蒼茫。
醉拂巖石臥，言歸遂相忘。

尋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謾尋春事及西疇。江鷗意到忽飛去，野老情深只自留。
日暮草香含雨氣，九峯晴色散溪流。吾儕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西湖醉中謾書二首

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
白鳥飛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

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臥不須到，自有香風拂面來。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若峯抱層障，翠瀑繞雙溪。下有幽人宅，羅深客到迷。

夜宿無相寺

春宵臥無相，月照五溪花。掬水洗雙眼，披雲看九華。巖頭金佛國，樹杪謫仙家。彷彿聞笙鶴，青天落絳霞。

題四老圍棋圖

世外煙霞亦許時，至今風致後人思。卻懷劉項當年事，不及山中一著棋。

無相寺二首

老僧巖下屋，繞屋皆松竹。朝聞春鳥啼，夜伴巖虎宿。

坐望九華碧，浮雲生曉寒。山靈應秘惜，不許俗人看。

靜夜聞林雨，山靈似欲留。只愁梯石滑，不得到峯頭。

化城寺六首

化城高住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間微雨結浮陰。鉢龍降處雲生座，巖虎歸時風滿林。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雲裏軒窗半上鉤，望中千里見江流。高林日出三更曉，幽谷風多六月秋。仙骨自憐何日化，鹿緣翻覺此生

浮。夜深忽起蓬萊興，飛上青天十二樓。

雲端鼓角落星斗，松頂袈裟散雨花。一百六峯開碧漢，八十四梯踏紫霞。山空仙骨葬金槨，春暖石芝抽玉

芽。獨揮談塵拂煙霧，一笑天地真無涯。

化城天上寺，石磴入星躔。雲外開丹井，峯頭耕石田。月明猿聽偈，風靜鶴參禪。今日揩雙眼，幽懷二十年。僧屋煙霏外，山深絕世譚。茶分龍井水，飯帶石田砂。香細雲嵐雜，窗高峯影遮。林棲無一事，終日弄丹霞。突兀開穹閣，氤氳散曉鐘。飯遺黃稻粒，花發五釵松。金骨藏靈塔，神光照遠峯。微茫竟何是，老衲話遺踪。

李白祠二首

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竹深荒舊徑，藜合失殘碑。雲雨羅文藻，溪泉繫夢思。老僧殊未解，猶自索題詩。謫仙棲隱地，千載尙高風。雲散九峯雨，巖飛百丈虹。寺僧傳舊事，詞客弔遺踪。回首蒼茫外，青山感慨中。

雙峯

凌崖望雙峯，蒼茫竟何在。載拜西北風，爲我掃浮靄！

蓮花峯

夜靜涼颼發，輕雲散碧空。玉鉤掛新月，露出青芙蓉。

列仙峯

靈峭九萬丈，參差生曉寒。僊人招我去，揮手青雲端。

雲門峯

雲門出孤月，秋色坐蒼濤。夜久羣籟絕，獨照宮錦袍。

芙蓉閣二首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鞍。巖下雲萬重，洞口桃千樹。終歲無人來，惟許山僧住。

書梅竹小畫

寒倚霏霄蒼玉杖，九華峯頂獨歸來。柯家草亭深雲裏，卻有梅花傍竹開。

山東詩六首

弘治甲子年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煙霏。陽光散巖壑，秋容淡相耀。雲梯掛青壁，仰見蛛絲微。長風吹海色，飄緲送天衣。峯頂動笙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凌雲忽高飛。揮手若相待，丹霞閃餘暉。凡軀無健羽，悵望未能歸。

一

天門何崔嵬！下見青雲浮。泱泱絕人世，迥豁高天秋。暝色從地起，夜宿天上樓。天雞鳴半夜，日出東海頭。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入滄流。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漚。藐矣鶴山僊，秦皇豈堪求！金砂費日月，顏顏竟難留。吾意在龐古，冷然馭涼颼。相期廣成子，太虛顯遨遊。枯槁向巖谷，黃綺不足儔。

二

窮厓不可極，飛步凌煙虹。危泉瀉石道，空影垂雲松。千峯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臺倚巉削，傾側臨峒峒。失足墮烟霧，碎骨傾厓中。下愚竟難曉，摧折紛相從。吾方坐日觀，披雲笑天風。赤水問軒后，蒼梧叫重瞳。隱隱落天語，聞闔開玲瓏。去去忽復道，濁世將焉窮。

四

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朝登太山望，洪濤隔縹緲。揚耀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遙見碧霞君，翩翩起員嶠。玉女紫鸞笙，雙吹入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篇，讀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能指道從此煉金砂。人間跡如掃。

五

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豈我有無間，緩急非所賴。孤坐萬峯巔，嗒然遺下塊；已矣復何求，至精諒斯在。澹泊非虛杳，灑脫無芥蒂；世人聞予言，不笑即吁怪。吾亦不強語，惟復笑相待；魯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韶

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乎？其已直出青天上，我欲做擬試作泰山高，但恐培塿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難具狀，扶輿磅礴元氣鍾，突兀半遮天地東。南衡北恆西秦華，俯視僂僂誰爭雄！人寰茫昧乍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繡壁丹梯，煙霏鶴鷗，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川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邃谷，巖積隱埋。中有遞世之流，龜潛雌伏，殄霞吸秀於其間，往往怪譎多僂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直下，其源疑自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煙霧，須臾滂沱徧九垓。古來登封七十二主，後來相效紛紛如雨，玉檢金函無不爲，只今埋沒知何許？但見白雲猶復起封中，斷碑無字，天外日月磨。剛風飛塵過眼，倏忽飄蕩，豈復有遺蹤！天空翠華遠，落日辭千峯。魯郊獲麟，歧陽會鳳，明堂既毀，闔宮興頌。宣尼曳杖，逍遙一去不復來。幽泉鳴咽而含悲，翠巒拱揖如相送。俯仰宇宙，千載相望，墮山喬嶽，尙被其光。峻極配天，無敢頡頏。嗟乎瞻眺門墻外，何能彷彿窺室堂也。來攀附攝遺跡，三千之下不知亦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半壁回首，此身不覺已在東斗傍。

京師詩八首

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我愛龍泉寺，寺僧頗踈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松下。一夕別山雲，三年走車馬，魂殺巖下泉，朝夕自清瀉。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涼，諸弟在何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此去。

寄舅

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世政惱情懷，光陰不相待。借問同輩中，鄉鄰幾人在？從今且爲樂，舊事無勞悔。

送人東歸

五洩佳山水，平生思一遊。送子東歸省，尊鱸況復秋。幽探須及壯，世事苦悠悠。來歲春風裏，長安憶故邱。

寄西湖友

予有西湖夢，西湖亦夢予。三年成闊別，近事竟何如？況有諸賢在，他時終卜廬。但恐吾歸日，君還軒冕拘。

贈陽伯

陽伯卽陽伯，陽陽竟安在？大道卽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繆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故山

鑑水終年碧，雲山盡日閑。故山不可到，幽夢每相關。霧豹言長隱，雲龍欲共攀。綠如丹壑意，未勝紫宸班。

憶鑑湖友

長見人來說，扁舟每獨遊。春風梅市晚，月色鑑湖秋。空有煙霞好，猶爲塵世溜。自今當勇往，先與報江鷗。

獄中詩十四首 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天寒歲云暮，冰雪關河迥。幽室烟燭生，不寐知夜永。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我心良匪石，詎爲戚欣動。俯首眼前事，逝者去相踵。匡窮猶可陟，水深猶可泳。焉知非日月，胡爲亂予衷。深谷自逶迤，煙霞日悠永。匡時在賢

達歸哉盡耕墻！

有室七章

有室如窶，周之崇嬭；窶如穴處，無秋無冬。
歌彼屋漏，天光入之；瞻彼日月，何嗟及之！
俟晦俟明，凄其以風；俟雨俟雪，當晝而蒙。
夜何其矣，靡星靡燦，豈無白日，寤寐永嘆。
心之憂矣，匪家匪室，或其啓矣，殞予匪恤。
氤氳其埃，日之光矣，淵淵其鼓，明既昌矣。
朝既式矣，日既夕矣，悠悠我思，曷其極矣！

讀易

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他。暇坐玩羲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為寇，童牖事宜早。蹇蹇匪為節，號號未遠道。遯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俛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簞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幽哉陽明，鷲可以忘吾老。

歲暮

兀坐經旬成木石，忽驚歲暮還思鄉。高簷白日不到地，深夜黠鼠時登牀。峯頭齊雪開草閣，瀑下古松開石房。溪鶴洞猿爾無恙，春江歸棹吾相將。

見月

屋罅見明月，還見地上霜。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匪為嚴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胡

爲此幽室奄忽踰飛揚逝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望盈虛有天運嘆息何能忘
天涯歲暮冰霜結永巷人稀罔象遊長夜星辰瞻閣道曉天鐘鼓隔雲樓思家有淚仍多病報主無能合遠
投留得昇平雙眼在且應竄笠臥滄洲

屋罅月

幽室不知年夜長盡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滿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閣出浮雲高歌正凄婉甯
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去不返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霰

別友獄中

居常念朋舊箝鎖成闊絕嗟我二三友胡然此暫盡累累囹圄間講誦未能輟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悅所
恨精誠尙向口徒自蹶天王本明聖旋已但中熱行藏未可期明當與君別願言無龍隨努力從前哲

赴謫詩五十五首

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去國心已恫別子意彌惻伊邇怨昕夕況茲萬里隔戀歧路問執手何能默子有昆弟居而我遠親側回
思菽水惟羨子何由得知子念我深夙夜敢忘惕良心忠信資蠻貊非我戚

北風春尙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涯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赴長阪迢迢入嵐霏旅
宿蒼山底霧雨昏朝彌間關不足道嗟此白日微切嗟懷良友願言毋心違

聞子賦弗屋來歸在何年索居間楚越連峯鬱參天緬懷巖中隱磴道窮扳緣江雲動蒼壁山月流澄川朝
採石上芝暮漱松間泉鵝湖有前約鹿洞多遺編寄子春鴻書待我秋江船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

詠以答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吟。別離悲尙淺，言微感逾深。瓦缶易諧俗，誰辯黃鐘音？

其二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遨遊。譬彼桃與李，不爲倉困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焉求？

其三

洙泗流浸微，伊洛僅如綫。後來三四公，瑕瑜未相掩。嗟予不量力，鼓鑿期致遠。屢興還屢仆，惴息幾不免。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爭毫釐間，萬里或可勉。風波忽相失，言之淚徒泣。

其四

此心還此理，甯論已與人。千古一嘯吸，誰爲歎離羣。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爲俗所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親。不見宴遊交，微逐胥以淪。

其五

器道不可離，二之卽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泛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素篇，於子旣聞命。何園中士，空谷以爲靜。

其六

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有無，之卽成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與窮？

其七

憶與美人別，贈我青琅函。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緘。諷誦意彌遠，期我滌洛間。道遠恐莫致，庶幾終不慚。

其八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雪腸。寸腸亦何遺，誓言終不渝。珍重美人意，深秋以爲期。
南遊二首

元明與予有衡嶽羅浮之期，賦南遊申約也。

南遊何迢迢，蒼山亦南馳。如何衡陽雁，不見燕臺書。莫歌澄浦曲，莫弔湘君祠。蒼梧煙雨絕，從誰問九疑？
其二

九疑不可問，羅浮如可攀。遙拜羅浮雲，奠以雙瓊環。渺渺洞庭波，東逝何時還。人生不努力，草木同衰殘。
其三

洞庭何渺茫，衡嶽何崔嵬。風飄迴雁雪，美人歸未歸。我有紫瑜珮，留掛芙蓉臺。下有蛟龍峽，往往興雲雷。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憤昔與君約，玩易探玄微。君行赴西嶽，經年始來歸。方將事窮索，忽復當遠辭。相去萬里餘，後會安可期。聞我長生訣，惑也吾誰欺。盈虧消息間，至哉天地機。聖狂天淵隔，失得分毫釐。

其二

毫釐何所辯，惟在公與私。公私何所辯，天動與人爲。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虧。願君崇德性，問學刊支離。無爲氣所役，毋爲物所疑。恬淡自無欲，精專絕交馳。博弈亦何事，好之甘若飴。吟咏有性情，喪志非所宜。非君愛忠告，斯語容見嗤。試問柴墟子，吾言亦何如？

其三

柴墟吾所愛，春陽溢鬢眉。白巖吾所愛，慎默長如愚。二君廊廟器，予亦山泉姿。度量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人末，庶亦忘崇卑。迢迢萬里別，心事兩不疑。北風送南雁，慰我長相思。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有歎焉是以賦也

一日復一日去子日以遠；惠我金石言，沈鬱未能展。人生各有際，道誼尤所眷。嘗嗤兒女悲，愛來仍不免。緬懷滄洲期，聊以慰遲晚。

其二

遲晚不足歎，人命各有常。相去忽萬里，河山鬱蒼蒼。中夜不能寐，起視江月光。中情良自抑，美人難自忘。

其三

美人隔江水，彷彿若可親。風吹兼葭雪，飄蕩知何處。美人有瑤瑟，清奏含太古。高樓明月夜，惆悵爲誰鼓？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紀以詩二首

夢與故人語，語我以相思。纔爲旬日別，宛若三秋期。令弟坐我側，屈指如有爲。須臾溘君至，崔子行相隨。肴醕旋羅列，語笑如平時。縱言及微奧，會意忘其辭。覺來復何有，起坐空嗟咨。

其一

起坐憶所夢，默邈猶歷歷。初談自有形，繼論入無極。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萬化無停機，往來何時息。來者胡爲信，往者胡爲屈。微哉屈信間，子午當其屈。非子盡精微，此理誰與測。何當衡廬間，相攜玩羲易。

其二

衡廬曾有約，相攜尙無時。去事多翻覆，來蹤豈前知。斜月滿虛牖，樹影何參差。林風正蕭瑟，鶯鶯無當枝。邈彼二三子，怒焉勞我思。

因雨和杜韻

晚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憐菊尙

存。卻憶故園耕釣處，短篷長笛下江村。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死別，甯知意外得生還。投荒自識君恩遠，多病心便吏事閒。攜汝耕樵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雲晴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臥病靜慈寫懷

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纜隨意濯清漪。吳山越嶠俱堪額，正奈燕雲繫遠思。

移居勝果寺一首

江上但知山色好，峯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煙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病餘巖閣坐朝曛，異景相新得未聞。日脚倒明千頃霧，雨聲高度萬峯雲。越山陣水當吳嶠，江月隨潮上海門。便欲攜書從此老，不教猿鶴更移文。

憶別

憶別江干風雪陰，艱難歲月兩侵尋。重看骨肉情何限，況復斯文約舊深。賢聖可期先立志，塵凡未脫謾言心。移家便住煙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海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武夷次壁間韻

肩輿飛度萬峯雲，回首滄波月下聞。海上真爲滄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溪流九曲初諳路，精舍千年始及門。歸去高堂感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山行風雪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航。本與宦途成懶散，頗因詩景受閑忙。鄉心草色春同遠，客鬢松梢晚更蒼。料得煙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憶昨東歸亭下路，數峯簫管隔秋雲。肩輿欲到妨多事，鼓枻重來會有云。春夜絕憐燈節近，溪聲最好月中聞。行藏無用君平卜，請看沙邊鷗鷺羣。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樓台燈火水西東，簫鼓星橋渡碧空。何處忽談塵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渾常事，遠地相求見苦風。別後新詩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飛鴻。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挂牆僧已去，紅闌照水客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篷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帳望沙頭成久坐，江湖春樹何青青。煙霞故國虛夢想，風雨客途真慣經。白壁屢投終自信，朱絃一絕好誰

聽扁舟心事滄浪舊，從與漁人笑獨醒。

過分宜望鈴岡廟

共傳峯頂樹，古廟有靈祠。楚俗多尊鬼，巫言解惑人。望禋存舊典，捍禦及斯民。世事渾如此，題詩感慨新。

雜詩二首

危棧斷我前，猛虎尾我後；倒崖落我左，絕壑臨我右。我足復荆榛，雨雪更紛驟；邈然思古人，無悶聊自有。無悶雖足珍，警惕忘爾守。君觀真宰意，匪薄亦良厚。

其二

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琴瑟在我御，經書滿我几。措足踐坦道，悅心有妙理。頑冥非所懲，賢達何靡靡？乾懷往訓，敢忘惜分晷。悠哉天地內，不知老將至。

其三

羊腸亦坦道，太虛何陰晴？燈窗玩古易，欣然獲我情。起舞再再拜，聖訓垂明明。拜舞詎踰節，頓忘樂所形。斂衽復端坐，玄思窺沈冥。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陽精。冲漠際無極，列宿羅青冥。夜深向晦息，始聞風雨聲。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眼未嘗；卻笑韓公亦多事，更從南浦羨滕王。
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不用煙花費妝點，儘教刊落儘嶙峋。
持修江藻拜祠前，正是春風欲暮天；童冠儘多歸詠興，城南兼說有溫泉。
古廟香燈幾許年，增修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夜宿宣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深麓，煙火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松間孤月坐黃昏；趣南翼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裊衣巾。箴書曾屑乘田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魂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蹏。翠色絕雲開遠障，寒聲隔竹隱晴溪。已聞南去艤舟楫，漫憶東歸沮杖藜。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洲寺次韻

風雨偏從險道嘗，深泥沒馬陷車箱。虛傳烏路通巴蜀，豈必羊腸在太行。遠渡漸看連眼色，晚霞會喜見朝陽。水南昏黑投僧寺，還理羲編坐夜長。

長沙答周生

旅倦憩江觀，病齒廢談誦；之子特相求，禮殫意彌重；自言絕學餘，有志莫與共；手持一編書，披歷見肝衷；近希小范蹤，遠爲賈生慟；兵符及射藝，方技靡不綜；我方懲創後，見之色亦動；子誠仁者心，所言亦屢中；願子且求志，蘊蓄事涵泳；孔聖固邊遠，與點樂歸詠；回也王佐才，閉戶避鄰閭；知子信美才，大構中梁棟；未當匠石求，滋植務培壅；愧子勤綫意，何以相規勗；養心在寡欲，操存舍卽縱；嶽麓何森森，遺址自南宋；江山足游息，賢迹尙堪躡；何當謝病來，士氣多沈勇。

涉湘于邁嶽麓是遵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客行長沙道，山川鬱稠繆。西探指嶽麓，凌晨渡湘流。隘岡復陟嶺，弔古還尋幽。林壑有餘采，昔賢此藏修。我來實仰止，匪伊事盤遊。衡雲間曉望，洞野浮春洲。懷我二三友，伐木增離憂。何當此來聚，道誼日相求。

其二

林間憩白石，好風亦時來。春陽熙百物，欣然得予懷。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當年靡童冠，曠代登堂階。高情詎今昔，物色遺吾儕。顧謂二三子，取瑟爲我諧。我彈爾爲歌，爾舞我與偕。吾道有至樂，富貴眞浮埃。若時乘大化，勿愧點與回。陟岡採松柏，將以遺所思。勿採松柏枝，兩賢昔所依。綠峯踐臺石，將以望所期。勿踐臺上石，兩賢昔所躋。兩賢去邈矣，我友何相違。吾斯未能信，役役空爾疲。胡不此簪盍，麗澤相遨嬉。渴飲松下泉，飢殮石上芝。偃仰絕餘念，遷客難久稽。洞庭春浪闊，浮雲隔九疑。江湖滿芳草，目極令人悲。已矣從此去，奚必茲山爲戀繫。乃從欲，安土惟隨時。晚間冀有得，此外吾何知。

遊嶽麓書事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沮風雨。不獨病齒畏風濕，泥潦侵途絕行旅。人言嶽麓最形勝，隔水溟濛隱雲霧。趙侯雷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生好事屢來速，森森雨脚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披拂，便攜周生涉江去。戒令休遣府中知，徒爾勞人更妨務。橋洲僧寺浮江流，鳴鐘出延立沙際。停橈一至答其情，三洲連縣亦佳處。行雲散漫浮日色，是時峯巒益開霧。亂流蕩滌濟，倏忽繫檝江邊老檀樹。岸行里許入麓口，周生道予勤指顧。柳蹊梅隄存彷彿，道林林壑獨如故。赤沙想像虛田中，西嶼傾頽今塚墓。道鄉荒趾留突兀，赫曦遠望石如鼓。殿堂釋菜禮從宜，下拜朱張息游地。鑿石開山而勢改，雙峯闕闕見江渚。聞是吳君所規畫，此舉良是反遺忘。九仞誰虧一篋功，歎息遺基獨延仁。浮屠觀閣摩青霄，盤據名區徧寰宇。其徒素爲儒所擯，以此方之反多愧。愛禮思存告朔羊，況此實作匪文具。人云趙侯意頗深，隱忍調停旋修舉。昨來風雨破棟脊，方遣圻人補殘敝。予聞此語心稍

慰野人蔬蕨亦羅置，欣然一酌纔舉杯。津夫走報郡侯至，此行隱跡何由開。遣騎候訪自吾寓，潛來鄙意正爲此。倉卒行危益勞費，整冠出迓見兩蓋。乃知王君亦同御，肴羞屏疊絲竹繁。避席與辭懇莫拒，多儀劣薄非所承。樂闋觴周日將暮，黃堂吏散君請先。病夫沾醉須少憩，入舟眼色漸微茫。卻喜順流還易渡，嚴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路，僊宮酣倦成熟寐。曉聞簷聲復如注，昨遊偶逢實天假。信知行樂皆有數，涉躐差償夙好心。尙有名山敢多慕，齒角盈虧分則然。行李雖淹吾不惡。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詰朝事度調，玄居宿齋沐。積霖喜新霽，風日散清燠。蘭橈渡芳渚，半沙見水陸。溪山儼新宇，雷雨荒大麓。皇皇絃誦區，斯文昔炳郁。興廢尙屯疑，使我懷排懼。近聞牧守賢，經營亟乘屋。方舟爲予來，飛蓋遙肅肅。花絮媚晚筵，韶景正柔淑。浴沂諒同情，及茲授春服。令德倡高祠，混珠愧魚目。努力崇修名，迂疎自巖谷。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眉，予獨憂其駛。日暮入沅江，抵石舟果圯。補敝詰朝發，衝風遂齟齬。暝泊後江湖，蕭條旁督壘。月黑波濤驚，蚊蠶互睥睨。翼午風益厲，狼狽收斷汜。天心數里間，三日但遙指。甚雨迅雷電，作勢殊未已。溟溟雲霧中，四望渺涯涘。篙漿不得施，丁夫盡嗟噫。淋漓念同胞，吾甯忍暴使。餽粥且傾囊，苦甘吾與爾。衆意在必濟，糧絕亦均死。憑陵向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安可禦，志同稍足倚。且令並岸行，試涉湖濱沚。收船幸無事，風雨亦浸弛。逡巡綠汜涸，迤邐就風勢。新漲翼回湍，倏忽逝如矢。夜入武陽江，漁村穩堪繫。雜市謀晚炊，且爲衆人喜。江醪信濁瀉，聊復盪胸濟。濟險在需時，微俸豈常理。爾輩勿輕生，偶然非可恃。

去婦歎五首

楚人有問於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山間獨居。懷綵不忘，終無他適。予聞其事而悲之，爲

作去婦歎。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間白壁，君心亦何愆？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爲妍。命薄良自唱，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艷，頽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還。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嫗盡出別，強語含辛悲。陋質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籍相慰，缺乏多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柰何以妾故，廢食懷憤冤。無爲傷姑意，燕爾且爲歡。中廚存宿旨，爲姑備朝飧。畜育意千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盍從新入言。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顏？

去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躇。雞鳴尙聞響，犬戀猶相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同行漸遠，日落羣鳥飛。羣鳥各有託，孤妾去何之！

空谷多淒風，樹木何瀟森！浣衣澗冰合，採苓山雪深。離居寄巖穴，憂思託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彈苦思彌切，颯巖隔雲岑。君聰其明哲，何因聞此音！

羅舊驛

客行日日萬峯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市谷鳥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蠻煙喜過青楊瘴，鄉思愁經芳杜洲。身在夜郎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沅水驛

辰陽南望接沅州，碧樹林中古驛樓。遠客日憐風土異，空山惟見瘴雲浮。耶溪有信從誰問，楚水無情只是流。卻幸此身如野鶴，人間隨地可淹留。

鐘鼓洞

見說水南多異迹，巖頭時有鼓鐘聲。空遺石壁千年在，未信金砂九轉成。遠地星辰瞻北極，春山明月坐更深。年來夷險還忘卻，始信羊腸路亦平。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山城寥落閉黃昏，燈火人家隔水村。清世獨便吾職易，窮途還賴此心存。蠻煙瘴霧承相往，翠壁丹崖好共論。獻賦投閑終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

清平衛卽事

積雨山途喜乍晴，煖雲浮動水花明。故園日與青春遠，敝縕涼思白苧輕。煙際弄衣窺絕棧，（時土苗方仇殺）峯頭戍角隱孤城。華夷節制嚴冠履，漫說殊方列省卿。

興隆衛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催。貴竹路從峯頂入，夜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雲向曉開。尺素屢題還屢擲，衡南那有鴈飛回。

七盤

鳥道縈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境多奇絕非吾土，時可淹留是謫官。猶記邊黎傳羽檄，近聞苗俗化衣冠。投簪實有居夷志，垂白難承菽水慚。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

草庵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迎風亦蕭疏，漏雨易補緝。靈瀨響朝湍，深林凝暮色。羣僚環聚語，語趣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屬。沔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略稱茅茨迹。

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闕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壑。營炊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窿旋蕙蓋，夷坎仍灑埽。卷帙漫堆列，橙壺動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

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鑿。清泉傍廚落，翠霧還成幕。我輩日嬉偃，主人自愉樂。雖無柴戟榮，且遠塵囂聒。但恐霜雪凝，雲深衣絮薄。

我聞筲爾笑，周慮愧爾言。上古處巢窟，杯飲皆汗樽。五極陽內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澤，龍蟄身乃存。豈無數尺懷，輕裘吾不溫。邈矣箠瓢子，此心期與論。

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慍見。山荒聊在田，錢鈔還易辦。夷俗多火耕，做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數畝猶足佃。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發餘羨。出未在前晨，山寒易霜霰。

觀稼

下田既宜稔，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稱藉須土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蟪。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即是參贊功，毋爲輕稼穡。

採蕨

採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浮雲塞長空，頽陽不可回。南歸斷舟楫，北望多風埃。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猗猗

猗猗澗邊竹，青青巖畔松。直幹歷冰雪，密葉留清風。自期永相託，雲壑無遠蹤。如何兩分植，憔悴歎西東。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惟應歲寒意，隨處還當同。

南溟

南溟有瑞鳥，東海有靈禽；飛遊集上苑，結侶珍樹林；願言飾羽儀，共舞簫韶音；風雲忽中變，一失難相尋。瑞鳥既遭塵，靈禽投荒岑，天衢雨雪積，江漢虜羅侵。哀哀鳴素侶，病翼飛未任。羣鳥亦千百，誰當會其心。南嶽有竹實，丹溜青松陰，何時共棲息，永託雲泉深？

溪水

溪石何落落！溪水何泠泠！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纓。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

龍岡新搆

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搆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院，其軒曰何陋。適稍溉鋤，花藥頗雜蒔，宴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憩。輪奐非致美，毋令易傾敝。

營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園。低簷避松偃，疎土行竹根。勿翦牆下棘，束列因可藩。莫搆林間蘿，蒙籠覆雲軒。素缺農圃學，因茲得深論。毋爲輕鄙事，吾道固斯存。

諸生來

間滯動權咎，廢幽得幸免。夷居雖異俗，野朴意所眷。思親獨疚心，疾憂庸自遣。門生頗羣集，樽俎亦時展。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餽。林行或沿澗，洞遊還陟巘。月樹坐鳴琴，雲牕臥披卷。澹泊生道真，曠達匪荒宴。豈必鹿門栖，自得乃高踐。

西園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壅灌，補籬防豕蹄。蕪草稍焚薙，清雨夜來歇。濯濯新葉敷，熒熒夜花發。放鋤息重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間月。起來步閒謔，晚酌簪下設。盡醉卽草鋪，忘與鄰翁別。

水濱洞

送遠憩沮谷，濯纓俯清流。沿溪涉危石，山洞藏深幽。花靜覆常閤，溜暗光亦浮。平生泉石好，所遇成淹留。好鳥忽雙下，儵魚亦羣遊。坐久塵慮息，澹然與道謀。

山石

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久甯無思。愁來步前庭，仰視行雲馳。行雲隨身風，飄飄去何之。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高梁始歸燕，題鴉已先悲。有生豈不苦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商山行采芝。

無寐二首

煙燈暖無寐，憂思坐長往。寒風振喬林，葉落聞臆響。起窺庭月光，山空遊罔象。懷人阻積雪，崖冰幾千丈。

其二

窮厓多雜樹，上與青冥連。穿雲下飛瀑，誰能識其源。但聞清猿嘯，時見皓鶴翻。中有避世士，冥寂栖其巔。繁予亦同調，路絕難攀緣。

諸生夜坐

謫居澹虛寂，眇然懷同遊。日入山氣夕，孤亭俯平疇。草際見數騎，取徑如相求。漸近識顏面，隔樹停鳴騶。投轡鴈鶩進，攜榼各有羞。分席夜堂坐，絳蠟清樽浮。鳴琴復散帙，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間丘。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爲謀。

艾草次胡少參韻

艾草莫艾蘭，蘭有芬芳姿。況生幽谷底，不礙君稻畦。艾芝亦何益，徒令香氣衰。荆棘生滿道，出刺傷人肌。持刀忌觸手，腕視不敢揮。艾草須艾棘，勿爲棘所欺。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鳳雛生高厓，風雨摧其翼。養河深林中，百鳥驚辟易。虞人視爲妖，舉網爭彈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能識！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亟。鷗鳥據叢林，驅鳥恣搏食。嗟爾獨何心，鼻鳳如白黑。

鸚鵡和胡韻

鸚鵡生隴西，羣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充貢來中州。金縷縻華屋，雲泉謝林丘。能言實階禍，吞聲亦何求；主人有隱寇，竊發聞其謀。感君惠養德，一語思所酬。懼君不見察，殺身反爲尤。

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去。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御。遠陟見深情，甯予有弗顧。洞雲還自栖，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雪將暮。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風落高樹。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攜書來，茆堂好同住。

遊來僊洞早發道中

霜風清木葉，秋意生蕭疎。銜星策曉騎，幽事將有徂。股蟲亂飛擲，道狹草露濡。傾暑特晨發，征夫已先途。浙米石間溜，炊火巖中廬。煙峯上初日，林鳥相嘔呼。意欣物情適，戰勝耀色腴。行樂信宇宙，富貴非吾圖。

別友

幽尋意方結，奈此世累牽。凌晨驅馬別，持杯且爲傳。相求苦非遠，山路多風煙。所貴明哲士，秉道非苟全。去矣崇令德，吾亦行歸田。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遼鶴不來華表爛，僊人一去石橋空。徒聞鵲駕橫秋夕，謾說秦鞭到海東。移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卻萬山中。

南齋雲洞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遺恨，南八如生定有爲。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霧捲靈旂。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遊人賽旅祠。

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口夢煙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芰荷。

陸廣曉發

初日曠曠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回驛路，青崖缺處見人家。徧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天涯久客歲侵尋，茆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病齒，屢經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閒爲白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二首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闌應念一身遙。

去年今日臥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彩淡，風傳閣道馬蹏迴。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更謾自哀。廣憶先朝多樂事，孝皇曾爲兩宮開。

家僮作紙燈

寥落荒村燈事賒，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合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蒼松存獨幹，春還庭竹發新叢。晴牕暗映羣峯雪，清梵長飄高閣風。遷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僊洞

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萋萋。書懸絕壁留僧偈，花發層蘿繡佛衣。靈槩遠從童冠集，仗藜隨處宦情微。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

木閣道中雪

瘦馬支離緣絕壁，連峯窅窅入層雲。山村樹暝驚鴉陣，澗道雪深逢鹿羣。凍合衡茅炊火斷，望迷孤戍暮笳聞。正思講席諸賢在，絳蠟清醅坐夜分。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林間暮雪定歸鴉，山外鈴聲報使車。玉盞春光傳柏葉，夜堂銀燭亂簷花。蕭條音信愁邊鴈，迢遞關河夢裏家。何日扁舟還舊隱，一簑江上把魚叉。

寒威入夜益廉纖，酒甕爐牀亦戒嚴。久客漸憐衣有結，蠻居長歎食無鹽。飢豺正爾羣當路，凍雀從渠自宿

簪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行見發春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雙闕鐘聲起萬鴉，禁城月色滿朝車。竟誰詩詠東曹掾，正憶梅開西寺花。此日天涯傷逐客，何年江上卻還家。曾無一字堪驅使，設有虛名擬入叉。

澗草巖花欲鬪纖，溪風林雪故爭嚴。連岐盡說還宜麥，煮海何曾見作鹽。路斷慙憐無過客，病餘兼喜曝晴簷。謫居亦自多清絕，門外羣峯玉笋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城裏夕陽城外雪，相將十里異陰晴。也知造物曾何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栢府樓臺銜倒景，茆茨松竹瀉寒聲。布衾莫謾愁僵臥，積素還多足曙明。

元夕木閣山火

荒村燈夕偶逢晴，野燒峯頭處處明。內苑但知驚作嶺，九門空說火爲城。天應爲我開奇觀，地有茲山不世情。卻恐炎威被松柏，休教玉石遂同禰。

夜宿汪氏園

小閣藏身一斗方，夜深虛白自生光。梁間來下徐生榻，座上慚無荀令香。驛樹雨聲翻屋瓦，龍池月色浸書牀。他年貴竹傳遺事，應說陽明舊草堂。

春行

冬盡西歸滿山雪，春初復來花滿山。白鷗亂浴清溪上，黃鳥雙飛綠樹間。物色變遷隨轉眼，人生豈得長朱顏。好將吾道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新犢，溪女分流浴種蠶。穉犬吠人依密樞，閒鳧照影立晴潭。偶逢江客傳鄉信，歸臥楓堂夢石龕。

山途二首

上山見日下山陰，陰欲開時日欲沈。晚景無多傷遠道，朝陽莫更沮雲岑。人歸隕市分漁火，客舍空林依暮禽。世事險來還自領，古人先已得吾心。

南北驅馳任板輿，謫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燈後，處處荒原野燒餘。江樹欲迷遊子望，朔雲長斷故人書。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白雲

白雲冉冉出晴峯，客路無心處處逢。已逐肩輿度青壁，還隨孤鶴下蒼松。此身愧爾長多繫，他日從龍謾託踪。斷鷺殘鴉飛欲盡，故山回首意重重。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休疑遷客迹全貧，猶有沙鷗日見親。勸業已辭滄海夢，烟花多負故園春。百年長恐終無補，萬里甯期尚得身。念我不勞傷鬢雪，知君亦欲拂衣塵。

寄徐掌教

徐君今安在？空梁榻久懸。北門傾蓋日，東魯校文年。歲月成超忽，風雲易變遷。新詩勞寄我，不愧鳥鳴篇！

書庭蕉

簷前蕉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夜靜，不妨月色半牀陰。新詩舊葉題將滿，老叟疎梧根共

深。莫笑鄧人談涿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世味知公最飽諳，百年清德亦何慚。柏臺藩省官非左，江漢滇池道益南。絕域烟花憐我遠，今宵風月好誰談。交游若問居夷事，爲說山泉頗自堪。

南庵次韻二首

隔水樵漁亦幾家，綠岡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峯雨，楓葉秋連萬樹霞。漸覺形骸逃物外，未妨游樂在天涯。頻來不用勞僧榻，已僭汀鷗一席沙。

斜日江波動客衣，水南深竹見巖扉。漁人收網舟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漸覺雲間栖翼亂，愁看天北暮雲飛。年年歲晚長爲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穉子自應爭詭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徐都憲同遊南庵次韻

巖寺藏春長不夏，江花映日豔於桃。山陰入戶川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樹老豈能知歲月，溪清真可鑑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著鬢毛。

卽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搖落休教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自成金石，齒髮從渠變柳蒲。傾倒酒懷金谷罰，逼真詞格輞川圖。謫鄉莫遣貧消骨，猶有新詩了舊逋。

此身未擬泣窮途，隨處翻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晚菊，溪春兩度見新蒲。荆西寇盜紆籌策，湘北流移入畫圖。莫怪當筵倍凄切，誅求滿地促官逋。

贈劉侍御二首

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閣下受用處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病筆不能多及，然其餘亦無足言者，聊次韻某頓首。劉侍御大人契長。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過小春天。憂時敢負君臣義，念別羞爲兒女憐。道自升沈甯有定，心存氣節不無偏。知君已得虛舟意，隨處風波只宴然。

夜寒

簷際重陰覆夜寒，石爐松火坐更殘。窮荒正訝鄉書絕，險路仍愁歸夢難。僊侶春風懷越嶠，釣船明月負嚴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客鬢還羞鏡裏看。

冬至

客牀無寐聽潛雷，珍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意息，冰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衰綫誰能補，歲晚心丹自動灰。料得重關強健在，早看消息報臙梅。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開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次韻送陸文順僉憲

貴陽東望楚山平，無奈天涯又送行。杯酒豫期傾蓋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辰迥，路遶鄉山草木

榮。京國交游零落盡，空將秋月寄猿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來不願餘，文園多病滯相如。離邊竹筍青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蕢有心還擊磬，周公無夢欲刪書。雲間憲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次韻胡少參見過

旋管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慚竟日留。長怪嶺雲迷楚望，忽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人獨抱憂。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

雪中桃次韻

雪裏桃花強自春，蕭疎終覺損精神。卻慚幽竹節逾勁，始信寒梅骨自真。遭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信委風塵。從來此事還希闊，莫怪臨軒賞更新。

舟中除夕二首

扁舟除夕尙窮途，荆楚還憐俗未殊。處處送神懸楮馬，家家迎歲換桃符。江醪信薄聊相慰，世路多岐謾自吁。白髮頻年傷遠別，綵衣何日是庭趨。

遠客天涯又歲除，孤航隨處亦吾廬。也知世上風波滿，還戀山中木石居。事業無心從齒髮，親交多難絕音書。江湖未就新春計，夜半樵歌忽起予。

淑浦山夜泊

淑浦山邊泊，雲間見驛樓。灘聲迴遠樹，崖影落中流。柳放新年綠，人歸隔歲舟。客途時極目，天北暮陰愁。

過江門崖

三年謫宦沮鬱氛，天放扁舟下楚雲。歸信應先春鴈到，閒心期與白鷗羣。晴溪欲轉新年色，蒼壁多遺古篆文。此地從來山水勝，它時回首憶江門。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雲起峯頭沈閣影，林疎地底見江流。烟花日煖猶含雨，鷗鷺春閒欲滿洲。好景同來不同賞，詩篇還爲故人留。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高閣憑虛臺十尋，捲簾疎雨動微吟。江天雲鳥自來去，楚澤風烟無古今。山色漸疑衡嶽近，花源欲問武陵深。新春尙沮東歸楫，落日誰堪話此心。

閣中坐雨

臺下春雲及寺門，懶夫睡起正開軒。烟蕪漲野平堤綠，江雨隨風入夜喧。道意蕭疎慚歲月，歸心迢遞憶鄉園。年來身世如漂梗，自笑迂癡欲手援。

霽夜

雨霽僧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羣動妄，閒來還覺道心驚。問津久已慚沮溺，歸向東臯學耦耕。

僧齋

盡日僧齋不厭閒，獨餘春睡得相關。簷前水漲遂無地，江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趁墟招渡急，舟人曬網得魚還。也知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間。

德山寺次壁間首

乘與看山薄暮來，山僧迎客寺門開。雨昏碧草春申墓，雲捲青峯善卷臺。性愛烟霞終是僻，詩留名姓不須猜。巖根老朽成灰色，枯坐何年解結胎。

沉江晚泊二首

去時烟雨沉江暮，此日沉江暮雨歸。水漫遠沙村市改，泊依舊店主人非。草深廢宇無官住，花落僧房有鳥啼。處處春光蕭索甚，正思荆棘掩巖扉。

春來客思獨蕭蕭，處處東田沒野蒿。雷雨滿江喧日夜，扁舟經月住風濤。流民失業乘時橫，原獸爭羣薄暮號。卻憶鹿門栖隱地，杖藜壺榼餉東臯。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扁舟泊近漁家晚，茅房深環柳港清。雷雨驟開江霧散，星河不動暮川平。夢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隄夜四更。欲寄愁心無過鴈，披衣坐聽野雞鳴。

睡起寫懷

江日照熙春睡醒，江雲飛盡楚山青。閒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杳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未須更覓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三山晚眺

南望長沙香鷲中，鵝羊只在暮雲東。天高雙嶺哀明月，江闊千帆舞逆風。花暗漸驚春事晚，水流應與客愁窮。北飛亦有衡陽鴈，上苑封書未易通。

鵝羊山

福地相傳楚水阿，三年春色雨經過。羊亡但有初平石，書罷惟籠道士鵝。禮斗壇空松影靜，步虛臺迥月明

多巖房一宿猶綠薄，遙憶開雲住薜蘿。

泗洲寺

漱水西頭泗洲寺，經過轉眼又三年。老僧熟認直呼姓，笑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來看宿處，詩留佛壁作燈傳。開軒掃榻還相慰，慚愧維摩世外緣。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碧山道士會相約，歸路還來宿武雲。月滿僊臺依鶴侶，書留蒼壁看鵝羣。春巖多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奔走連年家尚遠，空餘魂夢到柴門。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廬陵詩六首

遊瑞華二首

簿領終年未出郊，此行聊解俗人嘲。憂時有志懷先達，作縣無能愧舊交。松古尚存經雪幹，竹高還長拂雲梢。溪山處處堪行樂，正是浮名未易拋。

其二

萬死投荒不擬回，生還且復荷栽培。逢時已負三年學，治劇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甯論屈，志存經國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瀾豈易摧。

古道

古道當長阪，肩輿入暮天。蒼茫聞驛鼓，冷落見炊煙。凍燭寒無燄，泥爐溼未燃。正思江檻外，閒卻釣魚船。
立春日道中短述

曠意中宵盡，春容傍曉生。野塘冰轉綠，江寺雪消晴。農事沾泥犢，羈懷聽谷鶯。故山梅正發，誰寄欲歸情？
公館午飯偶書

行臺依獨寺，僧屋自成鄰。殿古凝殘雪，懸低入早春。巷泥晴淖馬，檐日暖堪人。雪散小巖碧，松梢挂月新。
午憩香社寺

脩程動百里，往往餽僧居。佛鼓迎官急，禪牀爲客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塗澀，看山輿有餘。
京師詩二十四首 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山行初試夾衣輕，脚軟黃塵石路生。一夜洞雲眠未足，湖風吹月渡溪清。
水邊楊柳覆茅廬，飲馬春流更一登。坐久遂忘歸路夕，溪雲正瀉暮山青。

別方叔賢四首

西樵山色遠依依，東指江門石路微。料得楚雲臺上客，久懸秋月待君歸。
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謀。請君靜後看羲畫，曾有陳篇一字不？
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卽性情。笑卻慇懃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道本無爲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白灣六章

宗嚴文先生，居白浦之海，四方學者稱曰白浦先生，而不敢以姓字。某素高先生，又辱爲之僚，因爲書

白澗二字，并詩以詠之。

浦之澗，其白漫漫；彼美君子，在水之盤。

澗之浦，其白瀾瀾；彼美君子，在水之浹。

雲之溶溶，于澗之涓；君子于處，民以爲期。

雲之油油，于澗之委；君子于與，施及四海。

白澗之渚，于遊以處；彼美君子，可以容與。

白澗之洋，于濯以澗；彼美君子，可以徜徉。

寄隱巖

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終歲風塵裏，何年滄海濤。洞寒泉滴細，花暝石房深。青壁須留姓，他時好好尋。

香山次韻

尋山到山寺，得意卻忘山。巖樹坐來靜，壁蘿春自閒。樓臺星斗上，鐘磬翠微間。頓息塵寰念，清溪踏月還。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

幽室來尋物外情，石門遙指白雲生。林間伐木時聞響，谷口逢僧不記名。天壁倒涵湖月曉，煙梯高接綠苔

平。松堂靜夜禪無寐，到枕風泉處處聲。

久落泥塗惹世情，紫崖丹壑是平生。養真無力常懷靜，竊祿未歸羞問名。樹隱洞泉穿石細，雲迴溪路入花

平。道人只住屠羅上，明月峯頭有磬聲。

別湛甘泉二首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驅車下長阪，顧見城東樓；遠別情已慘，況此艱難秋；分手訣河梁，涕下不可收；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屣邱；遲回歧路側，孰知我心憂？

其二

我心憂以傷，君去阻且長；一別豈得已，母老思所將；奉命危難際，流俗反猜量；黃鶴萬里逝，豈伊爲稻粱？棟火及毛羽，燕雀猶棲堂；跳梁多不測，君行戒前途；遂命諒何滯，將毋能忘虞；安居尤罪摯，關路非岐嶇；令德崇易簡，可以知險阻；結苒湖水陰，幽期終不忘；伊爾得相就，我心亦何傷；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南寺春月夜，風泉間竹房；逢僧或停轍，先掃白雲牀。

贈別黃宗賢

古人戒從惡，今人戒從善；從惡乃同污，從善翻滋怨；紛紛嫉媚與，指謫相非訕；自非篤信士，依違多背面；甯知竟漂流，淪胥亦污賤；卓哉汪陂子，奮身勇厥踐；拂衣還舊山，霧隱期豹變；嗟嗟吾黨賢，白黑匪難辯。

歸越詩五首 正德壬申年陸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邑南富巖壑，白水尤奇觀；興來每思往，十年就茲觀；停騶指絕壁，涉澗緣危巘；百源旱方歇，雲際猶飛湍；霏霏瀝林薄，漠漠凝風寒；前聞若未愜，仰視絡莫攀；石陰暑氣薄，流觴迴迴澗；茲遊詎盤樂，養靜意所關；逝者諒如斯，哀此歲月殘；擇幽雖得所，避時時猶難；劉樊古方外，感慨有餘歎。

千丈飛流舞白鷺，碧潭倒影鏡中看；藤蘿半壁雲煙溼，殿角長年風雨寒；野性從來山水癖，直躬更覺世途難；卜居斷擬如周叔，高臥無勞比謝安。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山鳥鶯呼欲問名，山花含笑似相迎；
風迴碧樹秋聲早，雨過丹巖夕照明；
雪嶺插天開玉帳，雲溪環碧抱金
城；懸燈夜宿茅堂靜，洞鶴林僧相對清。

又用曰仁韻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
歸霧忽連千嶂暝，夕陽偏放一溪晴；
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林送雨
聲；夜久披衣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書杖錫寺

杖錫青冥端，澗壁環天險；
垂巖下陡壑，涉水攀絕巘；
溪深聽喧瀑，路絕駭危棧；
捫蘿登峻極，披霧見平衍；
僧
遁寄孤衲，守廢遺荒殿；
傷茲窮僻墟，曾未誅求免；
探幽冀累息，憤時翻意慘；
拯援才已疎，栖遲心益眷；
哀猿嘯春
嶂，懸燈宿西崦；
誅弗豈何時，白雲愧舒卷。

滁州詩二十六首 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鳳鳥久不至，梧桐生高岡；
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
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
遺音滿空谷，隨風遞悠揚；
人
生貴自得，外慕非所感；
顏子豈妄世，仲尼固遑遑；
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林間睡起

林間盡日掃花眠，祇是官閒媿俸錢；
門徑不妨春草合，齋居長對晚山妍；
每疑方朔非真隱，始信揚雄誤太
玄；
混世亦能隨地得，野情終是愛邱園。

贈熊彰歸

門徑荒涼蔓草生，相求深塊遠來情；千年絕學蒙塵土，何處澄江無月明！坐看遠山凝暮色，忽驚廢葉起秋聲。歸途望嶽多幽興，爲問山田待耦耕。

別易仲

辰州劉易仲，從予瀟陽，一日問道可言乎？予曰：「嗚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爾要知我苦，還須爾自喫。」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辭歸，別以詩。

迢遞瀟山春，予行亦何遠！纒然良苦心，愉恍不遑飯。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羣閤。秋風洞庭波，遊子歸已晚。結蘭意方勤，寸草心先斷。末學久此離，頽波竟誰挽。歸哉念流光，一逝不復返。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未盡師生六月情，天教風雪阻西行；茅堂豈有春風坐，江郭虛留一月程。客邸琴書燈火靜，故園風竹夢魂清。何年穩閉陽明洞，柑柚山爐煮石羹？

龍蟠山中用韻

無奈青山處處情，村沽日日辦山行。真慚廩食虛官守，只把山遊作課程。谷口亂雲隨騎遠，林間飛雪點衣輕。長思澹泊還真性，世味年來久絮羹。

瑯琊山中三首

草堂奇放瑯琊間，溪鹿巖僧且共閒。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風不化山石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道誰刊刪？已矣驅馳二三子，風圖不出吾將還。

狂歌莫笑酒盃增，異境人間得未曾。絕壁倒翻銀海浪，遠山真作玉龍騰。浮雲野思春前動，虛室清香靜後凝。懶拙惟餘林壑計，伐檀長自媿無能。

風景山中雪後增，看山雪後亦誰曾。隔溪巖犬迎人吠，飲澗飛猿踔樹騰。歸騎林間燈火動，鳴鐘谷口暮光凝。塵蹤正自韜籠在，一宿雲房尙未能。

答朱汝德用韻

東去蓬瀛合有津，若爲風雨動經旬。同來海岸登舟在，俱是塵寰欲渡人。弱水洪濤非世險，長年三老定誰真。青鸞渺渺無消息，悵望煙花又暮春。

送惟乾二首

獨見長年思避地，相從千里欲移家。慚予豈有萬間庇，借爾剛餘一席沙。古洞幽期攀桂樹，春溪歸路問桃花。故人勞念還相慰，回雁新秋寄綵霞。

簞屨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春城驛路聊相送，夜雪空山且復留。江浦雲開盧嶽曙，洞庭湖闊九疑浮。懸知再鼓瀟湘柁，應是芙蓉湘水秋。

別希顏二首

中歲幽期亦幾人，是誰長負故山春。道情暗與物情化，世味爭如酒味醅。耶水雲門空舊隱，青鞋布襪定何晨。童心如故容顏改，慚愧年年草木新。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爲尋洞裏幽棲處，還有峯頭隻鶴鳴。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絕春山久廢尋，野人扶病強登臨。同遊仙侶須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鳴鳥遊絲俱自得，開雲流水亦何心。從前卻恨牽文句，展轉支離歎陸沈。

其二

滌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溪山正暮春。

其三

桃源在何許，西峯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其四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家。

其五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溼，松風偏與葛衣

輕。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送德觀歸省一首

雪裏閉門十日坐，開門一笑忽青天。茅簷正好負暄日，客子胡爲思故園。椿樹慣經霜雪老，梅花偏向歲寒

妍。瑯瑯春色如相憶，好放山陰月下船。

瑯瑯雪是故園雪，故園春亦瑯瑯春。天機動處卽生意，世事到頭還俗塵。立雪洛沂傳故事，吟風弄月是何人？到家好謝二三子，莫向長沮錯問津。

送蔡希顏三首

正德癸酉冬，希淵赴南宮試，訪予滌陽，遂留閱歲。既而京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予論學，瑯瑯之間，

於斯道既釋然矣。別之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嗷嗷過寒雲。豈伊稻梁計，獨往求其羣。之子眇萬鍾，就我潞水濱。野寺同遊請，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西澗曠。清夜湛玄思，晴窗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言欣有聞。寥寥絕代下，此意冀可論。

羣鳥喧北林，黃鶴獨南逝。北林豈無枝，羅弋苦難避。之子丹霞姿，辭我雲門去。山空響流泉，路僻迷深樹。長谷何盤紆，紫芝春可茹。求志暨棲巖，避喧甯遁世。繫予辱風塵，送子媿雲霧。匡時已無術，希聖徒有慕。倘入陽明峯，爲尋舊棲處。

何事懂懂南北行，望雲依闕兩關情。風塵暫息滌陽鶴，鷗鷺還尋鑑水盟。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從知歸路多相憶，伐木山山春鳥鳴。

贈守中北行一首

江北梅花雪易殘，山窗一樹自家看。臨行撥贈聊數顆，珍重清香是歲寒。來何匆促去何遲，來去何心莫漫疑。不爲高堂雙雪鬢，歲寒甯受北風欺。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賦贈三首

之子將去遠，雪夜來相尋。秉燭耿無寐，憐此歲寒心。歲寒豈徒爾，何以贈遠行。聖路塞已久，千載無復尋。豈無羣儒迹，蹊徑榛莽深。澹流須尋源，積土成高岑。攬衣望遠道，請君從此征。

澹流須有源，植木須有根。根源未澹植，枝派甯先蕃。謂勝通夕語，義利分毫間。至理匪外得，譬猶鏡本明。外塵蕩瑕垢，鏡體自寂然。孔訓示克己，孟子垂反身。明明賢聖訓，請君勿與諉。

鹿門在何許，君今鹿門去。千載龐德公，猶存棲隱處。潔身匪亂倫，其次乃避地。世人失其心，顧瞻多外慕。安

宅舍弗居，狂馳騫奔。高言詆獨善，文非遂巧智。瑣瑣功利儒，甯復知此意？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王生兼養生，蕭生頗慕禪。迢迢數千里，拜我滁山前。吾道既匪佛，吾學亦匪仙。坦然由簡易，日用匪深玄。始聞半疑信，既乃心豁然。譬彼土中鏡，間開光內全。外但去昏翳，精明燭嬾妍。世學如翦綵，綵綴事蔓延。宛宛具枝葉，生理終無緣。所以君子學，布種培根原。萌芽漸舒發，暢茂皆由天。秋風動歸思，共鼓湘江船。湘中富英彥，往往多及門。臨歧綴斯語，因之寄拳拳。

滁陽別諸友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王性甫汝德諸友，送至江浦，必留居。俟予渡江，因書此促之歸，并寄諸賢，庶幾共進此學，以慰離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堯與舜臚，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慙。懣出門轉盼成路人。

寄浮峯詩社

晚涼涼院坐新秋，微月初生亦滿樓。千里故人誰命駕？百年多病有孤舟。風霜草木驚時態，砧杵關河動遠愁。飲水曲肱吾自樂，芴堂今在越溪頭。

棲雲樓坐雪二首

纔看庭樹玉森森，忽漫階除已許深。但得諸生通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瓊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簷欲墜針。卻憶征南諸將士，未禁寒夜鐵衣沈。

此日樓雲樓上雪，不知天意爲誰深？忽然夜半一言覺，又動人間萬古吟。玉樹有花難結果，天機無線可通針。曉來不覺城頭鼓，老懶癡皇睡正沈。

與商貢士二首

見說浮山麓，深林遠石溪。何時拂衣去，三十六巖棲。

其二

見說浮山勝，心與浮山期。三十六巖內，爲選一巖奇。

南都詩四十七首 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題歲寒亭贈汪尙和

一覺紅塵夢欲殘，江城六月滯風湍。人間炎暑無逃處，歸向山中臥歲寒。

與徽州程畢一子

句句糝糝字字陳，卻於何處覓知新。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

山中懶睡四首

竹裏藤牀識懶人，脫巾山麓任吾真。病夫已久逃方外，不受人間禮數嗔。

掃石焚香任意眠，醒來時有客談玄。松風不用蒲葵扇，坐對青崖百丈泉。

古洞幽深絕世人，石牀風細不生塵。日長一覺羲皇睡，又見峯頭上月輪。

人間白日醒猶睡，老子山中睡卻醒。醒睡兩非還兩是，溪雲漠漠水冷冷。

題灌山小隱二絕

芾屋山中早晚成，任他風雨任他晴。男婚女嫁多年畢，不待而今學向平。

一自移家入紫烟，深林住久遂忘年。山中莫道無供給，明月清風不用錢。

六月五章

六月乙亥南郡熊峯少宰石公，以少宗伯召南郡之士聞之，有惻然而戚者，有欣然而喜者。其戚者曰：「公端介敏直，方爲留都所倚重，今茲往，善類失所恃，羣小罔以嚴辯惑考學者，曷從而討究，剖政斷疑者，曷從而咨決？南郡非根本地乎？而獨不可以公遣之？」其喜者曰：「公之端介敏直，甯獨南郡所倚重，其在京師獨無善類乎？獨無羣小乎？獨無辯惑考學剖政斷疑者乎？且天子之召之也，亦甯以少宗伯將必大用，大用則以庇天下，斯彙征之慶也。」公聞之曰：「戚者，非吾之所敢喜者，乃吾之所憂也。吾思所以逃吾之憂者而不得其道，若之何？」陽明子素知于公，旣以感衆之戚，喜衆之喜，而復憂公之憂，乃敍其事爲賦。六月，庸以贈公之行。

六月淒風，七月暑雨，修雨修寒，道脩以阻。允允君子，迪爾寢興，毋沾爾行！國步斯頻，哀此下民，靡屆靡極，不有老成，其何能國？吁嗟老成，獨遺典刑，若屋之傾，尙支其楹。心之憂矣，言靡有所，如彼暗人，食茶與苦，依依長谷，言采其芝，人各有能，我歸孔時。昔彼叔季，沈湎以逞，彙集以咨，我人自靖，允允君子，淑慎爾則，靡日休止，民何于極。日月其逝，如彼滄浪，南北其望，如彼參商，允允君子，毋沾爾行，如日之升，以曷不光。

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

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爲倚門念，吾甯舍爾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慎與居，涼茗勿頻啜，節食但無飢，勿出船旁立，忽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適意時觀書，申洪皆冥頑，不足長噴咎，見人勿多說，慎默真如恐，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從來爲己學，慎獨乃其基，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到家良足樂，怡顏報重闈，昨秋童蒙去，今夏

成人歸；長者愛爾敬，少者悅爾慈；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茲；信哉學問功，所貴在得師。吾匪崇外飾，欲爾沽名爲；望爾日慥慥，聖賢以爲期。九兄及卽弟，誦此共勉之！

書扇面寄館賓

湖上羣山落照晴，湖邊萬木起秋聲。何年歸去陽明洞，獨棹扁舟鑑裏行？
用實夫韻

詩從雪後吟偏好，酒向山中味轉佳。巖瀑隨風雜鐘磬，水花如雨落袈裟。
游牛首山

春尋指天闕，烟霞眇何許。雙峯久相違，千巖來舊主。浮雲刺中天，飛閣凌風雨。探秀澗阿入，蘿陰息篁宮。滅迹避塵綉，清朝入深沮。風磴抑捫歷，淙整屢窺俯。梯雲躋石閣，下榻得吾所。釋子上方候，鳴鐘出延佇。頽景耀回盼，層巒翼輕舉。墜屢林芳暮，冷石泉語。清宵耿無寐，峯月升烟宇。會晤得良朋，可以寄心腑。

送徽州洪倬承瑞

平生舉業最疎慵，挾冊虛煩五月從；竹院檢方時論藥，弗堂放鶴或開籠；憂時漫有孤忠在，好古全無一藝工，念我還能來夜雪，逢人休說坐春風。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十日無緣拜後塵，病夫心地欲生榛；詩篇極見憐才意，伎倆慚非可用人。黃閣望公長秉軸，滄江容我老垂綸。保釐珍重回天手，會看春風萬木新。

一自多歧分路塵，堂堂正道遂生榛；聊將膚淺窺前聖，敢謂心傳啓後人。淮海帝圖須節制，雲雷大造看經綸。枉勞詩句裁風雅，欲借盤銘獻日新。

送諸伯生歸省

天涯送爾獨傷神，歲月龍山夢裏春。爲謝江南諸故舊，起居東嶽太夫人。閒中書卷堪時展，靜裏工夫要日新。能向塵途薄軒冕，不妨蓑笠老江濱。

寄馮雪湖二首

竿竹誰隱扶桑東，白屑之叟今關公。隔湖聞雞謝墅接，渡海有鶴蓬山通。鹵田經歲苦秋雨，浪痕半壁驚湖風。歌聲屋低似金石，點也此意當能同。

海岸西頭湖水東，他年蓑笠擬從公。釣沙碧海羣鷗借，樵徑青雲一鳥通。席有春陽堪坐雪，門垂五柳好吟風。子今猶是天涯夢，悵望青霄月色同。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爲別

一別烟雲歲月深，天涯相見二毛侵。孤帆江上親朋意，樽酒燈前故國心。冷雪晴林還作雨，鳥聲幽谷自成吟。飲餘莫上峯頭望，烟樹迷茫思不禁。

題王實夫畫

隨處山泉着草廬，底須松竹掩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酉諸峯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烟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卻憶題詩在翠微。

贈潘給事

五月滄浪濯足歸，正堪荷葉製初衣。甲非乙是君休問，酉水辰山志未違。沙鳥不須疑雀舫，江雲先爲掃魚磯。武陵溪壑猶深僻，莫更移家入翠微。

與沅陵郭掌教

記得春眠寺閣雲，松林水鶴日爲羣。諸生問業銜星入，稚子拈香靜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換，道情曾許碧山聞。別來點瑟還誰鼓，悵望烟花此送君。

別族太叔克彰

情深宗族誼同方，消息那堪別後荒。江上相逢疑未定，天涯獨去意重傷。身閒最覺湖山靜，家近殊聞草木香。雲路莫嗟遲發軔，世塗崎曲盡羊腸。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山閣新春負一登，酒邊孤興晚堪乘。松間鳴瑟驚棲鶴，竹裏茶烟起定僧。望遠每來成久坐，傷時有涕恨無能。峯頭見說連閭闔，幾欲排雲尙未曾。

登闕江樓

絕頂樓荒舊有名，高皇曾此駐龍旌。險存道德虛天塹，守在蠻夷豈石城。山色古人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登臨授簡誰能賦，千古新亭一愴情。

獅子山

殘暑須還一雨清，高峯極目快新晴。海門潮落江聲急，吳苑秋深樹脚明。烽火正防胡騎入，羽書愁見朔雲橫。百年未有涓埃報，白髮今朝又幾莖。

遊清涼寺二首

春尋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草沒，遠山偏與夕陽宜。雨晴澗竹消蒼粉，風煖巖花落紫蕤。昏黑更須凌絕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其二

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遲。風塵漸覺初心負，邱壑真於野性宜。綠樹陰厝新作蓋，紫蘭香細尙餘蕤。輞川圖畫能如許，絕是無聲亦有詩。

其三

不願尙書此日期，欲爲花外板輿遲。繁絲急管人人醉，竹徑松堂處處宜。雙樹暗芳春寂寞，五峯晴秀晚蕤蕤。暮鐘杳杳催歸騎，惆悵烟光不盡詩。

寄張東所次前韻

遠趨君命忽中違，此意年來識者稀。黃綺曾爲炎祚出，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船一話千年闊，塵夢今驚四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掃漁磯。

別余縉子紳

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攜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鹿豕，未論黃閣畫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存六籍真。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

送劉伯光

五月茅茨靜竹扉，論心方洽忽辭歸。滄江獨棹衝新暑，白髮高堂戀夕暉。謾道六經皆注脚，還誰一語悟真機。相知若問年來意，已傍西湖買釣磯。

冬夜偶書

百事支離力不禁，一官棲息病相侵。星辰魏闕江湖迥，松柏茅茨歲月深。欲倚黃精消白髮，由來空谷有餘音。曲肱已醒浮雲夢，荷蕢休疑擊磬心。

寄潘南山

秋風吹散錦溪雲，一笑南山雨後新。詩妙盡從言外得，易微誰見畫前真？登山脚健何妨老，留客情深不計貧。朱呂月林傳故事，他年還許上西鄰。

送胡廷尉

鍾陵雪後市燈殘，簫鼓江船發曉寒。山水總憐南國好，才猶須濟朔方艱。綵衣得侍仙舟遠，春色應行故里看。別去中宵瞻北極，五雲飛處是長安。

與郭子全

相別翻憐相見時，碧桃開盡桂花枝。光陰如許成虛擲，世故催人總不知。雲路不須朱紱去，歸帆且得綵衣隨。嵐山風景濂溪近，此去還應自得師。

次欒子仁韻送別四首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者，蓋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操持存養本非禪，矯枉甯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卽亂思。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閉口林間坐，草道青山不解言。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悟真篇是誤真篇，三注由來一手箋。恨殺妖魘圖利益，遂令迷妄競流傳。造端難免張平叔，首禍誰誣薛紫賢。直說與君惟箇字，從頭去看野狐禪。

誤真非是悟真篇，平叔當時已有言。只爲世人多戀著，且從情欲起因緣。癡人前豈堪談夢，真性中難更說

玄。爲問道人還具眼，試看何物是青天？

贛州詩二十二首 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都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峯斜日旌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莫倚武師能出塞，極知充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鍾山舊草堂。

回軍上杭

山城經月駐旌戈，亦復幽尋到薛蘿。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蓑。溪雲曉度千峯雨，江漲新生兩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極，絕憐蒼翠晚來多。

喜雨三首

卽看一雨洗兵戈，便覺光風轉石蘿。順水飛橋來賈舶，絕江喧浪舞漁蓑。片雲東望懷梁國，五月南征想伏波。長擬歸耕猶未得，雲門初伴漸無多。

轅門春盡猶多事，竹院空閒未得過。特放小舟乘急浪，始聞幽碧出層蘿。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歡騰且縱歌。莫謂可塘終據險，地形原不勝人和。

吹角峯頭曉散軍，橫空萬騎下氤氳。前旌已帶洗兵雨，飛鳥猶驚捲陣雲。南畝漸忻農事動，東山休共凱歌聞。正思鋒鏑堪揮淚，一戰功成未足云。

聞曰仁買田雪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

見說相攜雪上耕，連蓑應已出烏程。荒畝初墾功須倍，秋熟雖微稅亦輕。雨後湖舸兼學釣，餉餘堤樹合開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峯夜度兵。

月色高林坐夜沈，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魏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祈雨二首

句初一雨徧汀漳，將謂汀度是接疆。天意豈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涼。月行今已虛纒畢，斗杓何曾解挹。將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見說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霧長陰陰。我來偏遇一春旱，誰解挽回三日霖。寇盜郴陽方出掠，干戈塞北還相尋。憂民無計淚空墜，謝病幾時歸海濱。

還轅

積雨零都道，山途喜乍晴。溪流遲渡馬，岡樹穩前旌。野屋多移灶，窮苗尙阻兵。迎趨勤父老，無苗媿巡行。

借山亭

借山亭子近如何，乘興時從夢裏過。尙想清池環醉影，猶疑花徑駐鳴珂。疎簾細雨燈前局，碧樹涼風月下歌。傳語諸公合頻賞，休令歲月亦蹉跎。

桶岡和邢太守韻二首

處處山田盡入畚，可憐黎庶半無家。興師正爲民瘼甚，陟險甯辭鳥道斜。勝世真如瓠水埭，先聲不礙嶺雲遮。窮巢容有遭驅脅，尙恐兵鋒或濫加。

戢亂興師既有名，揮戈真已見風行。豈云薄劣能驅策，實仗皇威自震驚。爛額尙慚爲上客，徒薪尤覺費輕營。主恩未報身多病，旋凱須還隴上耕。

通天巖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閒，塵寰亦蓬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醉臥石牀涼，洞雲秋未掃。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天風吹我上丹梯，始信青霄亦可躋；俯視氛寰成獨慨，卻憐人世尚多迷；東南真境埋名久，閩楚諸峯入望低；莫道仙家全脫俗，三更日出亦聞雞。

又次陳惟濬韻

四山落木正秋聲，獨上高峯望眼明；樹色搖連閩嶠碧，江流不盡楚天清；雲中想見雙龍轉，風外時傳一笛橫；莫遣新愁添白髮，且呼明月醉沈觥。

忘言巖次謙之韻

意到已忘言，興劇復忘飯；坐我此巖中，是誰鑿混沌；尼父欲無言，達者窺其本；此道何古今，斯人去則遠；空巖不見人，真成面牆立；巖深雨不到，雲歸花亦溼。

圓明洞次謙之韻

羣山走波浪，出沒龍蛇脊；巖樓寄盤渦，沈淪遂成癖；我來汲東溟，爛煮南山石；千年熟一炊，欲餉巖中客。

潮頭巖次謙之韻

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巖頭月！

天成素有志於學，茲得告東歸；林居靜養其所，就可知矣；臨別以此紙索贈，漫爲

賦此遂寄聲山澤諸賢

予有山林期，在冉風塵際；高秋送將歸，神往迹還滯；回車當盛年，養病非遜世；垂竿鑑湖雲，結廬浮峯樹；愛日遂庭趨，芳景添遊詣；持生悟玄魄，妙靜息緣慮；眇眇素心人，望望滄洲去；東行訪天沃，雲中倘相遇。

坐忘言巖間一二子

幾日巖棲事若何？莫將佳景復虛過。未妨雲壑淹留久，終是塵寰錯誤多。潤道霜風疎草木，洞門烟月掛藤蘿。不知相繼來遊者，還有吾儕此意麼？

留陳惟濬

聞說東歸欲問舟，清遊方此復離憂。卻看陰雨相淹滯，莫道山靈獨苦留。薜荔巖高兼得月，桂花香滿正宜秋。烟霞到手休輕擲，塵土驅人易白頭。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絕頂深泥冒雨扳，天於佳景亦多慳。自憐久客頻移棹，頗羨高僧獨閉關。江草遠連雲夢澤，楚雲長斷九疑山。年來出處渾無定，慚愧沙鷗盡日閑。

茶寮紀事

萬壑風泉秋正哀，四山雲霧晚初開。不因王事兼程入，安得閒行向北來。登陟未妨安石興，縱擒徒羨孔明才。乞身已擬全師日，歸掃溪邊舊釣臺。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戰清，萬峯雷雨洗回兵。未能干羽苗頑格，深媿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爲上策，還須內治是先聲。功微不願封侯賞，但乞蠲輸絕橫征。

回軍龍南小憩王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

三首

甲馬新從鳥道回，覽奇還更陟崔嵬。趨平漸喜流移復，春煖兼欣農務開。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黑閉風

雷投簪最好支茅地，戀土猶懷舊釣臺。

洞府人寰此最佳，當年空自費青鞵。塵幢旖旎懸仙仗，臺殿高低接緯階。天巧固應非斧鑿，化工無乃太安排。欲將點瑟攜童冠，就攬春雲結小齋。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妨我借書。他日巾車還舊隱，應懷茲土復鄉閭。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春山隨處款歸程，古洞幽虛道意生。澗壑風泉時遠近，石門蘿月自分明。林僧住久炊遺火，野老忘機罷席爭。習靜未緣成久坐，卻慚塵土逐虛名。

山水平生是課程，一淹塵土遂心生。耦耕亦欲隨沮溺，七縱何緣得孔明。吾道羊腸須屈屈，浮名蝸角任龍爭。好山當面馳車過，莫漫尋山說避名。

夜生偶懷故山

獨夜殘燈夢未成，蕭蕭總是故園聲。草深石徑聽鷗笑，雪靜空山猿鶴驚。漫有緘書懷舊侶，常牽纒冕負初情。雲溪漠漠春風轉，紫萸黃花又自生。

懷歸一首

深慚經濟學封侯，都付浮雲自去留。往事每因心有得，身閒方喜世無求。狼烟幸息昆陽患，蠡測空懷杞國憂。一笑海天闊處，從知吾道在滄洲。

身輕多難早知非，此事年來識者稀。老大有情成舊德，細謀無計解重圍。意常不足真夷道，情到方濃是險機。悵望衡茅無事日，漫吹松火織秋衣。

送德聲叔父歸姚 并序

守仁與德聲叔父共學於家君龍山先生，叔父屢困場屋，一旦以親老辭廩歸養，交遊強之出，輒笑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豈以一老母博一弊儒冠乎？」嗚呼！若叔父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今年夏來，贛視其留三月，飄然歸輿不可挽，因謂某曰：「秋風葦燼，知子之興，無日不切。然時事若此，恐即未能脫，吾不能俟子之歸舟，吾先歸爲子開荒陽明之麓如何？」嗚呼！若叔父可謂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某方有詩戒叔父曰：「吾行子可無言」，輒爲賦此。

猶記垂髫共學年，于今鬢髮兩蒼然。窮通只好浮雲看，歲月真同逝水懸。歸鳥長空隨所適，秋江落木正無邊。何時卻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

示憲兒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食利，毋任情，毋鬪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贈陳東川

白沙詩裏董陽子，盡是相逢逆旅間。開口向人談古禮，拂衣從此入雲山。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

正德己卯年奉敕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遭宸濠之變，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御史巡按江西作。

鄱陽戰捷

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汾淮後，戀闕真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合是飛

龍。涓埃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間韻，紀之二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尙堪危。邊烽西北方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轡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堂垂雙白虛頻疏，門已三過有底忙。羽檄西來秋黯黯，關河北望夜蒼蒼。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西湖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峯頭語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尙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支茅卻易成。

寄江西諸士夫

甲馬驅馳已四年，秋風歸路更茫然。慚無國手醫民病，空有官衙糜俸錢。湖海風塵雖暫息，江湖水旱尙相沿。題詩忽憶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園。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歎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淅瀝。蒙翳亂藤纏，甯知絕根脈。丈夫貴剛腸，光陰勿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宿淨寺四首

十月至杭，王師遣人追甯深，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居西湖。

老屋深松覆古藤，羈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閒晝，藥竈窗前對病僧。煙艇避人長曉出，高峯望遠亦時

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閒不盡愁，每拚須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向尙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百戰歸來一病身，可看時事更愁人。道人莫問行藏計，已買桃花洞裏春。

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聞。

歸興

一絲無補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非國士，由來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峯高。

卽事漫述四首

從來野性只山林，翠壁丹梯處處尋。一自浮名縈世網，遂令眞訣負初心。夜馳險寇天峰雪，秋虜強王漢水陰。辛苦半生成底事，始憐莊鳥亦哀吟。

百戰深秋始罷兵，六師冬盡尙南征。誠微未足回天意，性僻還多拂世情。煙水滄江從鶴好，風雲溟海任龍爭。他年若訪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

宵宵深愁伴客居，江船風雨夜燈虛。尙勞軍駕臣多缺，無補瘡痍術已疎。親老豈堪還遠別，時危那得久無書。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負初。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尙客船。強所不能儒作將，付之無奈數由天。徒聞諸葛能興漢，未必田單解誤燕。最羨漁翁閒事業，一竿明月一蓑烟。

泊金山寺二首 十月將趨行在

但過金山便一登，鳴鐘出遊每勞僧。雲濤石壁深龍窟，風雨樓臺迴佛燈。難後詩懷全欲減，酒邊孤興尙堪憑。巖梯未用妨苔滑，曾蹈天峰雪棧冰。

醉入江風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天迴江漢留孤柱，地缺東南著此亭。沙渚亂更新世態，峰巒不改舊時青。舟中指點龍王廟，欲話前朝不忍聽。

舟夜

隨處看山一葉舟，夜深霜月亦兼愁。翠華此際遊何地，畫角中宵起戍樓。甲馬尙屯淮海北，旌旗初散楚江頭。洪濤滾滾乘風勢，容易開帆不易收。

舟中至日

歲寒尤歎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袞繡，謾提三尺淨風塵。丹心倍覺年來苦，白髮從教鏡裏新。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未必天公真有意，卻逢人事偶相參。殘農得暖堪登稔，破屋多寒且曝簷。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用韻答伍汝眞

莫怪鄉思日夜深，干戈衰病兩相侵。孤腸自信終如鐵，衆口從教盡鑠金。碧水丹山曾舊約，青天白日是知心。茅茨歲晚饒風景，雲滿清溪雪滿岑。

過鞋山戲題

曾駕雙虬渡海東，青鞋失脚墮天風。經過已是千年後，蹤跡依然一夢中。屈子漫勞傷世隘，楊朱空自泣途

窮。正須坐我匡廬頂，濯足寒濤步曉空。

楊邃菴待隱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違。巖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卻，無勞更掩扉。

其一

大隱真塵市，名園陋給孤。留侯先謝病，范老竟歸湖。種竹非醫俗，移山不是愚。是日公方移山石對時存變理，經濟自成談。

其二

綠野春深地，山陰夜靜時。冰霜緣徑滑，雲石向人危。平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餘思。

其四

茲園聞已久，今度始來窺。市裏煙霞靜，壺中結構奇。勝遊須繼日，虛席亦多時。莫道東山僻，蒼生或未知。

其五

芳園待公隱，屯世待公亭。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淚欲傾。

登小孤書壁

人言小孤殊阻絕，從來可望不可攀。上有顛崖勢欲墮，下有劍石交巉頑。峽風閃壁船難進，洪濤怒撞蛟龍關。帆檣摧縮不敢越，往往退次依前山。崖傍沙岸日東徙，忽成巨浸通西灣。帝心似憫舟楫苦，神斧夜闢無痕斑。風雷倏翁見萬怪，人謀不得容其閒。我來銳意欲一往，小舟微服沿回瀾。側身脅息仰天寶，懸空絕棧蛛絲慳。風吹卯酒眼花落，凍滑丹梯足力虜。青龍吹雨出仍沒，白鳥避客來復還。峯頭四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瀛寰。煙霞未覺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閒。奇觀江海詎爲險，世情平地猶多艱。嗚呼！世情平地猶多艱，回瞻北極雙淚潸。

登嶼磯次莫泉心劉石門二首 二詩壬戌年作誤入此

中流片石倚孤雄，下有馮夷百尺宮。灑灑西蟠潭湮地，長江東去正無窮。徒聞吳女理香玉，惟見沙鷗亂雪風。往事淒微何足問，永安宮闕草萊中。

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沒水痕深。極憐撐住即從古，正恐崩頽或自今。薜蝕秋螺殘老翠，鳴鳴春雨落空音。好攜雙鶴磯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望廬山

盡說廬山若箇奇，當時圖畫亦堪疑。九江風浪非前日，五老煙雲豈定期。眼慣不妨層壁險，足躋須著短筇隨。香爐瀑布微如綫，欲決天河瀉上池。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韻即席次答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尙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歎久違。壯心都欲盡，衰病特相依。旅館聊隨俗，桃符換早扉。

其二
向憶青年日，追歡興不孤。風塵淹歲月，漂泊向江湖。濟世渾無術，違時竟笑愚。未須悲蹇難，列聖有遺謨。

其三
正逢兵亂地，況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本自危。憂疑紛并集，筋力頓成衰。千載商山隱，悠然獲我思。

其四
世道從危漏，人情只管窺。年華多涉歷，發益新奇。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海翁機已息，應是白鷗知。

其五
星窮回曆紀，貞極起元亨。日望天迴駕，先沾雨洗兵。雪猶殘歲戀，風已舊春情。莫更辭藍尾，人生未幾傾。

元日霧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閻闔拜重瞳；小臣謾有澄清志，安得扶搖萬里風？

二日雨

昨朝陰霧埋元日，向曉寒雲迸雨聲；莫道人爲無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安危他日須周勃，痛哭當年笑賈生。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

三日風

一霧二雨三日風，田家卜歲疑凶豐；我心惟願兵甲解，天意豈必斯民窮？虎旅歸思懷舊土，鸞輿消息望邊宮。春盤濁酒聊自慰，無使戚戚干吾衷。

立春二首

才見春歸春又來！春風如舊鬢毛衰。梅花未放天機泄，萱草先將地脈回。漸老光陰逢世難，經年懷抱欲誰開？孤雲渺渺親庭遠，長日斑衣羨老萊。

天涯霜雪歎春遲，春到天涯思轉悲。破屋多時空杼軸，東風無力起瘡痍。周王車駕窮南服，漢將旌旗守北陲。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飢。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受猜，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無意，南寺逢僧卽未回。白日高峯開雨雪，青天飛瀑瀉雲雷。綠溪踏得支那地，修行長松覆石臺。

又次壁間杜牧韻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峯石逕遙。僧與白雲遠暝擊，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鐘隔渚夜迢迢。

舟過銅陵埭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青山滾滾如奔濤，鐵船何處來停橈。人間列木甯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千載，山頭日日長風號。船頭出土尚彷彿，後岡有石云船稍。我行過此費忖度，昔人用心無乃切。由來風波平地惡，縱有鐵船還未牢。秦鞭驅之未能動，募方何所施其篙。我欲乘之訪蓬島，雷師鼓舵虹爲纜。弱流萬里不勝芥，復恐駕此成徒勞。世路難行每如此，獨立斜陽首重搔。

山僧

巖下蕭然老病僧，曾求佛法禮南能。論詩自許窺三昧，入聖無梯出小乘。高閣松風飄夜磬，石牀花雨落寒燈。更深月出山窗曙，漱齒焚香誦法楞。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當年一上化城峰，十日高眠雷雨中。霽色曉開千嶂雪，濤聲夜渡九江風。此時隔水看圖畫，幾歲緣雲住桂叢。卻負洞仙蓬海約，玉函丹訣在崆峒。

窮探難得盡幽奇，山勢須從遠望知。幾朵芙蓉開碧落，九天屏障列旌麾。高同華嶽應無忝，名亞匡廬卻稍卑。信是謫仙還具眼，九華題後竟難移。

觀九華龍潭

飛流三百丈，瀆洞祕靈湫。峽拆開雷斧，天虛下月鉤。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吾欲鞭龍起，爲霖徧九州。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峰頂高僧有闕若。雲蘿磴道石參差，水聲深澗樹高下。遠公學佛卻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歌白雲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瀉。月明壑底忽驚雷，夜半天風吹屋瓦。

又次邵二泉韻

昨遊開元殊草草，今日東林遊始好。手持蒼竹撥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壑笙竽松籟哀，千峯掩映芙蓉開。坐俯西巖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如一杯酒。酒種栽菊兩荒涼，蕙遠陶潛骨何朽。乘風我欲還金庭，三洲弱水連沙汀。他年海上望廬頂，煙際浮萍一點青。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朵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聽經來。

太平宮白雲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颯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書九江行臺壁

九華眞實是奇觀，更是廬山亦耐看。幽勝未窮三日興，風塵已覺再來難。眼餘五老晴光碧，衣染天池積翠寒。卻怪寺僧能好事，直來城市索詩刊。

又次李介事素韻

省災行近郊，探幽指層麓。回鷗振玄岡，頽陽薄西陸。舊田收積雨，禾稼泛平菽。取徑歷村墟，停車問耕牧。清溪厲月行，暝洞披雲宿。浙米石澗溜，斧薪澗底木。田翁來聚觀，中宵尙馳逐。將迎愧深情，瘡痍慚撫掬。幽枕靜無寐，風泉朗鳴玉。雖繆眞訣傳，頗苦塵緣熟。終當遁名山，鍊藥洗凡骨。械辭謝親交流，光易起超忽。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阻風夜泊柳邊亭，懶夢還鄉午未醒；臥穩從教波浪惡，地深長是水雲冥。入林沽酒村童引，隔水放歌漁父聽；頗覺看山綠獨在，蓬窗剛對一峯青。

東風漠漠水瀼瀼，花柳沿村春事殷；泊久漁樵來作市，心閒麋鹿漸同羣。自憐失脚趨塵土，長恐歸期負海雲。正憶山中詩酒伴，石門延望幾斜曛。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歸船不遇打頭風，行脚何緣到此中；幽谷餘寒春雪在，虛簷斜日暮江空。林間古塔無僧住，花外仙源有路通；隨處看山隨處樂，莫將踪跡歎萍蓬。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扁舟經月住林隈，謝得黃鸝日日來；兼有清泉堪洗耳，更多修竹好銜盃。諸生涉水攜詩卷，童子和雲掃石苔。獨奈華峯隔煙霧，時勞策杖上崔嵬。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小小山園幾樹桃，安排春色候停橈；開樽旋掃花陰雪，展席平臨松頂濤；地遠不須防俗駕，晴溪還好著漁船；雲間石路稀人跡，深處容無避世寮。

白鹿洞獨對亭

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空陟飛巖。長風捲浮雲，褰帷始窺面；一笑仍舊顏，媿我鬢先變。我來爾爲主，乾坤亦郵傳；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眷。彭蠡浮一觴，賓主聊酬勸；悠悠萬古心，默契可無辯。

豐城阻風

前歲遇難於此，得北風幸免。
北風休歎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勾踐敢忘嘗膽地，齊威得億射鉤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朱意頗

同。況是倚門衰白甚，感寒茅屋萬山中。

江上望九華不見

五旬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來天色稍晴明，忽復昏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逢容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祕，山下居人不常睹。蓬萊涉海或可求，瑤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嶽曾向囊中收。不信開雲掃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駕風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真浮漚。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林曹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江生施生頗好奇，偶逢陶林奇更癡。共言山外有佳寺，勸予往遊爭願隨。是時雷雨雲霧塞，多傳險滑難車騎。兩生力陳道非遠，挈請登高覘路岐。三人冒雨陟崗背，既仆復起相牽攜。同儕哂笑招之返，奮袂徑往凌欽崎。歸來未暇顧沾濕，且說地近山逕夷。青林宿靄漸開霧，爽巘絳氣浮微曦。津津指譬在必往，輿劇不到榜人嗤。予亦對之成大笑，不覺老與如童時。平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忘飢疲。年來世務頗羈縛，逢場遇境心未衰。林本求仙志方外，兩生學士亦爾爲。世人趨逐但聲利，赴湯蹈火甘傾危。解脫塵囂事行樂，爾輩狂簡翻見譏。歸與歸與吾與爾陽明之麓終爾期。

遊九華道中

徽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轡巖嶂盤深幽。奇峰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怪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穿林隈。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瀑雷。亂山高頂藏平野，亦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芙蓉閣

九華之山何崔嵬，芙蓉直傍青天栽；剛風倒海吹不動，大雪裂地凍還開；夜半峯頭掛明月，宛如玉女臨粧臺。我拂滄海寫圖畫，題詩還媿謫仙才。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遊興殊未盡，塵寰不可留；山青只依舊，白盡世間頭。

其一

人迹不到地，茆茨亦數間；借問此何處？云是九華山。

其二

拔地千峰起，芙蓉插曉寒；當年看不足，今日復來看。

其四

瀑流懸絕壁，峯月上寒空；鳥鳴蒼磧底，僧住白雲中。

登蓮花峯

蓮花頂上老僧居，脚踏蓮花不染泥；夜半花心吐明月，一顆懸空黍米珠。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舊識仙源路未差，也從谷口問桃花；屢攀絕棧經殘雪，幾度清溪踏月華；虎穴相鄰多異境，鳥飛不到有僧

家。頻來休下仙翁榻，只借峰頭一片霞。

發雲峯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九華之峰九十九，此語相傳俗人口；俗人眼淺見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我登華頂拂雲霧，極目寄峰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劍長鎗攢武庫；有如智者深韜藏，復如淑女避讒妒；閤然避世不求知，卑己尊人羞遠露。

何人不道九華奇，奇中之奇人未知。我欲窮搜盡拈出，祕藏恐是天所私。旋解詩囊旋收拾，脫穎露出錐參差。從來題詩李白好，渠於此山亦潦草。曾見王維畫輞川，安得渠來拂纖縞。

雙峯遺柯生喬

爾家雙峰下，不見雙峰景。如錐處囊中，深藏未脫穎。盛德心愈卑，幽人迹多屏。悠然望雙峯，可以發深省。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方自華峰下，何勞更望華。山僧援故事，要我到渠家。自謂遊已至，那知望轉佳。正如酣醉後，醒酒卻須茶。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黃金不布地，傾沙瀉流泉。潭淨長開鏡，池分或鑄蓮。與雲爲大雨，濟世作豐年。縱有貪夫過，清風自灑然。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昨夜月明峰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卻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茆屋。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溪雲，山下聲聲一村雨。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將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元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箇圓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勸酒

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
毛髮暗從愁裏改，世情明向笑中危。
春風脈脈回枯草，殘雪依依戀舊枝。
謾對芳樽辭酌，酌機關識破已多時。

重遊化誠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
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
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
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從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邱。
蒼松盡長青冥幹，瀑水猶懸翠壁流。
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磬覺山幽。
年來別有閒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遊九華

九華原亦是移文，錯怪山頭日日雲。
乘興未甘回俗駕，初心終不負靈均。
紫芝香煖春堪茹，青竹泉高晚更分。
幽夢已分塵土累，清猿正好月中聞。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昔年十日九華住，雲霧終旬竟不開。
有如昏夜入寶藏，兩目無視成空回。
每逢好事談奇勝，卽思策蹇還一來。
頻年驅逐事兵革，出入賊壘衝風埃。
恐恐晝夜不遑息，豈復山水能徘徊？
鄱湖一戰偶天幸，遠隨歸凱停江隈。
是時軍務頗多暇，況復我馬方馳躑。
舊游諸生亦羣集，遂將童冠登崔嵬。
先晨靠藹尙腹晦，卻疑山意猶嫌猜。
肩輿一入青陽境，忽然白日開西嶺。
長風擁箠掃浮陰，九十九峯如夢醒。
羣躡躡躍爭獻奇，兒孫俯伏摩其頂。
今來始識九華面，恨無詩筆爲傳影。
層樓疊閣寫未工，千朵芙蓉抽玉井。
怪哉造化亦安排，天下奇山此兼并。
攬衣登高望八荒，雙闕下見日月光。
長江如帶繞山麓，五湖七澤皆陂塘。
蓬瀛海上浮拳石，舉足可到虹可梁。
仙人爲我

啓閨闈，鸞舁鶴駕紛紛翔，從茲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凌蒼蒼。

巖頭閒坐漫成

盡日巖頭坐落花，不知何處是吾家。靜聽谷鳥遷喬木，閒看林蜂散午衙。翠壁泉聲穿亂石，碧潭雲影透晴沙。癡兒公事真難了，須信吾生自有涯。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船。峽寺緣溪徑，雲林帶石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待懸。

其二

維舟谷口傍烟霏，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杖穿雲尋寺去，藤筐採藥帶花歸。諸生晚佩聯芳杜，野老春霞綴綈衣。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登雲峯二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淖氣日凋薄，鄒魯亡真承。世儒倡臆說，愚瞽相因仍。晚途益淪溺，手援吾不能。棄之入烟霞，高歷雲峯層。開茅傍虎穴，結屋依巖僧。豈曰事高尚，庶免無予憎。好鳥求其侶，嚶嚶林間鳴。而我在空谷，焉得無良朋。飄飄二三子，春服來從行。詠歌見真性，逍遙無俗情。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

深林之鳥何閒關，我本無心雲自閒。大舜亦與木石處，醉翁惟在山水間。晴窗展卷有會意，絕壁題詩無厚顏。顧謂從行二三子，隨游麋鹿俱忘還。

有僧坐巖中已二年詩以勵吾黨

莫怪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卽看花發又花飛，空向花前歎式微。自笑半生行脚過，何人未老乞身歸。江頭鼓角翻春浪，雲外旌旗閃落暉。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芰荷衣。

倦鳥投枝已亂飛，林間暝色漸霏微。春山日暮成孤坐，游子天涯正憶歸。古洞溼雲含宿雨，碧溪明月弄清輝。桃花不管人間事，只笑山人未拂衣。

重游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尙爲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賈胡行

賈胡得明珠，藏珠剖其囊。珠藏未能有，此身已先無。輕己重外物，賈胡一何愚。請君勿笑賈胡愚，君今奔走聲利途。鑽求富貴未能得，役精勞形骨髓枯。竟日惶惶憂毀譽，終宵惕惕防艱虞。一日僅得五升米，半級仍甘九族誅。胥靡接踵略無悔，請君勿笑賈胡愚。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君不見鷓鴣下雞，引頸呼羣啄且啼。稻粱已足脂漸肥，毛羽脫落充庖廚。又不見籠中鶴，斂翼垂頭困牢籠。聞一旦入層雲，萬里翱翔復摩。人生山水須認真，胡爲利祿纏其身。高車駟馬盡桎梏，雲臺麟閣皆埃塵。鷗夷抱恨浮江水，何似乘舟逃海濱。舜水龍山予舊宅，讓公且作烟霞伯。拂衣便擬遂公回，爲予先掃峰頭石。

紀夢并序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甯其數千載之下尙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苑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携手歷歷訴哀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資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窗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憤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麗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游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沈淪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覲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脩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託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歎非携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謹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無題

巖頭有石人爲我下嶙峋脚踏破屐五十兩身披舊襦四十斤任重致遠香象力餐霜坐雪金剛身夜寒雙

虎與溫足，雨後禿龍來伴宿；手握頑磚鏡未光，舌底流泉梅未熟；夜來拾得遇寒山，翠竹黃花好共看；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遊落星寺

女媧煉石補天漏，璇璣晝夜無停走；自從墮卻玉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後；渾儀晝夜徒揣摩，教授人時亦何有；玉衡墮卻此湖中，眼前誰是補天手？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鄒陳二子皆好游，一往通天十日留；候之來歸久不至，我亦乘興聊尋幽；巖扉日出雲氣浮，二子啼髮登巖頭；谷轉始聞人語響，蒼壁香香長林秋；嗒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復休；探芝共約陽明麓，白首無慚黃綺儔。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咨觀歷州郡，驅馳倦風埃；名山特乘暇，林壑盤纒迴；雲石緣欹徑，夏木深層隈；仰窮嵐霧際，始覩臺殿開；衣傳西竺舊，構遺唐宋材；風松溪溜急，湍響空山哀；妙香隱玄洞，僧屋懸穹崖；扳依儼龍象，陟降臨緯階；飛泉瀉靈竇，曲檻連雲榭；我來慨遺迹，勝事多湮埋；邈矣西方教，流傳徧中垓；如何皇極化，反使吾人猜；剗陽幸未絕，生意存枯蔕；傷心眼底事，莫負生前盃；烟霞有本性，山水乞歸骸；崎嶇羊腸坂，車輪幾傾摧；蕭散麋鹿伴，澗谷終追陪；恬愉返真澹，閒寂辭喧塵；至樂發天籟，絲竹謝淫哇；千古自同調，豈必時代偕；珍重二三子，茲遊非偶來；且從山叟宿，勿受役夫催；東峯上烟月，夜景方徘徊。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尙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立春

荒村亂後耕牛絕，城郭春來見土牛；
家業苟存鄉井戀，風塵先幸甲兵休。
未能布德慚時令，聊復題詩寫我憂。
爲報胡雛須遠塞，暫時邊將駐南州。

遊廬山開元寺

清晨入谷到斜曛，徧歷青霞躡紫雲；
閭闔遠從雙劍闢，銀河真自九天分。
驅馳比日原非暇，夢想當年亦自勤；
斷擬罷官來駐此，不教林鶴更移文。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看盡東南百二峰，小孤江上是真龍；
攀龍我欲乘風去，高躡層霄絕世踪。

月下吟二首

露冷天清月更輝，可看游子倍沾衣。
催人歲月心空在，滿眼兵戈事漸非。
方朔本無金馬意，班超惟願玉門歸。
白頭應倚庭前樹，怪我還期秋又違。

江天月色自清秋，不管人間底許愁。
謾擬翠華旋北極，正憐白髮倚南樓。
狼烽絕塞寒初入，鶴怨空山夜未休。
莫重三公輕一日，虛名真覺是浮漚。

依依窗月夜還來，渺渺鄉愁坐未回。
素位也知非自得，白頭無奈是親衰。
當年竹下曾裴仲，何日花前更老萊？
懇疏乞骸今幾上，中宵翹首望三台。

月夜二首

高臺月色倍新晴，極浦浮沙遠樹平。
客久欲迷鄉國望，亂餘愁聽鼓鼙聲。
湖南水潦頻移粟，嶺北風煙且罷征。
濡手未辭援溺苦，白頭方切倚闔情。

舉世因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驚。反謂醒者狂，羣起環鬪爭。洙泗轅金鐸，濂洛傳微聲。誰鳴塗毒鼓？聞者皆昏冥。嗟爾欲奚爲，奔走皆營營。何當聞此鼓，開爾天聰明。

雪望四首

風雪樓臺夜更寒，曉來霽色滿山川。當歌莫放陽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煙。
初日湖山雪未融，野入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豐年兆，爲語田夫莫惰農。
霽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簷日色猶堪曝，應是邊關地更寒。
法象冥濛失巨纖，連朝風雪費妝嚴。誰將塵世化珠玉，好與貧家聚米鹽。

火秀宮次一峯韻二首

其一
茲山堪遁迹，上應少微星。洞裏乾坤別，壺中日月明。道心空自覺，塵夢苦難醒。方嶠由來此，虛無隔九重。

其二
清溪曲曲轉層林，始信桃源路未深。晚樹煙霏山閣靜，古松雷雨石壇陰。丹爐遺火飛殘藥，仙樂浮空寄絕音。莫道山人一到，千年陳迹此重尋。

其三

落日下清江，悵望閣道晚。人言玉笥更奇絕，漳口停舟路非遠。肩輿取徑沿村落，心目先馳嫌足緩。山昏欲就雲儲眠，疎林月色與風泉。夢魂忽忽到真境，侵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當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年。巖頭坐石剝落盡，手種松柏枯龍鱗。三十六峰僅如舊，澗谷漸改溪流新。空中仙樂風吹斷，化爲鼓角驚風塵。風塵慘淡半天地，何當一掃還吾真。從行諸生駭吾說，問我恐是茲山神。君不見廣成子，高臥崆峒長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陽明真人亦如此。

歸懷

行年忽五十，頓覺毛髮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獨猶在。世故漸改涉，遇坎稍無礙；每當快意事，退然思辱殆。傾否作聖功，物觀豈不快？奈何桑梓懷，衰白倚門待。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願束縛如窮囚！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鎬鑊？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癡人慾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居越詩三十四首

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峯攢尙憶衝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島嶼微茫滄海暮，桃花爛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卻笑當年識未真。

其二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青山待我長爲主，白髮從他自滿頭。種果移花新事業，茂林修竹舊風流。多情最愛滄州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辯濁清。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再遊浮峯次韻

廿載風塵始一回，登高心在力全衰。偶懷勝事乘春到，况有良朋自遠來。遠指松蘿尋舊隱，撥開雲石翦蒿萊。後期此別知何地，莫厭花前勸酒盃。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日日春山不厭尋，野情原自懶朝簪。幾家茅屋山村靜，夾岸桃花溪水深。石路草香隨鹿去，洞門蘿月聽猿吟。禪堂坐久發清磬，卻笑山僧亦有心。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歷歷溪山記舊蹤，寺僧遙住翠微重。扁舟曾泛桃花入，岐路心多草樹封。谷口鳥聲兼伐木，石門煙火出深松。年來百好俱衰薄，獨有幽探興尚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絕調迴隨流水遠，餘音知入晚雲輕。洗心真已空千古，傾耳誰能辯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呂，人間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星漢浮槎先入夢，海天波浪不須驚。魯郊已自非常典，膳肉甯爲脫冕行。春試向滄歌一曲，未云不是九韶聲。

楚辭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真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閒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 與諸生歌于天泉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霧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撓？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尙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秋夜

春園花木始非非，又是高秋落葉稀。天迥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閒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機見隱微；深院寂寥羣動息，獨憐鳥鵲繞枝飛。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心漁爲錢翁希明別號題 錢翁，德洪父，五歲雙瞽，好古博學能詩文。

有漁者歌曰：漁不以目惟以心，心不在魚漁更深；北溟之鯨殊小小，一舉六鼈未足歎。敢問何如其爲漁耶？曰：吾將以斯道爲網，良知爲網，太和爲餌，天地爲舫，絜之無意，散之無方，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者矣。

登香爐峯蘿石韻

曾從爐鼎躡天風，下數天南百二峰。勝事縱爲多病阻，幽懷還與故人同。旌旗影動星辰北，鼓角聲迴滄海

東。世故茫茫渾未定，且乘溪月放歸蓬。

觀從吾登爐峯絕頂戲贈

道人不奈登山癖，日暮猶思絕棧雲。巖底獨行穿虎穴，峰頭清嘯亂猿羣。清溪月出時尋寺，歸棹城隅夜款門。可笑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書扇贈從吾

君家只在海西隈，日日寒潮去復迴。莫遣扁舟成久別，爐峰秋月望君來。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

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初冬風日佳，杖策登崔嵬。自予羈宦迹，久與山谷違。屈指廿七載，今茲復一來。沿溪尋往路，歷歷皆所懷。躋險還屢息，興在知吾衰。薄午際峰頂，曠望未能回。良朋亦偶至，歸路相徘徊。夕陽飛鳥靜，羣壑風泉哀。悠悠觀化意，點也可與偕。

山中謾興

清晨急雨度林扉，餘滴煙梢尚溼衣。雨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頓覺非。自擬春光還自領，好誰歌詠月中歸。

挽潘南山

聖學宮牆亦久荒，如公精力可升堂。花爲千古經綸手，只作終年著述忙。未俗澆漓風益下，平生辛苦意難忘。西風一夜山陽笛，吹盡南岡落木霜。

和董蘿石菜花韻

油菜花開滿地金，鶉鳩聲裏又春深。閻閻正苦饑民色，賦畝常懷老圃心。自有牡丹堪富貴，也從蜂蝶謾追尋。年年開落渾閒事，來賞何人共此襟？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窗殘月見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二首

爾身各各自天然，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著看。盡道聖賢須有祿，翻嫌易簡卻求難。只從孝弟爲葵藿，莫把辭章學棊。轉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蕞茅成間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卻浪驚。鷲冒險甘投蛇虺窟，巖崖墜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即是獨知。此知之外更無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卻是誰知得。良知卻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人。

答人問道

飢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立更說與世人。渾不信。卻從身外覓神仙。

寄題玉芝庵

丙戌

塵途駿馬勞千里。月樹鷓鴣足一枝。身既了時心亦了。不須多羨碧霞池。

別諸生

繇縣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歧更何語。慇懃莫媿別離筵。

後中秋望月歌

一年兩度中秋節。兩度中秋一樣月。兩度當筵望月人。幾人猶在幾人別。此後望月幾中秋。此會中人知在否。當筵莫惜慇懃望。我已衰年半白頭。

書扇示正憲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願此枝葉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瘵。植根可知何。願汝且立志。

送蕭子離憲副之任

衰疾悟止足。閒居便靜修。探芝深谷底。考槃南澗頭。之子亦早見。枉帆經舊邱。幽尋意始結。公期已先適。星途觸來暑。拯焚能自由。黃鶴一高舉。剛風翼難收。懷茲戀邱隴。回顧未忘憂。往志局千里。豈伊枋榆投。哲士營四海。細人聊自謀。聖作正思治。吾衰亮何酬。所望登才俊。濟濟揚鴻休。隱者喜肥遯。仕者當謹儆。甯無寥寥念。宜急

瘡痍瘳。舍藏應有時。行矣毋淹留。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多遇。況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撓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五矣五月靜齋二丈昔與先公同舉于鄉聞之而喜各以詩來賀藹然世交之誼也次韻爲謝

海鶴精神老益強。晚途詩價重珪璋。洗兒惠兆金錢貴。爛目光呈奎井祥。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偶逢燈事開湯餅。庭樹春風轉歲陽。

其二

自分秋禾後吐芒。敢云琢玉晚珪璋。漫憑先德餘家慶。豈是生申降嶽祥。攜抱且推娛老況。長成或可望書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還見吾家第幾郎。

兩廣詩二十一首 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湖山久繫念。塊處眼形迹。遙望一水間。十年靡由即。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旌道回岡。取捷上崎側。新構鬱層椒。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淒羣卉拆。壑靜響江聲。窗虛函海色。夕陰下西岑。涼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廳。匪從羣公餞。何因得良覲。南徼方知煨。救焚敢辭頭。來歸幸有期。終遂幽尋僻。

復過釣臺

憤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仄。仰

瞻臺上雲，俯窺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未難矣！

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嘉靖丁亥九月廿二日書。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方思道送西峰

西峰隱真境，微境臨通衢。行役空屢屢，過眼被塵迷。青林外延望，中闕何由窺。方子巖廊器，兼已雲霞姿。每逢泉石處，必刻棠陵詩。茲山秀常玉，之子囊中錐。羣峰灑秋氣，喬木合涼吹。此行非佳餞，誰爲發幽奇。奈何眷清賞，局促牽至期。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爲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不踏天真路，依滯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寄石潭一絕

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與於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聞尊恙已平復，必於不出見客。無乃太以界限自拘乎？奉次二絕，用發一笑，且以致不及請教之憾。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滯籬撤，何事深林尙閉關？乘輿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卻有關！

長生

長生徒有慕，苦之大藥資；名山徧探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遠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甯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南浦道中

南浦重來夢裏行，當年鋒鏑尚心驚。旌旗不動山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閭閻多復業，獨憐饑饉未寬征。迂疎何有甘棠惠，慚愧香燈父老迎。

重登黃土腦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無窮。前途且與停西日，此地曾經拜北風。劍氣晚橫秋色淨，兵聲寒帶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尙訴征來杼軸空。

過新溪驛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徭湖寇正縱橫。人今樂業皆安堵，我亦經過一駐兵。香火沿門慚老稚，靈漿遠道及從行。峰山擎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送迎。

夢中絕句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于此。

謁伏波廟二首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尙不磨。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尙喜遠人知向望，卻慚無術救瘡

疾。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邊旌旗千幟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堦干羽五雲端。

破斷藤峽

纔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遷賓玉石分須早，聊慶雲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既往，好將恩信撫遺黎。

平八寨

見說韓公破此蠻，貍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師還。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南甯二首

一駐南甯五月餘，始因送遠過僧廬。浮屠絕壁經殘燹，井灶沿鄉見廢墟。撫恤尙慚凋弊後，遊觀正及省耕初。近聞櫛負歸犛獯，莫陋夷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迎，瘡痍未定犬猶驚。燹餘破屋須先繕，雨後荒畝莫廢耕。歸喜逃亡來負襁，貧憐縵縵綴旌旌。聖朝恩澤寬如海，餽餉盆魚縱爾生。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宣慰明輔來從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尙也。詩以嘉之。

宣慰彭明輔，忠勤益敦，歸師當五月，冒暑淨蠻氛，九霄雖已老，報國意尤勤。五月衝炎暑，回軍立戰勳。爰爾彭宗舜，少年多戰功，從親心已孝，報國意尤忠。

題甘泉居

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尙堪屋；渴飲甘泉泉，飢食菊坡菊；入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書泉翁壁

我祖死國事，肇禪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兼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違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知音道通形迹，期無負初心。

外集二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尙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零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零，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

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蠶頰，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冤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被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盡毒之與處，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終其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盡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甯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受悉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一一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閒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願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

君以一職，或闖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二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嫉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甌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剿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捨斲，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其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

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礙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爲禱，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詭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究，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至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尙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旣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庵亦豈能違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旣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嘗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

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肯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旣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旣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固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尙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一一 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謂僕漫爲含糊兩解之說，而細釋辭旨，若有以陰助與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舉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旣已亡其本矣。嘗於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與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

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斲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爲與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

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砮砮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書之道，其功亦實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日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與庵與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人三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與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甯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嘗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又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

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高，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與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卻殊快快，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敝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認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難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狗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望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

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黠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睥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俛俛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闕然媚俗，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有寸分之知，卽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

益易且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己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一一 壬申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諭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心誠直道，顯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耶？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

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恆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爲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纆，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瀾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己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概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

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鬻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己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遠，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勿勿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諭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歎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尙未知有日食者，天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崩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繫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

歷過也，再失閭矣。」夫推候曆繆，至於再失閭，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之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嘗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彬御諸處，孽孽漏殄尙多，蓋緣進攻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費，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隍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己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闔事孔棘，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彬桂然勸書，又未見到，則闔中亦不敢遽往。且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概闔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甯，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閩，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投首，人心尙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騷擾，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腴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鬪，有司家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陬羣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管官吏，氣餒所加，帖然惟其

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況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一 己卯

齊奏人回，每辱頌教，接引開慰，勤倦懇惻，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況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 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措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卽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苟，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先朝，亦既荐被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既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闕而未宣，終將泯溷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動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韜伏壅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況先子素辱

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爲之刷垢雪穢，繼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疏外，不一以其情爲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爲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諡，乞非執事之懼之也。而爲之一表白焉，其敢覲覲於萬一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遂庵閣老 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時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弔，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違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一一 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愛，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

之能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及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過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二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牆，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

之事，賢者不爲，然自歎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閒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甯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憤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開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辭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爲感激甯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適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已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疏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疴羸日甚，惟養疴丘園，爲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効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纒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郡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尙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劬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

變，莫得其端緒。使還邊，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齋庵中丞 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懣懣，不及少申款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爲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忭，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欲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願何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願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旣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爲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敘，其爲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日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旣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略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 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知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知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在矣！况有爲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爲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尙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即欲爲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少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爲之經理，尙有不便，須俟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傯中，未暇悉所欲言，千萬心照！

與黃誠甫 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彼也。果若是，以爲斯道之計，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日奄逝，方在悲悼中，適陳子文往，草草存問關。

二一 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莘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須久得朋友相夾持，離羣索居，卽未免墮情。諸公既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爲佳也。

二二 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蓬蓬，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臥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臥小閣，省愆自訟而已。聞有鼓枻之興，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尙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不在游揚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略者，刪去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童克剛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故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卽欲焚棄八策，以爲自此以後，誓

不復萌此等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甯意，大相矛盾。豈問闊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遯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略康濟之謀，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千百上矣。甯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況此八策者，特克剛之微箴耳！亦何保蓄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策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箠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箠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論譎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末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病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卽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誠，而心

卒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迺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爲之赧顏汗背，促蹙不容。古之君子，恥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商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學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疏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全銷骨之地，至於銜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知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願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纏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尙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爲報耳。

答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逼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聞，人不足譏，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說搆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爲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河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卻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

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膏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況讒搆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爲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爲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痾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憖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聞附知之。

一一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苦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憂矣，奈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尙爾查勘未息，致使效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郡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蠹，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愛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

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尙未平貼，姑待覺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聞聞有口從而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讎仇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聞，可隱言及之。

三二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旣爲此一大事於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其路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歸久安。不能反覆求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尙何說哉？西樵兀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尙，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已一講，已覺豁然。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旣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政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遠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四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敵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強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勦平。就今日久困積寃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且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轅之間耳。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眞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尙節求名之事，何忍避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貧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酬庵、東羅、見山、兩樵、元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因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俟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國家，下無以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奈何！奈何！春初思田之議，悉蒙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與協贊力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爲我忽然乎？身在而後道可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

草，不盡所懷。

答見山家宰 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甯堪重托？懇辭之疎，必須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覆之變，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煩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宮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與，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間及者，亦時時爲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決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類罹疾，搆澆嗽潮熱，日益危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愈，量力圖報，尙有時也。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遺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

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侮；不然，將不免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甯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尙爾杳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尙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斐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枕，莫既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臥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疏。遙聞執事養高歸榻，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烟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廛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榻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尤允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外集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參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參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參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參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參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參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參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間遣，猶各賦詩以言己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猶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歷禮樂制

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與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質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子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嗚，弱者強者，蹶者，梗而擊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嚙者訓，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剗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鳳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弔子胥之忠誼，禮黜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廬，起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託，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葉，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

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籙，而糊名易書之意微。目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甯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願亦甯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亦暴自棄也，其名目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盡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僞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秋，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蟲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蟲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蠶蜚雨蠹蟻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鵲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勳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敍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杖盤孟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善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爲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爲之敍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歡。仲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清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是。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思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儒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獻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爲儒人。在朝之彥。咸爲歌詩。侈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肥帖。望飛雲佛。徊瞻戀。喟然而興歎。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

而長歌詠歎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帙，屬守仁敘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修觴戲彩以爲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攜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猶，嘻！且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麤粳，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恆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儻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作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漸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相與捐俸廩之資，鑿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儻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法，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

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賢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且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與於麴蘗，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尙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歙潘氏之仕於朝者，戶部主事君遷，大理寺副君珍，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珍旦以上三載最選鑑以兩宮微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敍八制爲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榦，垂而四峯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榦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榦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俾墜，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略嘗歷之，其材中樞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澆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爲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爲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爲，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爲之請，於是甘泉子託以考槃，陽明子爲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嗛然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闔爾形，無瑩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棲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託蹤泉石而利祿羈其中，雖虛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子毋

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訛。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歎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但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尙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古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僵，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尙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

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尙；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泣然泣下，裂臂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靳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靳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嚴，復刻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靳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證也，以諷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適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

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與爲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楚，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況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觀序 乙酉

涓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惡，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墜，俗因墮靡。至是乃斬然剝而一新之。兇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僞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妻妻緝緝，搆騰駢，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誘逐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誘甚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甯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怪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妻妻緝緝，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誘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盍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

院萃其秀類，而日與之諄諄焉，廼廼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豐，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吾去嚴父，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管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甯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遂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特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爲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教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旣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爲

非得尊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母鞠之，殆未可以強方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治心革，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隕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徭，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遂功名，甚是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鉤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迤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綱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如天者，旣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外集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武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壘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達胡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遂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概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手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

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詩，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

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惟予譴，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惟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雨暘維若。時其糗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且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逸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孳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蠱，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餓，稍不稔，即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修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旣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磬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賈遷與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稿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禱。」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共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納。

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賢遷者，而月取其值，以資糜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時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筆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辰

平山在鄞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登秀奇特，比於峨嵋，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香靄，暇輒從朋儕往游其間，嗚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遠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合遠之樓，整之以寒香之閣，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泯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暨暨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沈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

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己，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巖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尙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縛，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黜丹，浚奸窮黜，外良而中蝥，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拔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閤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

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饋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芻樛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熱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琮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織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者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

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者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籙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間散疏放之是託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迺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鰥寡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于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譜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虛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臥馬塚記 戊辰

臥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涌若瀉，若奔若伏，布爲層裯，擁爲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涌迥，中疑外亮，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抱，今郡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下兆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末迺來茲，顛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親公馬，杳然踞臥，嗷嗷盤旋，繼繼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下，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環拱。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謐，植樹蒼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臥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問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彊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行於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予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寶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寶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爲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賢

其晴，其日惟霽；其晦，其日惟雨。勿忤其响，條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晴，瞻其光矣，其光照照，與爾偕作，與爾偕宜。俟其霧矣，或時以照，或時以照，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降輿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瀆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鍾編磬，幃幃纓絡，若搏風之鵬，翮集翔鶴，喙虺之糾蟠，揉視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逕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澗，停迴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上下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與隆備僑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夷犵狁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厘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庀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厘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息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速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厘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

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齋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聯兮其若徹，漚漚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翁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歎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迹，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彥，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願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

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季暉，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裕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濟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尙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正德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與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齊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圯壞，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

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姦，是學校之爲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視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珪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庸留，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

廚庫前爲戟門，又前爲樞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廡，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尙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瞠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非非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觀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斬舉手投足，甯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兩日夜，民以爲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厲，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騰越，惟乃有司實禱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人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誤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做質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與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愛其饋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弛禁，使陷罔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滷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

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甯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濬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既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圍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子守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子，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旣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坼，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燠矣。霖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游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外集 說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資予而冠之，旣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

謂說。故天得真而說道以亨，地得真而說道以成，人得真而說道以生。真乎！真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真，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至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真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真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真，未有真而不說者也；說者，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不佞則邪；奚其真也哉？夫君子之稱也，真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祗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溯大參朱君應周，居雷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雷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雷之鳳矣！其居雷瑣，進謠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困予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爲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揜揚其美者，旣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勸於予，必欲更爲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爲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

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峯巒巖壑，則誠峯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僞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馭，寒暑晦明，烟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皇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爲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勸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尙能爲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鸞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外集 雜著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揜袂卻走，君將揜袂卻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勗。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概了了，即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甯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會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節譁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概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 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滄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問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閒，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好其職也。曰牛羊苗

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汙溺矣。吾懼於汙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薰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況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薰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刈可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薰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質，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質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歷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

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邪？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義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於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枋，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因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未必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泥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歷，至武王代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

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言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略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泣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有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澤寇，馳車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槩，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

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讎讎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讎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遙祝圖

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於玉山。仲子侃，既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攜其弟倚，姪宗鑑，來就予于虔。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爲孺人初誕之辰，以命不敢往，遙拜而祝。其友正之，延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遙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予，予爲題其事。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僂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旣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予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視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視，則吾爲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

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瞻瞻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己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諭泰和楊茂。其人聾瘖，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

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一般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

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扣胸時指天。）

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瞋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

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是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倒快活自在，許多。（茂時扣胸指天覺地。）

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樂惠卷 庚辰

鑾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爲慰乎！願茲籓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漣，將與子仁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皆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庚戌

見素林公，聞甯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暈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愛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於朝，願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著，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蓑弘之血聲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尙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

素公書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翼元亨者，因講學說，以君臣大議，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茲怒，遣人陰購害之，翼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蒲陽，周官上杭，翼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圖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誕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慕下之士，有郭嗣者，因爲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

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誣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敬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齋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斃力，惟有所司之好是投，以斬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願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

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尙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且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默然而不樂，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誣吾夫子之學也，蓋佛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己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誣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尙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沈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默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是也，果尙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嘗諱己也，信之甚篤，而未嘗學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己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默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愛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視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予領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剝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甯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

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譴，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爲恨。且惓惓以聞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甯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榭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榭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爲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令聲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怍，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

「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爲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噴噴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於易夫鄉之後進。

客坐私祝

丁亥

見芽の集の頭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母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惰慢之術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鬻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外集 墓誌銘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匡幅，於物無低，于子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於邦，六學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邀遊，以處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

先生姓王名寰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盍相與

私諡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我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我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戊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疎，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靳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煇熠，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於郡西之迴龍山。

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涎，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涎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涎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既死矣。涎，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參帳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

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疎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銜，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

嗟惟處士，敦朴厚墜，猶玉在璞，其輝燦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邇矣太丘，其孫孔式。胡溘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甯處士，愧其孫子。迴龍之岡，其鬱有蒼。毋爾芻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洩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惇，皆以道學爲世名儒。其後有爲黠檢者，自洛徒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人以公應詔，而公亦適當其選。遂卒業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甯通判。時郡中久苦徭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諄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入徭峒，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爲具陳禍福，言辯爽慨，諸酋感動，願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巖山互壑，徭憑險出沒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莽中，動慮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未俱廢。聞公至，喜曰：「南甯！使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間行巖谷，盡得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薄，徭失藉潰散，公因盡築城堡要害，據守徭來無所匿，從高巖遠視，嘆息踟躕而去。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爲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

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即委產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遽，未嘗見其不以祇服，與物熙然無抵。至其蒞官當事，奮發敢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

公貴，公榮。辛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駟以幣狀來，媿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爲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

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深比類，焯焯厥休。自浴徂越，公嗇其閭；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人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遂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齋，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麒麟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稿；芝榮不踰旬，蔓草雜而益繁；鷗臯馳馭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觀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

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壳，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洪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祕，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廢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寒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祕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

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壘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祕，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爲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俯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子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警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

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仍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

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迺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

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樹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愈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羨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

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卽相，次棋，早卒；次卽楷；次斌，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內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

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懵，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橋菴墓誌 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巋巋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躋躋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文橋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一人也，朴

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蹇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語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旣葬而復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旣歿，其子業東築，槭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橘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浦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關，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愜，遂復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旣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旣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爲之銘曰：

豐浦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者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驥，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允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主，至於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湖俗之所尙，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況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

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璠，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諡襄惠兩峯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諡襄惠，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

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虛，皆以名德相承，遂爲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爲浙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恆，迨皇朝建國，迺復還家錢塘。有恆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與之兆耳。御書有恆，易之父諱，薪徽。

州街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鐘，字宣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諳習憲典。時相繼爲大司寇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擬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尋盧囚山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尚，是以易閩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之，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擿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橫豪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懷懷奉約。東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公徒容畫策去之。請吏于朝，遂以帖定。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朵顏虜勢日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收圍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鄆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險歷阻，深入賊巢，運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爲變，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甯諸州縣。公隨

調兵勦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敕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歸。章七上，始允之。聖諭優獎，賜馳驛還，仍進光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胄監。公既歸，築兩峯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峯居士。日與朋舊徜徉詩酒以爲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公壽者，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廊廟足倚以爲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矣。

君元娶鄭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繼魏氏，南京吏部尙書文靖君之女，女卒，贈一品夫人。二子，勳，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次濤，應，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漕運參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基，孫男四，梗，楠，楸，檀，女七。墓合魏夫人之兆，銘曰：

桓桓襄惠，嶷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津弘以篤，略于西陲，實屏實垣。旣荒南服，圻漕是督，亟命于南，亟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帝曰司寇，爾總予師。寇賊奸宄，維爾予治。旣瘦旣邊，豕豸狐逸，暨其成功，卒以老乞。天子曰俞，可長爾劬。西湖之湄，徜徉于子，聖化維新，聿懷舊臣。公已不作，維時之屯。天子曰咨，謚錫有賸，哀榮終始，其疇則如。穆塢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外集 墓表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奔阿爲工，方特爲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在繯綬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娼嫉，卒以傾廢踣墮，又挽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

「怡菴，洪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讎，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爲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爲所搆，譴憤發病以死。公既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洪公行義，願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其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濬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疎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

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洪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俯首爲奸人僕役，响濡喘息，以靳緩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弊，贖信暴者，無庸揚矣。彼恣然就抑，蒙溷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颯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甯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輒歷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

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其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敎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處，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傳說板築於巖膠，高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賁斷論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高從事之驗，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

翁既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外集 墓碑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游，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閫也，不亦貞乎？績麻春染，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甯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惟其庶姑

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愛之。

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歛，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比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子，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嘗是時，予方馳騫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尙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容氣之易動，又

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而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桂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旣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職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外集 傳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治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天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憲廟寶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爲罷遊，譏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旣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

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洵洽，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銷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尙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章學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嘗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煥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遏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日求去，瑾愈意咈，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妾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

公旣歸吳，屏謝紛囂，徜徉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尙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尙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

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珠以澄淵則明，礙於濁水則昏，礙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福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間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誥，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世所請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耆耄，自朝廟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甯，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愧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壻，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徼見其極，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外集 碑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徐寇大起，江廣湖彬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

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柵岡。十一月，癸酉，攻柵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殲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撚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泖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泖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丑冬，崑衛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泖，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懼。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方？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適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度。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新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甯。（民謠如此）田水縈，田山迎。（府始新向）千萬世靈。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外集 贊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讎，彼甯無知之，卒於已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屢視軒冕，豈一第之爲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爲子者宜爾也。

詩曰：有服僮僮，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并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爲寇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汙。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外集 箴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履薄。既折爾股，猶迺奔蹶。人之冥頑，則時與汝？不見壅腫，硬迺斯愈。不見痿痺，劑迺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時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語！燥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執默而譏，執訥而病。魯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鈞譽，不以蠱愚。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讎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莩。

外集文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沓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領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況紹興一郡，又神之宮，膳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蓄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荐槁，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史之不職，而食墨者衆歟？賦歛繁刻，而獄訟冤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瞻賴，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

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繯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雙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那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愛者。夫銜胃霧露，披撥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

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遠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

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邀以嬉兮，瞻紫彪而乘文驪兮，登望故鄉而嘯啼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殄風飮露無爾饑兮，朝友麀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外集 祭文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幸未之冬，朝於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與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就釋，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文猶與，有如君者，無媿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屨，精微日究，人或勸君，蓋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柩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予顛弱，實賴友朋，砥礪切嗟，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索居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嘉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尙饗！

祭涖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瀾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與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瀾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洌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鷓鴣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揜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剝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洌。鷓鴣逐而鷓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西陲憤瀾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尙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莘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以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卽陰佑其衷俾盡搆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喟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卽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無永無忤。惟神實鑒圖之尙饗。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游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令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

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眞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爲餽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靳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訃，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尙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尙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情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 己卯

嗚呼！余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恫！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知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

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此乎？是固祖宗之德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公榘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愧矣，亦何憾哉？

守仁於公，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輿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鬱停鶴峙，振羽翮而翔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於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某奉召北行，便道歸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淒斷尚饜。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頽廢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濟，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斂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辯，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爾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

且元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於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燧峨之雲，岑四面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欸歎，奠椒醕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聞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鶩，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

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於留郡，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知徹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兄，尚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己之私，而果於徒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巋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翼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尙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易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

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願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憾呼！痛哉！靈輒去適，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豪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勳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爲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成也，千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爲不見用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歛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

公優遊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天子錫之祭葬，寢以美諡，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慨然視之，曾不知以爲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爲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君子素與於公，守仁雖晚，亦辱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曾不能發揚盛美。茲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哀焉。爾嗚呼哀哉！尙饗！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耶？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容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查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耶？嗚呼！痛哉！

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續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槁鬢，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尙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

求絕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狗俗苟容，以鉤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體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媚譏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橋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斷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敘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

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我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數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發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關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

一世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勸懲，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尙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甯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尙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甯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甯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

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適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剿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媿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而歸。爾等尙知之乎！爾等其收爾遊魂，斂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

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尙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尙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蠹之神文 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聿新，威靈丕振。伏惟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求無窮之休。尙饗！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_物；自有天地，厥功爲大。今皇聖明，靈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尙饗！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高皇之世，肇禋茲土，歲久淪蕪，無甯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暫有身沒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國典，以宣流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末孫某適獲來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某承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例省績，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祕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尙饗！

續編

一

德洪書師文錄，始刻于姑蘇，再刻于越，再刻于天眞，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書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而覲，況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葬日用，樂懸虛妙頓，以爲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峯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片于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并刻於全書末卷云。

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書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斃，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

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戕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有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重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味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奮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

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加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道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

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是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嚮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

其非心，一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齎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略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

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篤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墮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

有弗敬向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勸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欺，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人將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污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誣，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其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二條

帥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爲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徧，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

人也。」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歎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卽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卽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一天之始也。」至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旣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卽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卽位矣，不卽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卽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卽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觀覲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卽位矣，而不卽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卽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揜。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鄆，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鄆，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鄆，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鄆，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巳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而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而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恆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理，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爲不可易之體，是乃

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象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尙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尙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尙盛，小人漸進，勢猶不敵，尙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尙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敵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擢之象。嘗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

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爲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與廢舉墜，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萎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而于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戮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法賜汝，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

也，汝亦何所爲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尙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尙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與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瞽十三句，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既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嗶嗶，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宣。其肅雝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闔焉，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泥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爲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尙能興起也。

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滁陽爲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懲末俗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既後漸

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贛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甯藩之後，專發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茲見淵中子弟，尙多能道靜坐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間於動靜，則相慶以爲新得。是書孟源伯生得之金陵，時聞淵士有身背斯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靜坐頑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

四書墨跡先師眉子正億得之書櫃中，裝製卷冊，手澤燦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

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整，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纔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扭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爲致此意，務相砥礪，以臻有成也。人行，不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億弟書。

二與徐仲仁

仲仁卽曰仁師之妹婿也。

北行倉卒，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

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闊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污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二 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甯王尙留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賫檄至，欲遂斬其使，素賢檄人乃參政季敷，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因達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且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開巡檢便草此，臨書慌憤，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甯濂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豐城聞變，與幕士定興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所襲，卽日遣家人問道趨越，至是發兵於吉安，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

師聞變，返風回舟，濙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遁，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園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卽舉火燬公署。」時鄒謙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誓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讎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國舊臣，願先去以爲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爲之防。噫！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憲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燬燼。時正憲遊北雍，內子黃哀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木主圖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憲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離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尙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尙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卽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託，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甯。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憲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朝，責洪爲文，告師請

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儼壯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託乎？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于天眞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鈔錄一通，署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以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必未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間，搵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太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雄之歎。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方，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助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己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

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蓋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狷，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卽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眞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望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尙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尙恐居處或有未甯，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況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尙爾勞瘁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平？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衰毀，如此孤苦，將如何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者不敢直致，惟望太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功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還，草草不盡。

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矣，尤筮筮苦塊，哀毀踰制。師十二失侍，鞠於祖母，在贛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爲情？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大義天倫，無不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概。

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正憲方二齡，託家政于魏子廷豹，使飭家衆以字盾子，託正憲于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以飭內外。延途所寄音問，當軍旅倥傯之時，猶字書遒勁，訓戒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嚴範。師沒後，越庚申，鄒子謙之陳子惟濬，來自懷玉，奠師墓于蘭亭，正憲攜卷請題其後。噫！今二子與正憲俱爲泉下人矣，而斯卷獨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廕，喜正憲生，遂辭職，出就科試。卽其平生鄒子所謂授簡不忘，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其無愧于斯言矣乎！

卽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尙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尙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卽可報祖母諸叔，況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鈐東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抵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性悟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繼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願。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强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

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銳寄書，屢此時當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四十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尙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託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託；但家衆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冀蘭亭獲視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教行，日進高明；鈴束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磋道義，請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真是一善一藥。至「吾平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但處，便是仁，無誠愛惻但，亦無良知可致。」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日孳孳焉，進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而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甯，因見各夷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異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已平定，是皆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俟處置略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掛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

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盡切磋商，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甯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勢今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即踰嶺東下，則抵家漸可計日矣。書至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間可以得報。其時吾亦可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冗冗中寫此與汝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即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略體息，正所謂操戈入室，助仇爲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便，草報平安。書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京，不宜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託，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尙期速改可也。寶一勸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留者，即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來貴奸情，略無改悔，終須逐出來。隆來，价不知近來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爲誰經理，試自思之，添保尙不改過，歸來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實心爲家，不願毀譽利害，益可愛念，使我家有十箇書童，我事皆有託矣。來預亦老實可託，只是太執纒，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闕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

乃先師平素敬人不倦者。云：「誠愛憫但之心，卽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爲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續編 一一

與郭善甫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後爲快耶？來書所問數節，楊仁夫去，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輿一來，不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奮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忘己遂物，虛內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症候。仕德旣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疏至今未得報，此間相聚日衆，最可喜，但如仕德謙之旣遠去，而惟乾復多病，又以接濟乏人爲苦爾。尙謙度未能退出，仕德明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遊之切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剿之事，蓋我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間上游南康諸賊，幸已掃蕩，渠魁

悉已授首，回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守隘而已。奏捷須湖廣略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聞在對哨，有面會之圖，此亦一奇遇。近得甘泉書，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承示「既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記語誠有病已，不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爲世之專務辨論講說，而不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間，不無抑揚太過。雖然，苟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猶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且亦不能無病，況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間本已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同志者亦觀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疑而未解，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能屏棄五穀而食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矣。承示爲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尙未知所出。野人歸興空切，不知知己者亦嘗爲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晡書上之上書，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薛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卻地主矣。尙在南都相與者，曰：仁之外，尙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黃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樺人蔡宗寬，饒文塾之屬。蔡今亦舉進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皆長之益。今來素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聞中有見，不妨寫寄，庶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已報滿，叔賢聞且束裝，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爲致意。

承諭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願濶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膏肓之疾，吾其旬日之間，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

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壅腫坐臥，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復。

承諭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羣盜，爲南贛患，歲無虛月，剿捕之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榔桂夾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欲，況龍川乎？夏間嘗具一疏，頗上其事，以湖廣奉有成命，遂付空言。今錄去一目，鄙心可知矣。湖廣夾攻爲備已久，榔桂之賊，爲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爲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尙未調集，必待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蓋桂東上游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也。事雖一體，而其間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游，候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未乃及於龍川，似亦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爲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耳？所云龍川亦止湖頭一巢，蓋環巢被邑，數害已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來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如此，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汚泥在面而不能即去，果如汚泥在面而不能即去者乎？幸甚！幸甚！自來南贛平生益友離羣索居，切磋之間不聞，近日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北來，稍稍各有砥礪。又以討賊事急，今屯兵湖頭，且半月矣。湖頭賊首池大鬚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甲從一二輩，其餘固可略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已之。此間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驢策就約束。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朗日會剿，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至此，不足爲怪。湖頭巢穴，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控制之，庶可

永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憲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爲何如？南贛大患，惟桶岡橫水湖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平。年來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茫無涯涘，乃今幸有潯泊之機，知己嘗亦爲吾喜也。乳源各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致冒捷，然亦且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廓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進修警省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間朋友亦集，以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尤疾相仍，精氣日耗，兼之淹滯風塵中，未遂脫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俳優場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戲劇耳。乞休疏已四上，鑿與近聞且南幸，以瘡疾暫止，每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有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彼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也。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即日初十日，聖駕北還，且云頭船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此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賤恙當亦平復，即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規，該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文書，至即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即時一出，勿更遲遲，輕坐坐視，思抑歸興，近卻如何？若必不可已，俟回鑿信的，徐圖之未晚也。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說，止說得一知字，不曾說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發茶苦之人，已絕口人間事，念相知之篤，輒復一及。

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尤未能徧觀，來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但古人

言論，自各有見，語脈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揜覆而不盡也。算意以爲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闔，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蹶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闕，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凡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營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蹙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能遣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與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疴，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俱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師之來，生得以與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卅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事勤勤之意。人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實爲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紛口耳講說，徒足以爲爲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爲己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

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蓋亦一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爲己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尙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爲哉？節夫姑務爲己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尙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修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爲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忝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爲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爲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以爲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爲不虛矣。

與王晉溪司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轅，扶疾蒞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

免終爲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放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崑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揜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況敢暮夜撲剿，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時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柵桂諸賊接壤，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旣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驚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肉骨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撻餽，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致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崑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贛，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聲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

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竇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處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德颺，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愛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雷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作賭老先生所議，謂閩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託。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尙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揜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況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衆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潯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奏南贛新集起債，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餽。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

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守仁始至贛，即因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奉謝啓，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託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覬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敕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尙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尙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持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進罪戾，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特道誼深愛，何敢冒瀆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即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乏周時，謬膺簡用，懼弗負荷。祇命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請，實恃知己，乃蒙天聽，並賜允從，審錫寵石，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略，冀收微効，以上答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發師，勿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

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容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歎仰歎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瞀於前，力不能正，即依違兩可，揜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此，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効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

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略，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乞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死生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

薦揚之言，不愧稱知已於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强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尙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尙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算，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湊，殊爲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

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探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間經營，已略有次第。守仁迂疎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過其事而不可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駑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兔，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爲報也！因奏摺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閒，尙當具啓修謝，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之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

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豪奮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廢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嘗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牆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卽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肉骨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奉啓，感刻之情，無由一達；縲劣多忤，尙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

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嘆。今騷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既未蒙旨，繼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爲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

生之乞歸省墓，去秋已蒙「賊平來說」之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全之地乎？今地方事殘破，憊極，其間宜修舉者百端，去歲嘗經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尙瘳，又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臥，服藥喘息。

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況能爲地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獨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閩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合刻於無涯矣。昏聩中控訴無效，臨啓不勝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以賈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額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肉骨之恩，當何如圖報耶？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亮不備。

比兵部差官來，賚示批札，聞諭勤倦，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略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佐且復北，當有別啓。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台鑒不具。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即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爲不善者，雖至於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喫緊於此，清伯亦自以爲既知之矣。近觀來書，往往似尙未悟，輒復發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冊寄去，時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

中特改數語，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寃，望爲委曲周旋之。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尙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尊意以爲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即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又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郎以書幣遠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離，故學不須臾而間。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不至於迷荒，故曰喪事不敢不勉。「甯戚」之說，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間，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啞，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君於京師，幸接比鄰，又獲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悅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邱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莫不爲之扼腕不平，思一致其勤倦，而況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爲心？願終歲奔走於山夷海

療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交游士夫間，竊執事之勳履消息，皆以爲人不堪其憤憂，而執事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間，與平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見之矣。聖天子維新政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正欲作一書，略序其前後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并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歸省老親，冗病交集，尙爾未能。而區區一時僥倖之功，連年屈辱之志，乃蒙爲之申理，誘掖過情，而褒賞踰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人爲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顧淺陋卑劣，其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冗劇，草草略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德之未能謝者，尙容專人特啓，不具。

與楊遂庵

某之謬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託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誦於當事也，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大愆而見搆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己，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尙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者，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蹙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諡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墓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

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詛，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啓，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忘迂疎，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己爲之憂念不平，徒增悚服耳。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己有，況其外之毀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草間，惴惴焉惟免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願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祝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不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間然矣。盛价還，草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資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願諸公與海內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晚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杭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於金焦之間，尤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略。

續編 三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爲容悅，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羽，剷滌兇穢，復祖宗之舊章，弔黎元之疾苦，任賢脩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歡忻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

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跋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洵洵，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嘗嘗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略，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陛下每月視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願時一覩聖顏而不獲，則憂思悵惶，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與怨對。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味爽臨朝，不過頃刻，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洵洵之情，以悟陛下，是其大罪一也。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撼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宮禁所宜，况今前星未耀，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爲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陛下自即位以來，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至樂，以易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陛下繼自今，味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闕睢之風，毓鱗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悅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甚物，春寇

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聞。

乞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聞，兼乞葬祭贈諡，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恩認罪回話事，奉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著致仕。伏遇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苦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既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朝廷特爲暴白，屢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尙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既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爲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冤之，乃不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修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尚書，其間充經筵官，經筵講官，日講官，又選充東宮輔導官，東宮講讀官，與脩憲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待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諡，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

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躋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爲之乞請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恩，便道歸省，陛下垂憫，鳥且念臣。臣父係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視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觀陛下卽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諍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恥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爲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爲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尙書馬文昇、屠滂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諡。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二臣者。惟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胃死，辭免封爵。前後恩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爲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爲哉？夫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恃乞，願臣父被無實之恥於身後，陛下不爲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愧哉！夫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爲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冤於心，而臣乃爲之文飾矯誣，以欺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爲也。惟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額之至。謹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奏，聞伏候勅旨。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尙書臣王某謹奏爲誅遣奸正大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爲前事題奉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尙書張子麟奏爲辯汚枉清名節以雪大冤事題奉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著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襄經之中憂病哀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敕前往福建查處聚眾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甯藩之變倉卒脫身誓師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尙有未盡百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八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尙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甯招討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大爲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謀况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憚人因而點綴接拾異時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欽依「原搜籍簿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僞難辨無憑查考著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嘆聖主包含覆轡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既已一槩宥略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爲臣之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尙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爲世甯之獄悉由該院與張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迹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爲之經營

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爲他人書啓，歸以欺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爲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略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者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著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爲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齎奏聞，伏候勅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僞爲之而托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選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爲童子，卽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爲人師。其顯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略邊陲，弭奸戢亂，陟司徒，登冢宰，晉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懷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徵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爲名士布列中外，不下數十人，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間喬靳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爲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夫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授，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吏部守仁，常爲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錄之不與，若其

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錄者，且以爲何如嘉靖甲申季冬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既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虞臺之靜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己謹獨之功，能加爲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爲支離，孰爲空寂，孰爲似是而非，孰爲似誠而僞，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大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仲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那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

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爲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爲一身。夫以天下爲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旣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爲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間及之爾。

書二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紋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情之當，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春郊賦別引

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之，天官楊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世恩以其歸也，以疾告也，皆

不至。於是惜別之懷，無所於發而托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爲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旨，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歎咨嗟，復成二詩。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雖發之於詩，而不以政之世恩，吾心有缺也，蓋亦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末會，謂守仁弱也，宜爲諸公執筆視之，役以敘嗟乎！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爲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以逆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沒之汗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春郊賦別」給事陳惇賢復爲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認稱，甚爲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與詞，與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與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衷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爲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餽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療疫。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爲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閹門相枕藉以死，爲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釀

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爲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爲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被告者，非獨爲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爲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誣，願吾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槩治以法，是雖爲政之常，然吾心尙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卽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拏，送縣取供。

卽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拿送縣，以憑參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爾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訕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爲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驅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

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假府爲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洵淘。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脩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弗平日染於薄惡者，罔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拖延，不卽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殺鬪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脩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爲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卽不可救援。昨有人言民居來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爲久長之慮，徒往往難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爲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爲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爲牆，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尺，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請達事體者，其卽赴縣議處，毋忽！

昨吳魁、吳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吳等赴縣騰告，以爲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氏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

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即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爲？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吾其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爲爾民與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又當北覲，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脩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爲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抄奉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鈞牌，差吏龔彰、賚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翻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勸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著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欽差鎮守太監姚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十兩，當時百姓販販，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十兩，又復忍苦賠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十兩之外，百姓愈加惶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

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賂賍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請，聞縣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猛寇大起，江廣、湖湘之間，騷然且四三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辛，復連戰，賊奔桐岡。十一月癸酉，攻桐岡，大戰西山、界甲，戊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殲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平，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洲，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懷，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伊誰之力！四省之寇，

惟測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叢賊既殄，蓋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溼。斯須不敬鄙慢入，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爲仁。卓爾在如愚之回，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辨，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匪焉而時敏，乃闔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爲，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尚文卒，其孤姪卿來謂鑾曰：先伯父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曷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予擯人懼辱之弗遠，奚取以銘人之墓爲其改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與。鄭爲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卿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卽喪次。」館下之士多爲之請，且言尚文之爲人曰：「尚文敦信狷。」

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逸焉。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尙交拒弗受，曰：「吾爲某，不爲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汗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爲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廉爲監察御史，擢參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敷，仲敏，卽尙文。季敬，宰荆門之建陽驛。尙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榜三爲司訓廬江，溧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未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縣。猶頑弗卽工者累年，尙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尙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尙文所歷三庠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沒而名踳，又爲人所穢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尙文雖無子，有軀存焉，猶子也。

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闢右祖，栩栩其樹。爰有周行，于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耶？

劉子青墓表

此湘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甯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譽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憤，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往而休。人謂子青爲憶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旣以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吾政謂斯言之予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有疑乎？蹠躅之得志，在往昔而旣有，夷平之餒以稱也，亦甯獨無於今。

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瘵病爲之。噫嘻！彼封豕長蛇，膏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千百！曾不彼厄，而惟君是罹。斯言也，吾初不以爲是。人又謂瘵病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邇難之區也，在儉邪爲同類，而君子爲非宜。則斯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視不義之物，若將浼己，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爲己有，戀而非能舍，因以沈酗於其間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年，固已化爲塵埃，蕩爲沙泥矣。而君子之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嗚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尙鑿！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甯府推官馮，衡，南甯衛指揮王，佐，致祭于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澗潑水諸賊，爲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甯，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爲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末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爲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卽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爲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于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甯府衛官祭告于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祭張廣漢司徒

嗚呼！留都之別，倏焉二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呼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邁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樞南還，維江之湄，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續編 四 序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書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爲正錄。已前文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得悟于龍場，大徹于征甯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天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追琢，而閭闔內光。因歎師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精，當亦莫禦。若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真修，徒待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燕居集八卷，半開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來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爲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目惟無可致力無弗盡焉，況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既思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甯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己，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己也已。」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冀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選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蓋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

匪懈，不忘乎矜惕，又嘗數述六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爲家君壽矣，寬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爲敘。

澹然子序 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爲澹然子。陽明子南遷，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敘之。其言曰：「人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凝於己，是爲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以完齋，完齋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昭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子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詩曰：

兩端妙闔闢，五運無留停。翫然覆載內，真精諒斯凝。雞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惺惺日收斂，致曲乃明誠。明誠爲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絲微。膚髮尙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渌。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葵也吾友于。孰葵孰爲予，友之尙爲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意。悠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爲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閭閻之良，必曰張太孺人，而名父亦以孝行聞，尙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間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今年六月，太孺

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以爲難得，舉酒畢，賀於太孺人之長女若塔，從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爲令三邑，今爲考功前後，且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爾爲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斯夕不遑，而爾無怠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以苟，而以色予養，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懲也。見爾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拳拳以風俗爲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方以是燁，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爲部屬，且五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候予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雨，雷電晦暝，而未嘗肯以一日休，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爲清苦，而澹然以爲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苴饋遺至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予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徼之務，是謀，磨礮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愛焉。予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且爾弟亦善養，吾老矣，嫫族鄉黨之是懷，南歸予樂也。」名父聽請不已，太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爲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歎息，以爲雖古文伯子與之母，何以加是。於是相與倡爲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養。某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既稿，李君貽教爲正郎，于時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窘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畧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尙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既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爲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託辭於觴咏，而沈痛惋悵，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爲花之隱

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園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羣，賙教與明甫雖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菊，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左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衆皆以兩廣爲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爲屈，而以清德厚望，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斡旋以運制四外，不濫爲重歎，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爲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闕然，以爲非宜，然已命下無及矣。爲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朝議以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願快然而不滿也。衡物之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焉。自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爲詩以寫其眷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敝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幕，登天平，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爲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囊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培然而心感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予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不存予，而德之予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

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甯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爲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迹形骸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甯，世之所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修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入覲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疏薄，接壤於諸蠻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撞海狹，非時竊發，烏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舍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

己固已有聞，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案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恆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輝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浮屠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秦君國聲而請序於予。予不知淨覺，顧國聲，端人也，而淨覺託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間，此其爲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淨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浮屠氏以寂滅爲宗，其教務抵於木槁灰死，影絕迹滅之境，以爲空幻，則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既已習聞而復予請焉，其中必有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潛告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蓬然而生，旬然而驚，油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肺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木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激之而使行於山嶺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天

固非其天矣。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爲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况於絕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躡以褻淨覺乎哉？夫知而非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躡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爲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邪？既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甯都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剡者，尤爲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爲侍御史，子匡，由進士爲少詹士，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徵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爲越州路總管，至懷文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瑒，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宜必有瓌奇之材，絕逸之足，干青雲而躡風電者，出乎其間矣。懷文始與予同舉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杜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既而匠石靡經，伯樂不遇，遂復困寂，冀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甯都。夫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可，顧甯都百里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邇，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之好於懷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

矯矯千金駿，鬱鬱披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江天危。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縑。牛刀試花縣，鳴琴坐無爲。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懷諒如斯。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土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險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五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爲首舉，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奮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爲有自也。予嘗謂故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歎，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刈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捫梳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既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員缺，諸賢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卽下，迨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陽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爲贈者，爲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闕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既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祕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己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靡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予惟高平卽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賸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己，不得聘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況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

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儻，於是相與擠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蕡斥爲柳州司戶，賈之忠、義，既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唐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覲、高穎、劉洪道、胡夢昱、叢，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爲禮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邇遐，世和時泰，瘴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亦較然矣。引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爲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願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久亦不甚爲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聞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麕溷，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爲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賢相焉。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既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嘗，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爲虛語矣。新昌呂公丕文，以禮科郤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兆，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讜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爲諫官十餘年，其所以論於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致於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其所以賢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也。君行矣，既已審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臣維新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日需其効，以俟庸也。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公輩，與公有同舉同鄉之好，飲以饒之，謂某也宜致以言。予惟君之文學政事，於平常既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而超擢之榮，又不屑爲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飲饒之情也。故比而序之以爲贈。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爲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其人事之不齊，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己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者以例繩之，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

得也。夫父母之所以致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爲王臣，而莫久近難易，相去懸絕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爲世用，優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爲而不及爲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爲獨善者，學成使之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卽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爲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某廉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爲大。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爲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爲京職，而能克享襄封者，于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爲其難而獨能易其難，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爲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厄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爲之處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陟公卿而樹勳業，身享遐齡，以永天祿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於彼，某也敢贅言之。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御史姚君應隆，監察江面道之三年，家宰考其績有成以最上，於是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制封君父坡鄰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氏爲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

之幼而學之也。坡、劄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閥已乎？坡、隣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以自期之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躡半途而廢，垂成而毀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閥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坡、鄰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某也請以是爲賀。雖然，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果足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上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爲顯揚其所生而爲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其身矣。」斯之爲中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節，皆其素所積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自若也。況其外與文者，又兩盡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佟太守序

成化辛丑，予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修公實來，與之鄰。其貌頎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劑。予嘗私語人，以爲此真廊廡器也。既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弘治癸丑，公爲武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尙侈，機巧而多僞。公至，移侈以朴，消僞以誠，勤於職務，日夜不懈。時予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其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甲寅，移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并，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強梗，翦其蕪蔓，起嘉良而植之。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歎其不可測識固如此。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朴或過，財賦不若嘉。

而淳善則歸，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間者。然而邇年以來，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靡，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強，每與士大夫論，輒歎息興懷，以爲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天子適以爲守，士大夫勤容相賀，以爲人所祝願，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爲八邑之民慶，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爲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旣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爲吾郡，能幾月日！且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孰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爲弘治十三年。將上最天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間，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怍，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府知斯水之所以爲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儕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旣不敢妄有所贈獻，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憊倦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最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旣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羞一觴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爲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旣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爲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爲從者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爲歸期，及歸而

先一日，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爲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隱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爲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爲，惟部屬爲甚。而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恆窘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辯，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爲，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穽。議者以爲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爲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爲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僉事爲樂，此其間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甯處其薄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惡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惡之懼，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壽卿之行，請以此爲贈。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佈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梏之緩急，局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

其微至於筭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即弊與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狠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其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狠，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况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亦多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狠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迺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尚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爲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已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茲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圯，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凜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修廢補取，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覩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己意，創爲木閘，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枉

楫可馳，繆綬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爲大。小人事微而謀窳，無能爲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爲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爲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姓名，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璉，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爲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黃樓夜濤賦

朱君朝章，將復黃樓，爲予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歛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厓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闔復闢，既橫且縱，摧捲溟溟，洶洶瀾瀾，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騶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鐘，唱大風之歌，按節翺翔，而將返於沛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戶，憑欄而望之，則烟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垆，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峯矣。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爲濤聲也。夫風水之遇於瀕洞之濱，而爲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於尺寸間。

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懷孤城之岌岌，覲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震擊於耳，噴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滔滔汨汨，澎湃掀簸，震蕩澤潏，吁者爲竽，噴者爲篴，作止疾徐，鐘磬祝敔，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噉者噤者，嚮者翕而回者，繹而從者，而囁囁者，而嚶嚶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簫箏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胸中之抑鬱者乎？而吾亦胡爲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夫其奔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爲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赧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于百步洪之養浩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兮入深巖，銀幢寶籬森園園，長矛利戟，白齒齒，齒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潤豁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潺潺，沓嶂連天，凝華積鉛，嵯峨崩削，浩蕩無顛，嶮岫眩耀勢欲倒，豁迴路轉，忽然當之，卻立仰視不敢前，伏竄飛瀑，忽然中瀉，冰磴凌嶮，上通天罅，枯藤古葛，倚巖墩而高掛，如瘦蛟老躡之蟠糾，蛻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躡躡，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迺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遨遊之三十六瑤宮，傍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留，劃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綺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峯，穿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

侶蒼茫之外，爭行盛陣排天風。鑑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鬚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眼，回看羣山萬朵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莎蓬，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冰壺中。幽朔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誰能縮地法，此景從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胸中胡爲亦有此來？君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絕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摸，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爲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閒心自與澄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頂鶴雙迴。夜憑虛閣窺星漢，殊覺諸峯近斗魁。

巖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懸遠目開。鄉里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緘書白雁迴。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檄授渠魁。

雪窗閒臥

夢迴雙闕曙光浮，懶臥茅齋且自由。巷僻料應無客到，景多唯擬作詩酬。干巖積素供開卷，疊嶂迴谿好放舟。破虜玉關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皇鑿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生懷真氣，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驚猶在，此樂年來不費尋。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峯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稍尚滴衣。隔水霞明桃亂吐，沿谿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能領，如誰歌咏月中歸。

又

祇用舞霓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牀。孤吟動梁甫，何處臥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留意，世味酬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觴飛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婆娑。疎慵已分投箕穎，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駕，紫雲雙闕笑金娥。搏風自有天池翼，莫倚蓬蒿斥鷃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涼。開心最覺身多繫，遊興還堪髮未蒼。樹杪風泉長滴翠，霜前巖菊尚餘芳。秋江畫舫休輕發，忍負良宵燈燭光。

又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煙淡，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游唯酒伴，年來蹤跡半僧房。相過未盡青雲話，無奈官程促去航。

又

青林人靜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月明京信遠，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唯有煙霞或可依。總爲迂疏多抵牾，此生何忍便脂韋。

題郭詡濂谿圖郭生作濂谿像其類與否吾何從辨之使無手中一圈蓋不知其爲誰矣然筆畫老健超然自不妨爲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羣，夢想形容恐未真。霽月光風千古在，當時黃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謾書

「湖光激盪晴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况有佳賓主，世上更無真畫圖。谿風欲雨吟隄樹，春水新添沒渚蒲。南北雙峯引高興，醉攜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闈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曾無酣蟻句，支離莫作畫蛇人。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兼愁過眼頻。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請觀予鬢果見一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
忽然相見尙非時，豈亦殷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遊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知畫裏看。松風吹短髮，霜氣肅羣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雪巖次蘇穎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填胸臆，到此方一洗。仰視劍戟鋒，瞻視巖有泚。俯窺蛟龍窟，匍匐首如稽。絕境固靈秘，茲遊實天啓。梵宇徧巖壑，蒼牙相角觚。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入雲霧，峻陟歷堂陛。石田唯種

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陳李兩昆弟。侵晨訪舊跡，古碣埋荒齋。

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清。菁莪見辱真慚我，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山秋月動新情。憂時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旋泥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慚桃李，花滿田家憶紫荆。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沓障迴峯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關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封書空有雁飛來。漸驚雪色頭顛改，莫漫風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雷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傷茲歲事難爲功，金騰秋日亦已異。魯史冬月將無同。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

川。欲把橋名尋野老，淒涼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蟻蝻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杯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况，道心無賴入禪機。何時喜逢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鵡

低垂猶憶隨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祇爲能言離土遠，可憐折翼歎羣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晴渚思忘白鳥機。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谿邊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因到，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厭洗心聽。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少高崖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驛騎，笑人且復任沙鷗。厓傍石偃門雙啓，洞口蘿垂箔半鈎。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尚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酒榼定應須我久，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醉先拚日暮時。卻笑相望才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爲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童促，久坐推令鷄鳥疑。竹裏清醅應幾酌，水邊相候定多時。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間先報語，浮雲山頂尙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籬邊送酒時。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待諸友不至

花間望眼欲崇朝，何時諸君迹尙遙。自處豈宜同俗駕，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夏日邀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開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尼父，慍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崖微入暑，石間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魂夢還須到水頭。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餘他日夢魂來。新詩好記同遊處，長埽谿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一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間關。巖雲壓帽兼愁重，峯雪吹衣著鬢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憶同攀。（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及門真愧從陳日，微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絨書有雁寄春前。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千丈木，勿爲藤葛纏；又如岷嶓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吾

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壑攢巖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思親設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鬢蕭疏夜中老，急管哀絃爲誰好？斂翼樊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緬懷冥寂巖中人，蘿衣薜佩芙蓉巾。黃精紫芝滿山谷，塚石不愁倉菌貧。清谿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梅花春。高間豈說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封書遠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相憶。記取青松澗底枝，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瞳。曾聞弟子誤落筆，即時雷雨飛騰空。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詫。操蛇移山律回陽，世間不獨所翁畫。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白晝昏。山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崢嶸幾千丈，倏忽神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胡髻不可上。視久眩定疑心，神生綃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爲寫蒼龍真。只今日劇枯原野，萬國蒼生望霑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徧天下。

續編 五

三征公移逸稿

德洪昔哀次師文，嘗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別錄，爲師征深之功，未明於天下也。既後刻文錄，志在刪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沈子啓原，冲年卽有志師學，插獵遺文若干篇，錄公移所遺者，類爲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將增刻文錄續篇用以補其所未備也。出以示余，余讀而歎曰：吾師學敦大源，故發諸政事，溷湧川決千態萬狀，時出而無窮。是稿皆據案批答，平常說去，殊不經意，而仁愛自

足以淪人心髓，思慮自足以徹人機智，文章又足以鼓舞天下之人心，若金沙玉屑，散落人世，人自不能棄之，又奚病於繁耶？乃爲條揭其綱以遺之，使讀者即吾師應感之陳跡，可以推見性道之淵微云。

隆慶庚午九月朔日，德洪百拜識。

南贛公移 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將各縣民快，操練教習頗成。看得事荷庇民，豈吝小費；功有實效，何恤浮言。參據呈詞，區畫允當，仰該道依擬施行。再照兵不在多，惟貴精練；事欲可久，尤須簡嚴。所募打手等項，更宜逐一校閱，必皆技藝絕倫，驍勇出衆，因能別隊，量材分等，使將有餘勇，兵有餘資，庶平居不至於冗食，臨難可免於敗師。批呈繳。

批漳南道進勦呈 十一月二十六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盧溪等洞賊首詹師富等，勢甚猖獗，備將畫圖貼說，待期攻剿。看得兵難遙度，事貴乘時；今打手民快等兵，既已募集，仰該道上緊密切相機勦撲，惟在殲取渠魁，毋致橫加平善。其大舉夾攻，行詳議呈繳。

教習騎射牌 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看得五兵之用，弓矢爲先；南方之技，騎射所短。最宜習演，以修長技。今南贛諸處軍兵，所操弓矢，類皆脆弱，十步之外，不穿魯縞，以是禦敵，真同兒戲。訪得福建省城，弓矢頗勝，他處合行選取。爲此牌仰福建漳南道，轉行福建都司，選取精巧慣習弓兵四名，該道量給口糧腳夫，送赴軍門，成造弓矢，事完仍發原伍著役。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 六月初十日

據知府季敷呈，各巢賊黨衆多，本府兵力寡弱，乞添兵協勦。該嶺北道議將南康二班賴養介兵撥補縣丞

舒富、與國謝庄兵，粵都張英才兵，撥補馮廷瑞統領。其本府仍用添兵營策應，及行該府起立軍營二處聽候官兵到彼安插。其南康、上猶二縣，俱該一體起立回報。看得賴養介、謝庄、張英才所統，准令與峯山、雙秀等兵更補。預建營房，議尤適當，即行該府議行，務要地勢雄壯，溝塹深高，雖係一時之謀，亦爲可久之計。看得南安、上猶所聚兵衆，每處不下二千，防遏勦戮，略已足用。各官猶以兵少爲辭，不能運謀出奇，亦已可見。今可行令各官，分部原領各兵，一意防遏，另調坎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來春統領往屯南安。又調良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姚璽統領往屯上猶。二營人馬，專以相機勦戮爲事，聲東擊西，務使蹤跡靡定，俟聚復散，每念變態無常，該道即將該去各兵，查給口糧，二十四日已時，起營前去。仍行該府懸官，務要協力同心，相爲犄角之勢，共成夾勦之功。呈繳。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六月二十六日

批兵備副使楊璋呈稱，訪得前項賊徒，俱被逃往橫水桶岡、大巢屯聚，所平巢穴，未免復來營給，合行知府李敷，統領巽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大庾縣、賊巢、縣丞舒富，仍統震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上猶、南康二縣賊巢。看得各巢賊黨，雖已潰散，計其勢窮食絕，必將復出剽虜。所議防遏事理，照議施行。仍行縣丞舒富，務要在於賊巢總會處，所屯箭，多遣乖覺鄉導，分路爪緝，探知賊徒將出，即便設伏擒勦，務竭忠誠，以副委任，毋得虛文粉飾。此後但有推託坐視，定行治以軍法。再照前項賊徒，今皆聚於橫水桶岡，若遣重兵直搗其地，示以必攻之勢，彼將團結自守不暇，勢必不敢分衆出掠。不過旬餘，兩巢之賊，可以坐取。仍仰該道密議直搗方略，呈來定奪。呈繳。

批漳南道給由呈 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胡璉呈給由事，看得本官才器充達，執履堅方，始因軍機重務，以致考滿過期；今盜賊既靖，合准給

由。但久安之圖，尙切資於經理；招撫之衆，方有待於緝綏。仰本官給由事畢，即便作急回任，勿爲桑梓之遲，有孤閭閻之望。呈繳。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 七月初一日

據副使楊璋呈：據知府李敷等，依奉本院方略，攻破禾沙石路坑等巢一十九處，擒斬首從賊人陳曰能、鍾明貴、唐洪衆，及殺燒死賊從，俘獲賊屬，奪獲馬牛器械等項。爲照各賊肆毒無厭，名號不軌，若使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何可勝言！副使楊璋，乃能先事運謀，潛行勦襲，一夕之間，攻破巢穴，撲燎原之火於方燃，障潰岸之波於已決。知府李敷，指揮馮翔等，親領兵衆，屢挫賊鋒，相應獎勵，以旌功能。其各營將士，俱能用命効力，奮勇擒斬，亦合一體賞勞。爲此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後開禮物，及將發去銀牌羊酒，就委府衛掌印官備用綵亭鼓樂，迎送各官，用旌勦襲之功，以明獎勵之典。仍將發去賞功銀兩，照名給賞，其陣亡射傷兵夫，亦各查給優恤。各官務要益竭忠貞，協謀并勇，大作三軍之氣，共收萬全之功。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 七月十五日

准兵部咨：該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題云：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去後，今准前因，除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另行外，所據領兵等官，俱在得人，必須先委。訪得九江府知府汪隸，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久習軍旅。惠州府知府陳祥，器度深沈，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戩，近征大傘等處，獨統率新民，奮勇當先，功勞尤著。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鸞，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素有才名，堪以領兵。但事于各府各官之中，或有違抗推託，臨期必致誤事。除具本題請，但有不遵約束，許以軍法從事，合就通行知會。爲此仰抄案回府，即行本官密切整備衣裝，及將上杭縣義官李福英名下打手，再行揀選，務要驍勇精悍者一千名，給與資裝器械，聽候命下。另有公文至日，即便不分星夜，兼程前進軍門，以憑調

用施行。

夾攻防守咨 十月

准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咨云。看得龍泉一縣，與上猶縣諸巢接壤，將來三省夾攻，使龍泉所守不固，則吉安屬縣，俱被騷擾，必須大兵一哨，就從此路進剿，方可止賊奔衝。已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備行所屬龍泉、萬安、太和等縣、永新、安福等所，精選民間打手，或在官機兵，共二千名，編成隊伍，督同知縣陳允諧等分統，俱赴龍泉縣屯筍。該縣鄉夫，即日起集守把隘口，聽候刻期夾剿外，今准前因，合就咨報。爲此備由咨移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行嶺北道催督進剿牌 十月初十日

案照先經行仰該道守巡官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聽候各哨官兵至日，即便催督進剿。去後，今照領兵等官，已該本院坐委，合行分投催督。爲此仰抄案回道，即便催督各哨官兵，遵照方略，依期星夜直抵巢穴，務將前賊掃蕩撲滅，以靖地方，毋遺芽孽，致貽後患。本官仍行各官詳察地里險易，相度機宜，慎重行事，毋得輕率寡謀，及逗遛延縮，致誤事機。定行軍法從事。軍中未盡事宜，亦聽隨機應變施行，仍呈本院知會，俱毋違錯。

刻期會剿咨 十月二十一日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咨，議照會剿事情，已該兵部議奉欽依。刻期於九月中進兵，職等督理兵糧，粗有次第；近因楊總兵病故，又爲兩廣路遠，約會頗難，只得改期十月初旬，衡州取齊，聽候分哨會兵，具題及差官約會進剿，即今所謂漢土官兵，不旬日問俱集。若令住筍，候至閏十二月方行會剿，非惟糧餉不敷，亦恐地方騷擾。况賊情狡詐，必致乘虛奔逸。除移文兩廣總鎮軍門，查照作急會議，一面嚴督布守官兵，謹把賊路，防其奔逸。一面督發兵糧，委官分哨，相機策應剿殺外，備資貴職查照事理，至期督發各哨夾剿。仍希由咨報等因。案照先爲緊

急軍務事，本職看得進攻次第，江西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其長流左溪橫水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剿撲，候貴治之兵齊集，夾攻桶岡。又經移咨貴職外，續據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欲奔桶岡集衆拒戰，戰而不勝，奔入范陽大山，乞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領兵知府邢珣等指受方略，刻期於十月十二日子時發兵進兵。本院即日進屯，親臨南康督戰，遂破橫水左溪等巢。但賊首未獲，方行各哨追襲。今准前因，照得江西兵糧粗已齊集，及照十一月初一日之期，亦已不遠，除行兵備等官監督各哨，一面分投追襲未獲賊徒，一面行令務在十一月初一日移兵徑趨桶岡等處，分布夾攻，不許後期誤事，及行兵備副使楊璋移文參將史春知會外，爲此合咨前去，煩請貴院查照，早爲督發，切勿後時。

橫水建立營場牌 十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賊徒，已就誅戮。但山高林密，誠恐漏殄之徒，大軍撤後，仍復嘯聚，必須建立營場，委官防守。爲此牌仰典史梁儀協同千戶林節統領甯都機兵四百名，信豐機兵六百名，就在橫水大村砍伐木植，相視地勢，雄阜夫處建立營場一所，周圍先豎木柵，逐旋修築土城，聽候本院回軍住劄，以憑委官留兵防守。各官務要同力協謀，精勤幹理，工完之日，照依軍功論賞。所領兵衆，如有不聽約束，許以軍令責治，其合用夫匠等項，聽於南安所屬上猶南康等縣取用。該縣俱要即時應付，毋得遲違誤事。

搜扒殘寇咨 十一月十一日

據知府邢珣唐淳會呈：各職近奉本院調發，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依湖廣刻期夾攻桶岡，諸巢遵依攻破茶寮等處，擒斬賊黨已盡。見今各兵四散搜扒，無賊可捕，訪得官兵未進之先，各賊帶領家屬逃往桂東縣連界大山藏躲，及將捕獲賊人黃順等備細研審相同。但今彼處官兵未見前來，若不移文催督，誠恐先遁各賊，乘

虛在彼奔竄，各營官兵，難於過境搜扒，呈乞照詳等因到院。查卷先爲前事，已經通行湖廣江西廣東三省該道兵備守巡等官，調集官軍，把截夾攻，及嚴督府衛所州縣等官，起集兵快鄉夫，各於賊行要路，晝夜把截，若賊奔遁，就便相機擒捕。去後，今據前因，照得桶岡賊徒，陸續潛逃，所據守隘等官，未暇參究。但今各賊久在彼處藏躲，若不速行搜扒，將來大兵既撤，諸賊必將復歸桶岡，重貽後患。爲此合咨貴院，煩將原調官兵，量撥三四千前來桂東連界大山，逐一搜扒，必使果無噍類，然後班師。庶幾一勞永逸，而彼此兩無遺憾。及請戒令各兵，止於連界大山搜扒，不得過境深入，尤爲地方之幸。

批准惠州府給由呈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據知府陳祥申給由事，看得知府陳祥，政著循良，才堪統馭。近因興師之舉，且遲考績之行。今本官親從本院征剿叛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巢穴悉皆掃平。地方已就甯靖。既喜奏功於露布，允宜上最於天曹。除賞功之典，另行外，仰該府即便照例起送給由申繳。

批攻取河源賊巢呈 三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王大用呈，河源朱峒吳天王，曹總兵，鄧都督等一十三圍，并上下二山，共有先鋒三千餘兵，五府六部俱全，聲言起城立殿，勢誠猖獗。看得所呈各賊，聚衆三千，設官僭號，即其事勢，亦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各該府縣等官，前此曾無一言申報。據法即合擊究。但稱所呈，亦據傳聞，未委虛的。又慮萬一果如所呈，各該官吏正在緊關勦截之際，姑且俱未參提，仰該道再行查勘的實。果如前情，即便一面嚴督各該官司，加謹防遏。一面議處機宜，或移夾勦之回師，或促候調之振卒，度量緩急，相機而行。如其事未猖揚，情猶可撫，亦要周防安插。區處得宜，俱仰火速具由呈來，以憑議奏。仍呈總督巡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呈繳。

批贛州府賑濟呈 四月二十八日

據贛州府呈本府贛縣等七縣，將在倉稻谷糶銀賑濟。看得兵革之餘，民困未蘇，加以雨水爲災，農務多廢，雖將來之患，固宜豫節預防，而目前之急，亦須酌量賑濟。據該府所申計處得宜，合行各縣照議施行。仍仰各掌印官務須嚴禁富豪之規利，痛革奸吏之夤緣，庶官府不爲虛文之應，而貧民果沾實惠之及，各具由回報申繳。

批贛北道修築城垣呈 五月十五日

據副使樹璋呈所屬府衛縣城垣倒塌數多，而石城一縣尤甚，應該估計修理，合委知府李敷，刑珣，不妨府事，督修本府城垣。龍南縣署印推官危壽，與國縣知縣黃泗，瑞金縣知縣鮑珉，各委督修本縣城垣。惟石城縣知縣林順，柔懦無爲，合行同知夏克義，估計督修。看得城垣倒塌，地方急務，幸茲盜賊蕩平，正可及時修築。若患至而備，則事已無及。該道即行各該承委官員查照，估算工程，措置物料，一應事宜，各自從長議處呈奪。各官務要視官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己財，因地任力，計日驗功，役不踰時，而成堅久之績，費不擾民，而有節省之美，庶稱保障之職，以副才能之舉，呈繳。

查訪各屬賢否牌 六月十九日

節該欽奉敕諭：「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勵；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欽此欽遵。」一切照常職撫臨贛州等處，向因親勦羣賊，多在軍前，所據大小衙門官員，中間志行之賢否，政務之修廢，類皆未暇采訪。擬合通行查報，爲此除布按二司本院自行詢訪外，牌仰本道官吏，即便從公查訪所屬軍衛有司官員，要見某官廉勤公謹，某官貪婪畏縮，某官罷軟無爲，某官峻刑酷暴，備細開造小冊，就於前件下填註，印封密切，馬上差人齎報。以憑覆奏黜陟，拿問施行。毋得循情，查報不公，致有物議，自取參究。仍行本道，各將掌印佐貳等官年甲籍貫，到任年月日期，亦開前件揭帖一本，印信各令差人齎報，不得稽遲！

一仰廣東守巡嶺東、嶺南道，福建守巡漳南道，湖廣守巡上湖南道。

行漳南道禁支稅牌 六月二十八日

照得上杭河稅原保本院欽奉敕諭，軍馬錢糧，徑自便宜區畫事理，專爲軍餉而設。自來非奉本院明文，分毫不許擅自動支。與該省各衙門原無干預。牌仰該道官吏，今後凡有相應動支，止許具由呈稟本院聽候批允，不得一概申請，有乖事體。漸開多門之弊，反生侵漁之姦。具依准繳牌。

禁約驛遞牌 七月初一日

照得水西驛遞舊例，每遇公差驗有真正關文，隨即送赴軍門掛號。此乃防奸革弊定規。本院撫臨贛州未幾，即因盜賊猖獗，屢出勦平，尙未清查。訪得近來多有姦詐之徒，起一關文，輒就洗改，或改一名爲二三名者，或改紅紅爲站紅者，或改口糧爲廩給者，或改下等馬爲中等上等馬者，或該有司支應而彘緣驛遞應付者，又有或看望親朋，或經過買賣，因與驛遞官吏相識，求買關文，詐僞百端。若不掛號清查，非惟奸人得計，抑且有乖事體。爲此牌仰本驛所官吏，即便印鈐厚白申紙，裝釘方尺文簿，一樣二本，送赴軍門。每遇公差關文，驗無前項奸弊，就與騰換，隨送軍門掛號給付。如或本院出巡，就赴該道兵備掛號。中間若有交通私與關文，或不經本院掛號，潛行應付者，定行拿問賊罪，決不輕貸。仍仰今後差撥紅隻迎送，止許各至交界驛遞倒換，立限回還。敢有貪圖過關米糧，或權要逼勒過界者，就便指實申來，以憑拿問。仍行嶺北道一體查照施行。

申明便宜敕諭 七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敕：「廣東清遠、從化、後山等處，與爾所轄南韶等府，壤地相接，事體互相關。近該彼處鎮巡官奏稱盜賊生發，師行有日，如遇彼處行文徵兵協勦，亦要隨即發兵前去防勦應援，以收全功。毋得自分彼此，致失事機。欽此。」照得南雄府界連南贛、大庾、信豐、龍南等縣，而惠州、河源、興甯亦各逼近賊巢，俱係緊關奔

遞潛匿之處，進攻防截之路。訪得前賊爲患日久，雖奉成命徵兵協勦，誠恐賊計狡猾詐變，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若不早爲查處，未免有誤軍機。爲此仰抄案回司會同三司掌印及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上緊調集兵糧，聽候尅期防勦。并將應勦賊巢，通行查出，行拘熟知地利險易鄉導，責令畫圖貼說，要見某處賊巢，連近某處鄉落，某巢界抵某處，係是良善村寨，某處係是善惡相兼，某處平坦，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掩撲，何處官軍可以起調，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監統糧餉，何處督辦住筭，何處聽候，各要查處停當，備由馬上差人飛報本院，以憑遵照欽奉敕諭，與各該鎮守官計議而行。其有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亦要明白呈報，毋分彼此，致有疎虞。國典具存，罪難容恕，仍呈總督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犒賞新民牌

七月二十八日

據招撫新民張仲全、陳順珠等，呈解擒斬賊首池滿仔、屠天佑等八名，顯到院爲照張仲全等，始能脫離惡黨，誠心向善，已爲可取，又能擒斬叛賊，立功報効，卽其忠勇，尤足嘉尙。所據張仲全、合陞授以百長，陳順珠合陞爲總甲，各給銀牌，以酬其功。其兵衆三百餘人，皆能齊心協力，擒捕叛賊，俱合犒賞。爲此牌差百戶周芳、前去龍南縣，著落當該官吏，卽將齎去銀牌，給與張仲全、陳順珠、牛酒及賞功銀兩，照數給與部下有功兵衆。仍仰督同張仲全等，整束部下兵衆，會同王受、鄭志高等，并力夾勦殘賊，務要盡數搜擒，照例從重給賞。其屠天佑手下走散兵夫，原由牽引哄誘，皆可免死。仍仰張仲全遣人告諭，但能悔惡來歸，仍與安插，或能擒斬同夥歸投者，准其贖罪。仍與給賞各役，俱聽推官危壽等節制調度，務要竭忠盡力，愈加奮勇，期收全功，以圖報稱。

行嶺北等道議處兵餉

八月十四日

節該欽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欽此，欽遵。」照得近因夾勦上猶、桶岡等賊，糧餉無措，當時仰賴朝廷威德，兩月之間，偶速克捷，不然必致缺乏。今各巢雖已掃定，而遺黨竄伏，難保必無。

况廣東、後山等處，方議征勦，萬一奔決過境，調兵遏勦，糧餉爲先。查得見行措置軍餉，以防民患事例。今後江西、南贛等府，有兵備去處，各該軍衛有司所問因犯，審有家道頗可者，不拘笞杖徒流，并雜犯死罪，各照做工年月，每日折收工價銀一分，送府收貯，以備巡撫衙門軍情緩急之用。雖有別項公務，不得擅支。仍要按季申報，合干上司，以憑稽考等因。照得近來官吏因循不行，查照概將間追工價等銀，俱稱類解買穀，遂致軍餉無備，甚屬故違。具訪前項銀兩，埋沒侵漁甚衆。今姑未查究，再行申明。仰抄案回道，著落當該官吏，并行南贛二府衛所縣，今後奉到問理等項，笞杖徒流雜犯斬絞罪，除有力納米照舊外，其家道頗可者，俱要查照先行事例，折納工價，俱收貯該府，以備本院軍情緩急。敢有故違者，定行參以贓罪，決不輕貸。仍仰各置文簿二扇，按季循環開報查考，毋致隱匿。仍呈撫按衙門知會。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 八月二十一日

據廣東、嶺東道僉事朱昂等會呈：河源縣賊巢一十三處，勢相聯絡，互爲應援，賊首吳何俊等，并帽子峯賊肯譚、廣謨等，招亡納叛，不止二千餘衆，累歲荼毒生靈，况又僭稱天王，總兵都督等號，罪惡滔天，人神共怒，必須請調大兵，勦絕根由，庶足以雪軍民之冤。但此黠賊，性尤兇強，必藉狼兵，可以搗巢攻寨，大約以軍兵二萬有餘，方克濟事。合行布政司查議糧餉，并賞功銀兩等項。又據惠州府云：看得賊衆兵寡，委難集事，但動調狼兵，亦利害相半。况聞報賊巢前後不同，合用糧賞，俱合預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各守巡兵備等官，將各巢穴再行備細查訪。若果賊巢衆多，官兵分哨不敷，必須添調狼兵，仰即徑自呈請該省總督等衙門，上緊起調。若見在官兵，略以足用，可以不調狼兵，亦免騷擾地方，就仰選委謀勇官，督同府衛縣所等官，將各漢達官軍兵快鄉夫，預先聚集選練於該府及近賊縣分，密切屯節，勿令張揚，候剋期已定，然後晝伏夜行，出其不意，併擊合勦。合用糧餉賞功等銀，備行廣東布政司查照上年大征事體，及時措備，毋致臨期誤事。如是兵糧措置，俱已齊備，仰

卽馬上差人飛報軍門，以憑親臨督戰，或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分督進剿。其各賊奔遁關隘，相應江西防截者，亦要上緊查報，以憑調發各毋稽違，致有失誤。國典具存，決難輕貸。先選熟知賊情三四人，赴軍門聽用。軍中一應進止，或未盡機宜，應呈報者，亦就上緊呈報。仍呈總鎮鎮守巡按等衙門查照知會。

優禮謫官牌 十一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奉命提督軍務，征勦四省盜賊，深慮才微責重，懼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謀略。訪得潮州府三河驛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驛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爲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措辦羊酒禮幣，差委該縣教官齎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先具依准及禮過緣由繳牌。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 十二月初三日

據兵備僉事周期雍呈：深田半砂等處，負山濱海，地僻人稀，以致賊徒誘結，勢漸猖獗。今雖議立軍堡，一時未得完工。合行署都指揮僉事侯汗，暫且往筍南韶，設法擒捕，候軍堡已完，行令遵照，欽奉敕諭，前往武平縣駐筍，看得所呈深田等處盜賊日漸猖熾，各該巡捕等官，因循坐視，致令滋蔓，俱合擊赴軍門。但當用人之際，姑且記罪，仰該道嚴加督捕，在日下靖絕，以功贖罪。及照該道原議，設立軍堡十處，每堡軍兵，不過二三十人，勢分力弱，恐亦不足以振軍威而扼賊勢。仰該道會同守備官，再加酌量，如果軍堡工費浩大，且可停止，將各堡該戍軍兵，分作兩營，選委勇官二員分統，於各該盜賊出沒地方，絡繹搜捕，每月限定往來次數，就仰經過縣分按月開報兵備官處，不時考較督責。其該設軍堡，止於每日程途所到去處，建立一所，以備宿歇。非獨省費易舉，亦且勢并力合，地方可恃以無恐，盜賊聞風而自息矣。但事難遙度，該道仍須計審詳議，一面呈報，務求至當，亦無苟從。

再照前項地方盜賊日盛，備禦未立，准議暫委守備侯汗前往南韶住劄，嚴剿捕以靖地方。稍候武備既設，施行有次，仍舊還歸武平住劄。該道照議批呈事理，即便備行本官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再申明二省敕諭 十二月十二日

節該欽奉敕：「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湖廣、郴、衡地方盜賊，不乘時處置，抑恐遺孽復滋，重貽後患，乞要推舉撫治憲臣一員，前去會同湖廣、廣東、江西、鎮、巡三司等官，相度事宜，或設添衛所縣治，或置立屯戍屯堡，或仍敕爾每年春夏在南、贛等處，秋冬在郴、衡等處住劄整理，庶幾委任專一，有備無患等因。該部議謂宜如所奏施行。今特敕爾親詣郴、衡等處地方，照依周文熙所奏，并查前御史王度、唐濂及僉事顧英等建言事理，從長議處，定立長治久安之法，應施行者，徑自會同各該鎮巡等官從長施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爾爲風憲大臣，受茲委託，尤宜廣詢博訪，擇善而行，務使盜息民安。地方有賴，欽此，欽遵。」卷查先准兵部咨，爲圖議邊方後患事，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該本部覆題已經案仰湖廣、都、布、按三司，即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各詣郴、衡、桂、衡州等處，督同各該掌印等官，相度山川險易之勢，諮訪賊情起伏之由，查照各官建言事理，從長議處。方略要見某處可以開建縣治，某處相應添設衛所，某處營堡宜修，某處道路宜開，備詢高年有識，務宜土俗民情，如或開建添設等項，有勞於民，無補於事，亦要明白聲說，毋拘成議，附和雷同。別有防奸禦患長策，俱要備細呈奪，毋憚改作。抑惟朝廷采納羣策，非徒苟爲文具，諒在各官協心承委，決無了塞公移，務竭保民安土之謀。其圖久安長治之策，應施行者，就便具由呈來，以憑會議施行。若有事體重大，該具奏者，亦即呈來奏請定奪。去後，今奉前因，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掌印并各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查照欽遵，作急議報施行，毋得稽違。仍行鎮守巡撫總督總鎮巡按衙門知會。

批贛州府給由呈 十二月二十五日

據知府邢珣申給由事。照得知府邢珣，久勞郡政，屢立戰功，合有賞功之典，出於報最之外。今三年之考，既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況地方盜賊雖平，瘡痍未起，仰行本官照舊支俸，益弘永圖。苟有善可及，民何厭久於其道。徵疾已痊，即起視事。給由一節，六年并考申繳。

行領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 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訪得南贛巡捕軍職官員，有名無實，每遇火盜生發，坐視觀望，曾不以時策應。中間更有不守法律，在於私宅接受詞訟，嚇取財賄紙米，或捕獲一賊，則招攀無干之人，乘機詐騙，僉充總小甲，則需索拜見，更換鋪夫，則索要年例，稍或不從，百般羅織。又如前往所屬巡邏，則索要折乾，刻取酒食，甚至容隱賊徒，竊分贓賄，欲便拏究，終無指實查行問。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將巡捕軍職官員，就便裁革。一應地方事宜，俱令府縣捕盜等官管理。中間倘有未盡事宜，該道再行議處呈奪，仍候考選之日，備呈鎮巡等衙門查照知會。

遵奉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 五月二十七日

准兵部咨云云。查得先准本部咨題奉欽依，備行前來，已經案仰福建都布按三司并行所屬一體欽遵。仍查各該府縣衛所，每年額徵各項秋屯糧米，各計若干，中間起運，每石折銀若干，魚課折錢若干，存留數內，應否輸納本色，折收銀兩，見今小民拖欠者，已徵若干，未徵若干，有無已徵捏作未徵，其各衛所軍士該支月糧某衛所若干石，見今某衛所已缺支若干月，共該補給米若干石，起運秋屯糧米，要查是何年月，奉何事例，分派某府衛所，解京今經幾年，是否已爲定例。設若存留，必須先查各屬官吏師生旗軍人等歲用錢糧大約共計若干，有無足勾，及查該司并各府州縣見貯庫內銀兩，某項共計若干，中間可以借支，俟後追補，如是扣算不敷，應否將前起運存留并查汀漳二府用兵之時，所用糧餉，係何項錢糧，會否將官軍月糧借贖，務要備查明白，具由差人馬上齎報。一面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各官，將一應利弊相應興革者，逐一查議停當，俟本院撫臨之日呈奪去後。

今准前因，合再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公同本院委官，速將前項事情，再加用心查議，務要事體穩當，以便經久明白，具由開呈，以憑會處。中間若有未盡事宜，亦就查議呈奪，毋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復遺後患，罪有所歸。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 五月三十日

准兵部咨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驗，爲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准兵部咨，該本院題，備由呈報，及移咨到院案候間。今准前因，爲照添設縣所查處更夫，并設屯堡置巡司等項事宜，俱奉有成命。況皆經巡撫衙門悉心區畫，各已慮無遺策，豈能別有議處。惟稱分割乳源樂昌二縣里分，卽行廣東該道會勘未報，尙恐兩省各官未免互分彼此，不肯協和成事，必須貴院不憚一行，親臨其地，約會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面會一處，庶幾兩省之事，可以一言而決。及照建立三屯，摘發湖廣各衛所官軍，協同巡檢弓兵守把一節，以今事勢而論，亦爲久長之防。但訪得各衛所官軍，皆有安土重遷之懷，無故摘撥，必致奏告推搪，非惟無補於防禦，兼且徒益於紛擾，似須更爲一處，必使人情樂從，庶幾事功易集。本職見奉朝命，前往福建巡視地方，處軍人作亂事情，不日啓行，必須遵照敕旨，候事完回日，方可親詣柵地方，面會貴院議處，但恐曠日彌久，行事益遲，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先爲查處施行。

督責哨官牌 六月初七日

照得本院見往福建公幹，所有調來贛州教場操備甯都等縣兵快，雖分四哨管領，已有定規。惟恐本院遠出，因而懈怠廢弛，頭目人等，亦或受財放逃，必須委官管領操備。爲此仰千百戶孫裕等，各照軍門原分哨分，用心管領，不時操練，務使行伍整肅，武藝精通。中間若有拒頑不聽約束者，輕則量情責治，重則諭以軍法，斷處。其各兵快義官百長人等口糧，各照近日減去五分則例，每月人各二錢，義官百長各三錢五分，總小甲各二錢五

分俱仰前去贛州府支給，亦不許冒名頂替關支，查訪得出，定行追給還官，仍問重罪發落。承委各官，務稱委託，不得假此生奸擾害，未便。

委分巡領北道暫管地方事 六月初六日

據副使楊璋呈奉兵部劄付，題稱福建軍人作亂事，請敕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都御史王，前去處置。其南贛等處地方事情，合行兵備副使楊璋暫且代替管理，一應緊急賊情，悉聽楊璋徑自從宜施行，不許失誤。候處置福建事甯之日，照舊等因。題奉欽依。備由劄仰欽遵外，今照本職陞任本司按察使，啓行在邇，缺官管理，合就通行呈詳等因。看得本官既已陞任，本院不日又往福建公幹，南贛賊情及該道印信，必須得人經理，已經案仰江西按察司速委風力老成堂上官一員，毋分星夜，前赴該道暫且管理。去後，今照前因，爲照本院已奉敕書的於本月初九日啓行，但分巡該道官員未至，所有各處遞報，一應公文，多係地方事務，若待議置停當前去，未免顯此失彼，愈加積滯，合行處置。爲此仰抄案回府，凡遇各該官司到一應公文，除地方賊情重事，俱仰差人送赴分巡該道議處，徑自施行。仍呈本院知會。其餘地方盜息民安，繳報批申呈詞，招由不急之務，就便收候。類齋本院仍仰作急備行該道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行思田公移 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剿撫事宜牌 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先據領兵參政等官謂誥等稟稱湖兵已至，已經行令相機行事。去後，近訪得各兵已入深地，利在速戰；若曠日持久，未免師老氣衰。且臨敵易將，進退之間，呼吸成敗。是以本院沿途且行且訪，而傳聞不一，未有的報。爲此牌仰統兵各官，公同計議，若已在進兵之際，則宜遵照舊任提督軍門約束，齊心并力，務在了事。方許旋回軍門參謁。若猶在遲疑觀望之地，而王受盧蘇等尚有可生之道，朝廷亦豈以必殺爲心。則宜旋軍左次，開其自新。

之路，聽候本院督臨審處，俱毋違錯。仍行提督總鎮總兵及巡按等衙門知會，務在進退合宜，不得輕忽誤事。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 十一月十二日

牌仰韶州南雄府當該官吏，卽於該府地方及所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武藝驍勇膽力之士，超羣出衆，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或四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者於別縣通融取補，務要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八錢，就於機快工食內頂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備開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毋得遲滯。

獎留僉事顧溱批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看得士大夫志行無慚，不因毀譽而有榮辱。君子出處有義，豈以人言而爲去留？况公論自明，物情已覩，本官素有學術涵養，正宜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豈可託疾辭歸，以求申其憤激？此繳。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李香呈，看得財匱於兵，力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相應議處。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若干，再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某哨堪備操演，分聚開闢，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該道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呈來施行。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指揮趙璠呈，看得軍門哨守官軍兩班，共該一千餘名，類皆脆弱，不堪征調，兼亦遠離鄉土，往往多稱疾故逃亡，非徒無益於公家之用，而抑未便於軍士之情。仰若梧守巡道公同會議，酌量利害之多寡，審察人情之順逆，務求公私兩便，經久可行之策，呈來定奪施行。

批都指揮李翱操演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七日

看得都指揮李翱所呈，足見留心職任，不肯偷惰苟安，有足嘉尚。仰分巡蒼梧道公同坐營官張輓，將見在哨守軍兵打手人等，分立班次，發與李翱在於教場輪班操演，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庶職任不虛，緩急可用。仰行各官查照施行。

行兩廣都布按二司選用武職官員 十二月初七日

准兵部咨云：爲照兩廣地方廣闊，武職官員數多，當備鎮臨之初，賢否一時未能備知，擬合通行詢訪。爲此仰抄案回司，備云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合行掌印守巡等官欽遵，嚴加詢訪，不拘已用未用，會否減革。武職官員，但有謀勇素著，雄才大略，堪任將領者，從公舉保，以憑具奏推用，不許徇情濫舉。賊犯人員，自貽玷累，毋得違錯。郡司仍轉行總兵等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 十二月十二日

准兵部咨云：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欽依內事理，即行都布二司一體欽遵。仍轉行鎮守主副參將等官，今後除地方機密重情，應該會奏者，各具本共差一人於批文列會奏職銜，其餘常行事務，各自行奏報者，必須積至二、三起以上，方許差人，亦於批文開坐硃語，以便稽考。毋得泛填公務字樣。若是專爲己私，假借公幹，擅便分給符驗關文掛號，并承委人等，越例索要應付，定行從公參究治罪，俱毋違錯。

給思明州孫黃永甯冠帶劄付牌

據左江兵備僉事吳天挺呈：據思明府族目王璠等狀告，先蒙軍門行取思明州官孫黃永甯，領兵聽調，乞給冠帶管轄夷民等情。勘得官孫黃永甯，被占年久，今奉斷明，若非寵異，無以示信。合請照依黃澤冠帶事理，使地方知爲定主，實心歸向，呈詳到院，相應給與。爲此牌仰官孫黃永甯，遵照本院欽奉敕諭內便宜事理，就彼暫

行冠帶，望闕謝恩。該襲之時，具告撫按衙門，另行具奏施行。本官孫黃務要持身律下，謙以睦鄰，修復州治，保安境土。凡遇征調，竭忠効命，以報國恩。毋得因此輒興越分之思，自取侵凌之禍。苟違法制，罰罪難逃。戒之敬之。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 十二月十七日

看得那地等州土官羅廷鳳、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知州韋虎林、南丹州土舍莫振亨等，帶領兵夫，屯守日久，勞苦良多，卽今歲暮天寒，豈無室家之念。牌至仰本官徑自前來軍門，面聽發放。

給遷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 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據廣西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呈稱：「查得方輿勝境內，開思明路下，有遷隆州，緣無誌書案卷，可考沿革，但查邇年黃冊及審各目老，皆稱遷隆洞黃添貴係官戶宗枝。凡有征調，黃添貴亦果領兵立功。其地界廣有百里，雖止征糧四十石，而煙麩多踰二千，雖額屬思明，而征兵則各自行管束。委因失其衙門印信，以致地方懷疑生奸。合亟准行暫立爲思明府遷隆寨巡檢司，就授黃添貴職事，聽其以後立功積效，漸次陞改。庶人心知勸，地方可定。」等因到院。查得先該前巡撫都御史張累經案仰廣西都布按三司及該道兵備守巡等官查勘相同，設立巡司，似亦相應。除另行具題外，緣黃添貴正在統兵行事，合應遵照欽奉敕諭，便宜事理，先與冠帶，以便行事。爲此牌仰黃添貴就彼冠帶，望闕謝恩。暫署土巡檢司事，候命下之日，方許實授本官。務要奉法嚴束，下人輯和鄰境，保守疆土。每遇調遣，卽出兵報効，立有功勞，賞陞不吝。如或貪殘恣肆，國典具存，罪亦難逃。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 正月十八日

據左州申知州周墨分俸回太倉州養親。看得本官發身科甲，久困下僚，雖艱苦備嘗，而貪淡如故。雖折挫屢及，而儒林猶存。凡所施爲，多不合於時尚，而原其處心，終不失爲善人。卽其分俸一事，亦豈今之仕宦於外者所汲汲？而本官申乞不已，雖屢遭厭抑之言，而愈申懇切之請。固流俗共指以爲迂，而君子反有取焉者也。案照

先任軍門，蓋已屢經批發，而公文至今未到，想亦道途修阻，不易通達之故。本官近諛求由，道經原籍，合就批仰親自齎遞。仰蘇州府太倉州當該官吏，查照軍門先令批行事理，即將本官分回俸給，照數查考，以慰其一念孝親之誠。具由繳報，仍行太平府及該州知會。此繳。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 正月二十六日

據參議鄒觀僉事張邦信呈：勸處都康向武二州，爭佔安寶峒地土，合斷還向武州管業緣由。看據所呈，官男馮一執稱安寶峒深入地方，都康界內，遠隔向武六十餘里，以近就近，應該都康管業。其言於人情似亦爲便。王仲金又執稱國初設立郡州，原要犬牙相制。今安寶地方深入都康，正是祖宗法制。其言於國典又爲有據。况博訪民間物論，亦多是向武而疑都康。今該道又審得王仲金舊藏吏部勘合，奉有聖旨安寶峒村莊，還著向武州管是實。先年都康州，又曾有印信吐退文書。今以此地斷還向武，其於天理人心，公論國法，悉已允當。事在不疑，不必再行後湖查冊，往復勞擾。該道又審得王仲金先年混將都康州村峒人畜殺虜，要依土俗責令賠償，亦於事理相應。悉照所議取具，王仲金馮一情願賠償，吐退歸一，親筆供詞，備寫節付，用印鈐連送赴軍門，重加批判，給付各州，永爲執照，以杜後爭。此繳。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 二月初一日

據參議汪必東呈稱：武靖州缺官管事，乞推相應上官子孫一員，仍授該州職事，理辦兵糧。仰布政林富會同各守巡兵備副參等官，再行從公酌量計議。採諸物論，度諸人情，務要推選素有爲該州人民信服愛戴者，坐名呈來，以憑上請。不得苟避一時之嫌疑，不顧百年之禍患，輕忽妄舉，異時事有乖繆，追咎始謀，責亦難辭。此繳。

批遣還夷人歸國中 二月十四日

據兵備副使范嵩呈稱：番人柰邦等，不係番賊，又無別項爲非重情，合行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冊隻，量給

米飯送回該國。若有便船搭附隨宜。其原搜獲葫蘆五箇，給還收領；鎗劍等物入官，以防在海劫奪之患。看得各夷既審進貢是實，又無別項詐僞，相應聽其回還本國，卻淹留日久，致令死亡數多，而那縣徒增供饋之擾，處置失宜，貽累不少。仰該道即如所議，行令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及措與糧米等項，趁此北風未盡，上緊送發回國。若再會議往復，則愈加遲誤，備行合于衙門知會施行繳。

批蒼梧道修理梧州府城呈 三月十一日

據僉事李傑呈梧州府城垣修復串樓等項，合用木石甌瓦，於府庫抽收竹木銀兩動支。看得城上串樓，雖有風雨崩塌之備，亦有兵火焚毀之防，得失相半，誠有如該道所慮者。今議修復，雖亦舊貫之仍，若損多益少，則亦終爲浪費。該道再行計處，或將見在串樓間節折卸，每隔二三十丈，則存留三四間，或四五間，以居防守之兵，夫而拓其空地，以絕延燒之患，一以便人馬往來之奔突，旗鼓刀槍之運用，以其折卸之材料，修補焚燒之空缺，當亦綽然有餘，而更樓火鋪之類，亦可藉此以修理矣。但地利土宜，隨處各異，未可以本院一時之見，懸斷遙度。仰該道廣詢博訪，如果有益無損，即查本院所議斟酌施行。若是得失相半，准如該道所呈，一面動支銀兩修理，一面會同各官再加量度計議，具由呈報繳。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 三月十四日

據僉事申惠呈永安州知州陳克恩，立心持己，舉無可議，委因感風瘴，心氣不時舉發，仍稱母老在家，久缺奉侍，情甚懇切。看得知州陳克恩，雖患前病是實，然其年力尚強，才器可用，非可准令休致之時。但以母老多病，固求歸養，情懇懇迫，志已難奪，其恬退之節，孝母之心，誠有可尚。合照所議，准令致仕還鄉，仰該道仍備行本官原籍官司，務要以禮相待，以崇獎恬退孝行之風。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 二月二十三日

爲照八寨巢穴及斷藤峽等賊，素與柳巖所割地方猪獠村寨，連絡交通，誠恐乘機奔突，亦合督兵防捕爲此牌仰參將沈希儀，照牌事理，即便督率官兵入等，於賊衝要路，嚴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機擒捕，毋容逃遁。仍要嚴禁下人，惟在殄除眞正賊徒，不得妄殺無辜，及侵擾良善一草一木。敢有違犯者，卽照軍法斬首示衆。所獲功次，解送該道分巡官紀驗，聽候紀功御史覆驗造報。軍中事宜，牌內該載不盡，亦聽本官徑自酌量而行。一面稟報，俱毋違錯。

行左江道剿撫仙臺白竹諸猪獠牌 三月二十四日

照得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石馬等巢諸賊，皆稔惡多年，在所必誅，已經牌仰各官督兵進剿。近據參將張經續稟，仙臺、花相、石馬等猪，一月之前，皆各出投撫，願給告示，從此不敢爲惡，看得各猪投撫誠僞，雖未可料，但既許其改惡，若復進兵襲剿，未免虧失信義，無以心服蠻夷。亦合暫且寬宥，容其舍舊圖新。其白竹、古陶、羅鳳等賊，負險桀驁，略無忌憚，若不加剿，何以分別善惡，明示勸懲。爲此牌仰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會同湖廣督兵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督同各宣慰等官，俟牛腸等處事完之日，卽便移兵進剿白竹、古陶、羅鳳諸賊。其領哨官員及引路向導人等，俱聽參將張經督同指揮周詹宗等，分俵停當，照例逐一講明，然後分投速進。縱使諸賊先已聞風逃避，亦要嚴兵深入，搗其巢穴，以宣明本院聲罪，致討之義。一剿不獲，至於再，再剿不獲，至於三，至四，至五，至絕終禍根，不得以今次斬獲之少，或遂濫及已招賊巢，虧失信義，所損反多。經過良善村分，尤要嚴禁官土軍兵，不得侵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卽以軍法斬首示衆。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 四月初一日

爲照前項城頭兵糧等項，雖經行令各目暫行管理，但在流官知府處，必須通曉事體土目一人，專一在府聽候傳布政令，通達土情，不然未免上下之情，亦有扞格。查得土目蔡德政，平日頗能通曉事情，相應選委爲此

牌仰本目，統率各士目，供應人役，專一在府聽候答應。凡遇差遣及催督公事等項，就便遵照傳布督催。各管城頭士目人等，或有未便情由，亦與申達本府，務通上下之情，以成一府之治。就將七處一城頭撥與本目，永遠食用，流傳子孫。本目務要奉公守法，盡心答應。其或違犯節制，輕則該府官量行究治，重則具由三府軍門治以軍法。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 四月十一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遵奉軍門方略，剿平牛腸、六寺、磨刀等賊，所有賊田，合行清查，免致紛爭。宜選委府衛賢能官親查，酌量給還。狼民者，明立界至，給還原主耕種。係賊開墾者，丈量頃畝，均給各里十名，招狼佃種。俱候成業一年，方行起科納糧免差。本院之意，正欲如此。區處據呈，足見該道各官用心之勤，悉准照依所議，就仰行委該府衛賢能官各一員，親臨踏勘，清查明白，酌量給派招佃，具由呈報。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照得潯州等處稔惡盜賊，既已明正討伐，其奔竄殘黨，亦合撫處。但其驚懼之餘，未能遽信，必須先將附近良善，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勸勉。然後各賊漸知歸向，方可以漸招撫。除行守巡該道施行外，牌仰知府程雲鵬等，即行會同指揮等官周胤宗等，及各縣知縣等官，分投親至良善各寨，照依案驗內開諭事情，諄復曉諭。就將發去告示，魚鹽量行分給，務使向善之心，愈加堅定，毋爲殘賊所扇誘。則良民日多，而惡黨日消。又因而使之勸諭各賊，令各改過自新，果有誠心來投者，即與招撫，就便清查侵佔田土，以絕後爭。推選衆所信與之人，立爲頭目，使各統領，毋令散亂，以漸化導。務使日益親附，庶幾地方可安，而後患可息。各官務要誠愛惻怛，視下民如己子，處民事如家事，使德澤垂於一方，名實施於四遠，身榮功顯，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虛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營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抑且物議不容。

批興安縣請發糧餉申 四月十三日

據興安縣申稱。本縣庫內。並無軍餉銀兩。亦無堪以動支官錢。誠恐湖兵猝至。不無誤事。合亟請給發軍餉銀兩。下縣先顧船馬。參看湖兵歸途。合用廩給口糧。下程犒勞等項。已經各有成議。自南甯府至梧州。又自梧州至桂林府止。又自桂林至全州止。各經過幾縣幾驛。每縣驛扣算該銀若干。各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一併支給。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數十名。再不許別項科派勞擾。已行該道守巡等官通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去後。今已兩月有餘。而各州縣尙聞知。不知該道各官所理何事。似此緊急軍務。尙爾遲慢。其餘抑又可知。姑記未究外。仰按察司將該吏先行提問。仍備行各道守巡官。今後該行職務各要自任其責。可行即行。可止即止。悉心計處。事體重大。自難裁決者。卽爲定議呈稟。必使政無多門之弊。人有盡一之守。毋得虛文委下。推避旁觀。州縣小官。無所遵承。紛然申擾。奔走道路。延誤日月。曠職廢事。積弊滋奸。推厥所由。罪歸該道。各具不違。依准回報查考繳。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 四月十六日

案照本院先行十家牌諭。專爲息盜安民。訪得各該官員。因循怠惰。不行經心幹理。雖有委官徧歷城市鄉村查編。亦止取具地方開報。代爲造繳。其實未曾編行。且承委人員。反有假此科取紙張供給。或乘機清查流民。分外騷擾。是本院之意務要安民。而各官反以擾民也。本欲拏究。緣出傳聞。姑候另行。所有前項牌諭。必須專委賢能官員。督查清理。爲此牌仰廉州府推官胡松先。將該府及所屬州縣原編牌諭。不論軍民。在城在鄉。逐一挨查。務著實舉行。仍須責令勒加操演。若各官仍前虛文搪塞者。指揮參究。果有科罰騷擾等項。卽拏問究治。仍行各官務將牌諭講究明白。必使胸中洞徹沛然。若出己意。然後施行。庶幾事有條理。而功可責成。各府州縣。以此清理。非獨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各具講究。過依准繳報查考。又訪得各處軍民雜居之地。多有

榮驚軍職，及頑梗軍旗，不服有司清查約束，妨礙行事者，仰行重加懲治，應參職官，指名申來，以憑拏究，斷不輕恕。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 五月初六日

仰右江道副使翁素，即便選委的當官員，帶同上林縣知因曉事之人，將一十八村搬移上山者，通行招回復業，給與良民旗榜，使各安守村寨。仍諭以其間有與賊交通結親往來者，但能搜捕賊徒立功自贖，即不追論。既往一體給賞，仍要催督分差各官，上緊搜捕，毋令各賊奔逃漸遠。曉諭各該地方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心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導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各官舍目兵人等，若有解到功次，即與紀錄明白，以憑照例給賞。事完之日，通送紀功御史衙門覆驗奏報。一應機宜，牌諭所不能盡者，就與副總兵張祐計議施行，一面呈報。本院不久亦且親臨各該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貽悔。

委官贊畫牌 五月初七日

今差知州林寬齋文前往賓州思恩等處公幹，就仰本官在右江道守巡官處隨軍贊畫一應機宜，不時差人前赴軍門稟報。其領兵頭目盧蘇等，亦要遣人催促上緊剿捕，立功報効，毋得怠惰放縱，玩廢日月，徒勞無功。本官務要盡心竭慮，以副委託。

行參將沈希儀計劃入寨牌 五月初九日

近因八寨豬賊稔惡，已經調發思田目兵，攻破賊巢，方在分投搜捕。訪得八寨後路潛通柳州，又有一路與韋召假賊巢相通，皆未委虛的，合行密切查處。爲此牌仰參將沈希儀，卽行密訪，若果有潛通賊路，就仰本官從宜相機行事，或從彼地掩襲。韋召假賊巢，就從彼巢徑趨八寨後路，或以迎候本院爲名，徑來賓州督調別項軍兵，就從八寨取道，然須將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導，可以必勝。本院亦無意必之心，俱聽本官相機行事，量力可行，卽行可止，卽止牌至務在慎密，毋令一人輕泄。

調發土官岑璫牌 五月初十日

牌仰歸順州官男岑璫，挑選部下驍勇慣戰精兵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親自統領，前赴軍門，面授約束，有事差委，所帶兵夫，但在精勇，不許徒多。軍門不差旗牌官員，正恐張揚事勢，騷擾地方，故今止差參隨百戶屬謙前去密切督調前月官男赴軍門參見，已會當面分付牌至，限三日內，卽便起程，星夜前來，毋得循常遲慢，違誤刻期，定行究治，決無虛言。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剿事宜牌 五月十五日

除行守備參將沈希儀相機行事，及差南甯鎮撫朱銓齋捧令旗令牌，前去督調外，牌仰東蘭州知州韋虎林，挑選驍勇慣戰精兵三、四、千名，親自統領，就於該州附近三旺德合等處取道，密切進兵，撲剿下邑中寨，尋令東鄉馬欄、南嶺、新村、莫村、落村等寨賊首，率召蠻、召曠、召僚、召號、召旺、天臘、公線、仲言、轉周、韋馬、覃廣、覃文、劑等，務要盡數擒斬，以靖地方。所獲功次，通行解赴軍門，以憑紀驗給賞。如遇參將沈希儀已到地方，仍聽節制行事，若是尙未來到，卽火速進剿，不必等候，以致張揚泄漏，失誤事機，罪有所歸。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 五月十五日

據委官通判陳志敬呈稱：「查得田州府舊例，鹽每百斤稅銀一分，本府河埠稅銀四分半，經紀稅銀三分，

檳榔每百斤稅銀一錢，本府稅課并經紀各稅銀二錢，其雜貨亦各稅不一。除實辦應用，年終俱歸本府，此岑猛之餘烈也。今尙因之而未除，要行照依南甯府事例，止容一稅。」等因到院。參看得恩田二府近該本院會議，設立流官知府控制土官，各以土俗自治，其官吏合用柴薪馬匹及春秋祭祀等項，仍許商課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給用，而本院明文尙未有行，乃敢輒先私立抽分，巧取民利，甚屬違法，合當拿問，緣無指實，合行查究。爲此牌仰本官，即查前項抽分，奉何衙門明文，惟復積年奸猾，私立巧取，侵騙稅銀，肥己務要從實查明，具由呈報。一面密切差人訪拿解赴軍門究治，以軍法論毋得容情回護，自取罪戾。

批南甯衛給發土官銀兩申 五月十八日

據南甯衛申原收王仲金賠償都康州銀二百兩，令官男馮一差頭目黃淦等四人來領。看得王仲金賠償銀兩，既該馮一差有的當頭目黃淦齋有該州印信領狀，前來關領，仰衛審驗是實，即將銀兩照數給與黃淦等帶領回州付與馮一收受，取收過日期回報，仍行該道守巡官備行馮一、王仲金務要洗滌舊嫌，講信修睦，各保土地人民，安分守己，同爲奉法循禮之官，共享太平無事之樂，如其不能自爲主張，聽信小民扇惑，規圖近利，懷挾前仇，徒使利分下人，惡歸一己，實滿罪極，滅身亡家，前車可鑒，後悔何及！各遵照奉行。此繳。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 五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獲過牛腸六寺、古陶、羅鳳等處山巢賊級，中間無小功者，應否紀驗，看得各處用兵，多因貧獲首級，不肯奮庸破敵，往往多致失事。是以前月發兵之日，本院兵付督兵各官，務以破巢誅惡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今若以無小功之故，不與紀驗，即與前日號令自相矛盾矣。其湖兵破巢首級雖無小功，仰該道仍與紀驗。至於官軍人等，則捕所獲，仍照常規施行。繳。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 六月初十日

照得湖廣永保二州官舍頭目士兵，先該本院撤放回還，道經潯州等處，已經行仰該道守巡等官督押前進，乘便剿除稔惡盜賊。隨已破蕩巢穴，擒斬數多，回報前來，就經牌仰各官仍押各兵直抵桂林地方交替及行參議汪必東，就於梧州府庫量支軍餉銀一二千兩，帶去省城聽候本院親行犒賞。今照本院因地方有事，兼患腫毒，未能親往，行委該道僉事吳天挺前去省城代行賞勞。爲此牌仰本官，即查前項銀兩，若未動支，就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動支二千兩，委官管領，隨帶廣西省城聽候支給犒賞湖兵等項，應用完日，開數查考。

獎勞督兵官牌 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廣西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徵調湖廣永保二司宣慰舍目人等，坐委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統領前來，聽調剿殺。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剿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積年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雖各宣慰素抱報國之心，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亦由監督各官設策運謀用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衛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綵段銀花等物，照數備用鼓樂導送僉事汪濬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僉事汪濬：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卓銀十兩

都指揮謝珮：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卓銀十兩

都押指揮二員：

每員銀牌五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二兩

分押千戶八員：

每員銀牌三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一兩

土舍彭蓋臣軍前冠帶筭付

六月初十日

據湖廣上湖南僉事汪濂呈：據辰州衛部押指揮張恩呈，據舍目彭九皋等告稱：嘉靖五年，奉調征剿田州，有廕襲官男彭虎臣、同弟彭良臣，自備衣糧報效，蒙授彭虎臣冠帶殺賊，後因陣亡，蒙軍門奉欽依勘合，內開彭虎臣歿於王事，情可矜憐，贈指揮僉事，移恩弟彭良臣就彼冠帶，襲替宣慰使職事，免其赴京。伊父彭九霄，仍升湖廣布政司右參政，准令致仕。除遵依外，近奉軍門復調征剿行令，致仕宣慰彭九霄親統啓行，不意宣慰使彭良臣在任病故，有彭蓋臣係宣慰的親次男，見年一十四歲，與故兄彭良臣同母再氏所生，應該承襲，別無違礙。乞比照永順土舍彭宗舜事例，賜給冠帶，撫管地方等情。爲照土官襲替，必經原籍該管衙門委官重覆查勘。今彭蓋臣不在隨征之列，未經結勘，但伊父彭九霄見在統兵本舍，又稱選帶家丁三千名前往報効，似應俯從。呈詳到院。爲照彭蓋臣本以章一，早著英風，自選家丁，隨父報効，即其一念報國之誠，已有可嘉。况有查係應襲次男，近日報効家丁於潯州平南諸處，又能奮勇破賊，斬獲數多，則蓋臣身雖不出戶庭，而功已著於異省。除別行具題外，合就遵照欽奉敕諭，內便宜事理，給與冠帶。爲此，仰官舍彭蓋臣先行冠帶，就彼望關謝恩，撫管地方，仍須有志持身，正己律物，願章服之在躬，思成人之有道，念傳世之既遠，期紹述於無窮，益竭忠貞，以圖報稱。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徑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日牌 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恩田等處，土酋倡亂，復調永保二司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各統領舍目，聽調勦賊。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勦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是皆各官慰及伊官男平日素抱忠誠報國之心，故能身督各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徭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牌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禮物，照依後開數目，各用鼓樂，發宣慰。

彭明輔、彭九霄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各宣慰官舍目兵人等查照單開等明，逐一支出賞犒，就彼督發各兵回還休息。支過數目，開單查考，俱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保靖宣慰司

宣慰彭九霄：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 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蕊臣：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永順宣慰司

宣慰彭明輔：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 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宗舜：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冠帶把總頭目，每名三兩重銀牌一面。領征管隊冠帶頭目，每名二兩重銀牌一面。旌甲小頭目洞

老，每名一兩重銀牌一面。隨征士兵，每名銀二錢。家丁銀一錢。病故頭目，每名銀四兩。病故士兵，

每名銀二兩。首級每顆銀一兩。賊首銀三兩。生擒每名銀二兩。

調發武緣鄉兵搜剿八寨殘賊牌 六月十八日

先該本院進剿八寨賊巢已破，但餘黨逃遁，尙須追捕。訪得各處鄉民，素被前賊劫害，多有自願出力殺賊報讎。及訪得武緣縣地方嬰墟等處鄉兵，素稱驍勇慣戰，皆肯爲民除害，已經牌差經歷羅珍等前去起調，誠恐各官因循，姑未究治。看得通判陳志敬蒞官日久，前項嬰墟等處鄉兵，曾經訓練，頗得其心，合委催督爲此牌仰本官，速往嬰墟等處，即將前項鄉兵，量行選調，多或一千五百名，少或八九百名，各備鋒利器械，仍督經歷羅珍等，分統前赴賓州照名關支行糧等項，就彼相機搜剿前賊。仍聽參將沈希儀調度節制，務有功次，一體重加旌

賞仍諭以當此農忙暑月，本院亦不忍動勞爾民，但欲爲爾民除去地方之害，不得已而爲此，爾等各宜仰體此情，務要盡心効力，以報爾讎，是亦一勞永逸之事。先將調過名數并起程日期，隨牌回報查考。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 七月初三日

看得思田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征剿八寨，搜屯日久，勞苦實多，合行量加犒勞。爲此牌仰右江道分巡官，卽行賓州，起撥夫役人等，將見貯軍餉糧米，照依後開數目運赴三里地方，各自節營去處，分給各兵，以見本院犒賞之意。開數繳報查考。

計開

盧蘇二百石 王受一百五十石

給土目行糧牌 七月初八日

照得本院見在進兵征剿八寨，徭賊而鎮安頭目岑瑜等，率領日兵四百五十名，前赴軍門，自願隨軍殺賊報効，意有可嘉。除量行犒賞外，仰分巡右江道官將各目兵，卽行照名給與行糧一月，就發都指揮高崧哨內，聽憑督調殺賊。獲有功次，一體解驗，以憑給賞施行。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 八月初十日

據副使翁素呈：議得南丹衛城垣，并鳳化縣城垣，合用銀兩。看得該道議於八寨地方，移立南丹衛，三里地方，移設鳳化縣，俱各查訪相應，人心樂從，其築立城垣，起造公廨等項，料價工食，一應合用銀兩，既經該道守巡官公同計議停當，南丹衛該銀三千六百四十五兩，鳳化縣該銀三千一百七十六兩，其食米南丹衛一萬石，鳳化縣八千石，每石價銀三錢，共該銀五千四百兩。見今各處倉廩，貯有糶米，尙穀支給候缺米之日，照數給價，先各量支一半，收貯聽用。南丹衛一千五百兩，鳳化縣一千二百兩，准議於南甯府庫貯軍餉銀內支給。該道各官

仍要推選力量廉能官各一員，委同該衛指揮孫綱，及該縣掌印哨守官，親至南甯府照數支出，三面秤面匣收領，付賓州庫寄貯，置立支銷文簿，該道用印鈐記各付一本收執，每用銀兩，即同該州官開封動支，照數登記，務在實用，不得花費分毫。工完之日，開數繳報，通將各支銷簿會合查考。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詣調度，督促工程，務在精緻堅牢，永久無壞。當茲盜賊蕩滅之餘，況又秋冬天氣，正可及時工作，各官務在上緊催督，晝夜鳩工，不日而成。一則可以速屯防守之官兵，二則可以不妨來歲之農作。城完之日，本院自行旌保擢用，決不虛言。各官視官事須如家事，刻刻盡心，仰稱朝廷之官職，中副上司之委任，內以建自己之功勞，外以垂一方之事業，豈不事立身榮，功成名顯，垂譽無窮者哉！若其因循玩愒，墮積廢事，非獨自取敗壞，抑且罪責難逃。仰該道備行各官查照施行，期務體勤勩，勿付之意，毋負毋負此繳。

行左江道賑濟牌 八月初十日

案照先因南甯府軍民困苦，騷擾二年有餘，况天道亢旱，青黃不接，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將停歇湖兵之家，量行賑給。然各色軍民人等，同被騷擾，均合行賑。為此牌仰本道官吏，會同分巡道，即行南甯府備查府城內外大小人戶，照依後開等第，就於軍餉米內照數通行賑給。務使各沾實惠，毋容奸吏斗級人等作弊剋減，有名無實。事完開報查考。

計開

鄉官舉人監生之家，每家三石。生員每家二石。

大小人戶，每家一石。貧難小官，通行查出，量分差等呈來給賑。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 八月十五日

據副使翁素呈估計起造思恩府城池等項，通用銀八千五百七十七兩零。看得思恩府城垣，仰行知府桂

鑿，自行督工起築，合用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准照議於南寧府軍餉銀內動支。就仰桂鑿公同該府掌印官，當堂秤明匣鎖，領回寄貯賓州庫內，查明前批南丹衛事理，置立文簿支銷。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至地方料理催督，務要修築堅固，工程早完。事畢，開報查考。繳。

獎勞勦賊各官牌

八月十九日

照得八寨積爲民患，今克勦滅，罷兵息民，此實地方各官與遠近百姓之所同幸。昨者，敷文之宴，已與百姓同致其喜，而犒賞尙未及行。爲此牌仰南甯府官吏，即便動支庫貯軍餉銀兩，照依後開則例，買辦綵幣羊酒，分送各官，用見本院嘉勞之意。開報查考。

計開

副總兵張裕

副使翁素

各花二枝二兩

段四疋十兩

羊四隻三兩

酒四埕一兩

參政沈良佐

僉事吳天挺

副總兵李璋

參將張經

馮勳

各花二枝二兩

段二疋六兩

羊二隻

酒二埕共二兩

知府桂鑿

同知陳志敬

林寬

推官馮衡

同上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照得田州府士官岑猛，稔惡不悛，搆禍鄰境，該前軍門奏奉調兵征勦，并將伊妾子女岑邦相等，及各日家屬解京，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及將出繼武靖州次男岑邦佐遷徙。已將岑邦佐及母妻人口家當，差委指揮周胤宗等解發福建漳州府安置爲民，及將岑邦相等押發南雄府監候聽解。去後，續照本爵欽奉敕諭：「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可撫則撫，當勦即勦，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奏聞區處。」欽此。欽遵。隨據頭目盧蘇等率衆自縛來降，軍門仰體朝廷好生之德，俯順其情，安插復業，及因其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等因。已該本爵議將該府四十八甲內割八甲，降立田州，立其子一人以承其後云云。合將岑邦佐仍爲武靖州知州，保障地方，而立邦相於田州，以安守其宗祀，庶爲兩得其宜，已經具題外。今照前項地方撫處寧靖，所據各男，應合取回議處。爲此牌仰福建漳州府官吏，即將發去安置爲民岑邦佐并母妻人口家當，通取到官，照例起關，沿途給與脚力口糧，差委的當人員押送軍門，以憑而審施行。仍行本省鎮巡衙門及布政司知會，俱毋違錯。

批參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 八月二十四日

看得五屯係遠年賊巢要害之處，而備禦廢弛若此，正宜及此平蕩之餘，經理修復。今該道各官公同議處，要將城垣展拓，建置守備等衙門，及將該所分調各處哨守旗軍，盡數取回調用。廣東協守官軍發回原衛缺伍糧軍，清查足數，每年貼贖藤縣甲首銀一百兩，通行除免。查編甲軍，務足千名之數。議處悉當。除本院已經依議具奏外，仰該道各官照議施行。仍行總鎮總兵及鎮巡等衙門知會該府縣衛所等官俱仰查照施行。繳。

告諭新民 八月

告諭各該地方十冬里老人等，今後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爲心，不得乘機挾勢，侵迫新舊，投撫撞撞，人因而脅取財物，報復舊讎，以致驚疑遠近，阻抑向善之心。有違犯者，官府體訪得出，或被入告發，定行拏

赴軍門處以軍法，決不輕恕。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 八月二十五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乞要致仕。看得本官識見練達，才行老成；且於左江一道，夷情土俗，熟諳久習。今地方又在緊急用人之際，本院方切倚任，况精力未衰，偶有疾患，不妨就醫調理，豈得遽爾懇辭求歸？近因征勦潯州諸處賊巢，冒暑督兵，備歷艱阻，功勞茂著，不日朝廷必有旌擢之典，仰本官且行安心管理該道印信，勉進藥餌，暫輟歸圖，以慰上下之望。毋再固辭，有辜重委。此繳。

批蒼梧道創建數文書院呈 九月初六日

據僉事李傑呈，據梧州府并蒼梧縣學生員黎灑、嚴肅等連名呈，欲於縣之側，照依南寧書院規制，鼎建書院一所，看得崇正學以淑人心者，是固該道與有司各官作興人才之盛心，亦足以見該學師生之有志舉而行之，夫豈不可？但謂本院能講明是學，而後人心興起，則吾豈敢當哉？該學師生既稱號房缺少，不足以爲講論遊息之地，合准於舊書院之旁，開拓地基，增建學舍。該道仍爲相度經理，合用銀兩，亦准於該府庫內照數動支，務速成功，以底實効，毋徒浪費，以飾虛文。完日繳報。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先該本院分道進勦八寨，及於八寨周安堡移設南丹衛，以控制要害。查將遷江等所通賊指揮王祿等，明正典刑，斬首示衆，及將各該目兵通發煙瘴地方哨守。後因王祿等哀求免死，容令各領兵目殺賊贖罪，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亦爲懇請，遂遵照欽奉敕諭便宜事理，容令報効贖罪。就委南丹衛指揮孫綱、監督王祿等各領土目兵夫人等，與同該衛所官軍，前去八寨周安堡相兼屯節搜勦，及將移設衛所估算合用未石甄瓦匠作人夫工食等項，一面擇日興工，先築土城，設立營房，以居民衆。又委南甯府同知陳志敬支領官餉銀兩，前去協同督

理，俱具奏行事外。今訪得王祿等與孫綱舊連姻婭，而該衛各官又皆親舊狎恩，特愛不聽約束，所據違梗各官，俱合從重究治。姑且記罪，合行改委。看得指揮李楠年力富強，才識通敏，頗有操持，能行紀律。爲此牌仰本官即便前去守備賓州，及新改南丹衛地方，遵照本院欽奉敕諭便宜事理，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仍聽總副兵及該道守巡兵備官節制。該衛各官及土官王祿等，敢有違犯約束者，當卽治以軍令。本官務要殫忠竭力，展布才猷，與同南寧府同知陳志敬上緊起築城垣，相機撫勸餘賊，務建奇功，以靖地方，以副委任。事完之日，奏功推用，決不相負。若玩愒日月，苟且因仍，事無成效，罪亦難追。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俱聽從宜區處，就近於該道守巡等官處計議施行。事體重大者一面申稟軍門本官，合用廩給等項，聽於賓州軍餉銀內支給。指揮孫綱仍照舊掌管衛印，通行總鎮總兵及鎮巡衙門知會。

續編 六 征藩公移上 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兌糧牌 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據贛縣興國永新等縣縣丞等官李富雷鳴嶽等呈稱：「各蒙差押糧里裝運正德十三年兌漕米，到於吉安水次，聽候交兌，經今數月，未見糧船回還。况今省城擾亂，被將各處兌米盡行搬用，恐被奸人乘機越來搬搶。」等因到院。爲照所呈係于兌漕錢糧，合行處置。爲此抄案仰回府即便處置空閒倉廩，或寬敞寺觀去處，令各糧里暫將運來兌漕糧米收囤，候官軍回日聽其交兌，毋得遲誤，致有他虞。仍行管糧官知會。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六月二十日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照參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

布，若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收買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剋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參鞫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即查前項布價并貢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上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己，及查報不實，未便。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及照福建浙江，係江西鄰省。今甯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閩浙。若不先行發兵，乘間搆虛，將來之噬臍何及！除行湖廣廣東，及行漳南道，即將見在上杭教場操練兵快，并取漳州銃手李棟等，責委謀勇官員統領，直抵本院住劄吉安府，隨兵進勦外，仰抄案回司，會行都按二司轉行各道，并行鎮巡等衙門各一體查照知會，選調兵馬，選委忠勇膽略堂上官督領各項交界地方，加謹防截，相機夾勦。仍知會浙江都布按三司一體遵照施行，俱毋違錯！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剿外，但彼聲言欲途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都留根本，咽喉所關，雖以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誘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掄，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頗爲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變，傳檄旁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駑，牽蹶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撫安百姓告示 六月二十二日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勸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効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 六月二十七日

近因省城遭變，戕害守臣，正人心思，奮忠義効用之時。訪得永新縣梅花峒及龍田、上鄉、樟楓、關北諸處，人民精悍，見義能勇，擬合起調。爲此今差千戶高容齋牌前去該縣，著落知縣柯相，即便起集梅花峒等鄉精勇民兵大約一千名，各備使用堅利器械，選差該鄉義官良民部領，就委該縣謀勇膽略官一員總領。其合用行糧或募役之費，就於本縣在官錢糧查支，不分兩夜，兼程前進軍門，聽候調遣。此係緊急事理，毋比尋常賊情，敢有放違，定以軍法從事。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 七月初五日

照得本院駐兵吉安，節據廬陵等縣人民告稱：「自五月以來，天時亢旱，田禾枯死，衣食無所仰給，稅糧難以措辦，近蒙僉點民兵，保守把截，農業既妨，天時不利，人心皇皇，莫知所依。」等因到院。參照邇者省城反叛，煽動軍民各屬，調發官軍，僉點民壯，保障城池，把絕要隘，團結保甲，隨同征進，人皆爲兵，不暇耕種，况兼三月不雨，四郊赤地，民之危急，莫甚於此！本院除具題外，爲此仰抄案回府，著落掌印正官，即便親臨踏看災傷輕重，分數覆查相同，取具鄉都里老及官吏不致扶同重甘結狀，申報本院，火速徑自差人具奏。本年各項錢糧暫且停徵，候命下之日，另行區處，毋得遷延坐視，重貽民患，取究不便。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 七月初八日

照得江西甯府據城謀叛云云，仰抄案回府，即便備行巡按兩廣監察謝御史，伍御史，查照知會，凡軍中一

應事宜，悉要本官贊理區畫，以匡本院之不逮。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院送發本官，驗實紀錄。官兵人等，但有騷擾所過地方，及軍前逗遛觀望，長避退縮者，就行照依本院欽奉勅諭事理，治以軍法。抄案官吏，具行過日期，同依准申繳。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剿墳廠牌 七月十三日

爲照本院親督諸軍，刻期於本月二十日，進攻南昌府省城，以破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會伏兵三千於老墳廠，新墳廠諸處，以爲省城應援。若不先行密爲撲剿，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揜襲我師，未免爲牽制。爲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安縣知縣萬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約會，刻期分哨，設伏運奇，並力夾剿。各官務要詳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疎失。仍一面差人爪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審驗解院，轉發記錄，照例具奏陞賞。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國難。苟或觀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道。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剿賊牌 七月二十五日

切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等官知府伍文定、邢珣等統領，分立哨分，授以方略，令其併力進剿，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己見，自爲異同，累有事機可乘，坐視輒致違錯。本當擊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援，聲息已逼，慮恐各官仍蹈覆轍，臨期或致愆事，擬合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原領軍兵，在於見駐筭處，務要遵依方略，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有異同，以致誤事，定行罪坐。所由，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先具不致異同重甘結狀，并不違依准隨牌繳來。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 八月十六日

照得甯王自正德二年以來，圖爲不軌，誅求財貨，強占田土，池塘屋基，立表所至，敢怒而不敢言；稅糧在戶，而租利盡入王府家眷在室，而房屋已屬他人，流移困苦，無所赴愬。見今天厭其虐，自速滅亡，一應侵占等項，合行改正，以甦民困。爲此案仰南昌府，即便清查甯王并內官校尉倚勢強占，不問省城內外，查係黃冊軍民，該載稅糧明白，卽與清復營業收租住坐，不許鄰佑佃民，仍前倚勢爭奪。其曾經奏請如陽春書院等處，雖有侵占，難以擅動，俟修行處治外，仍行官吏務要盡心清查，以副委用。毋得徇偏私執拘，致生弊端。通毋違錯。

批江西按察司優恤孫許死事 八月十五日

據按察司呈，副使許遼家眷，日食久缺，并孫都御史未曾殮殮等情。參看得各官被賊殺害，委可矜憐，合於本司庫內各支銀三十兩，以禮殮殮，候裝回日，盤費水手，另行呈奪。許副使家眷缺食，亦聽支銀五十兩，給付應用。取具各該領狀，并殮殮過由，同批呈繳。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 八月二十九日

照得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被甯賊殺害。續該本院統兵攻復省城，嘗給銀兩買棺裝殮，間隨據伊男孫慶帶領家人前來，扶柩還鄉。所據護送人員，擬合行委爲此牌仰府官吏，卽於見在府衙官內，定委一員，送至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河下交割，并行沿途經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各撥人夫，程程護送，仍仰照例從厚僉撥長行水手，起關應付人夫脚力，驗口給與行糧，毋得稽遲未便。

討叛敕旨通行各屬 九月初二日

節該欽奉聖旨勅，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奏報江西甯王殺害巡撫等官，燒燬府縣，肆行反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先差安邊伯朱泰爲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去南京，相機剿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各邊官軍，前去江西，擣其巢穴。又命南和伯方壽祥，及

南直隸、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照擬定要路，住劄把截。今特命爾爾照依該部會奏事理，會同鎮守太監王宏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在於所屬緊要地方，分布防禦。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布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快，定擬住劄地方，聽候調用。軍中事務，俱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一遇有警，勿謀策應，或就會合各路人馬，設法剿捕。仍出給榜文告示，遍發江西及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量加恩典。不許乘機挾讎，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宜，敕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爲風憲大臣，受茲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賊。尤要詳審慎重，計出萬全，務俾地方甯靖，軍民安堵，以紓朕南顧之憂。庶稱委任。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仰都布按三司，照依案驗備奉救內事理，通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

九月初二日

照得屬者甯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云云。擬於九月十一日，親自督解赴闕。但應赴解人犯，并護解官兵數多，本地驛遞殘破，紅站座船俱被廢毀無存，議雇民船自浙取道而北，須煩兵部於南京、濟州、江淮二衛馬快船內，各撥十隻，中途接載。庶克有濟。爲此移咨特差千戶林節，主簿于旺前去，煩請選撥馬快船二十隻，點齊撐駕人役，差委的當官員，與差去官預先押至鎮江河下，候本職到彼替換裝載而行，實爲兩便。諒甯藩之叛逆，固天下臣民之所共憤，則今日之獻俘於京，以彰天討，必亦忠臣義士之所共欲，當不吝於煩勞也。仍希先示之。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

九月初四日

照得本年六月十四日，甯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檢去訖，中間多係各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攢并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項原收某府州縣解到某色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贓罰。

金銀器物等件各若干，甯王盤檢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即今見在若干，務要通行查明，備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施行。仍行南昌等府州縣一體遵照，將起解赴庫錢糧查報，俱毋違錯。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甯府庫藏 九月十一日

照得甯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并各府知府，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該司掌印官，督同南昌府同知何繼周及南新二縣掌印官，定委老成曉事官二員，分領僉定大戶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仍令兵快把守甯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輒。二司掌印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關點，毋得視常虛應故事，倘致疎失，責有所歸。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 九月十二日

照得節該欽奉敕諭：「但有生擒盜賊，鞫審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事例，陞賞激勵。欽此。」爲照甯王謀反，隨本院調兵，已將甯王俘執，謀黨李士賢、劉養正、王春等并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亦就擒獲。即今見該本院不日親自督解赴闕，式昭聖武。及紀功御史謝源、伍希儒亦各赴京復命。所有各哨官兵，尙在搜剿殘孽，惟恐解報前來，不無缺官紀錄。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如遇各哨官兵解到叛賊并賊仗等項，務要從實審驗，應處決者，照依本院敕諭事理，就行斬首，賊級梟掛，明白紀錄，備造印鈐文冊，差人徑自奏繳，仍造清冊一本，繳報本院查考，毋得違錯，不便。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 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大亂剿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被殺，巡按及三司府州縣衛所等官，俱各戴罪聽參。本院卽今又督官兵押解甯王并其黨與赴京，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痍未起，驚疑未息，雖經撫諭，誠恐本院去後，或

有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防守。爲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等，即便照依後開班次，輪流各行量帶官兵，晝夜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擾，候撫按官員及三司等官到任，事定之日，方許回還，照舊管事，毋得違錯。

計開：

一班：知府伍文定、邢珣。

二班：徐璉、戴德儒。

三班：曾瑛。

四班：周朝佐、林城。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

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僞頗滋，吏政多弊，撫治之責，已號煩難。况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剋之費，軍伍有缺乏之虞，奸惡僞與，災旱荐作，法度申明之未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厘革撫綏，力尙未徧，若不條析處分，深爲未便。爲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固已剿平，地方守備，難便廢弛，除南新二縣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撥守門外，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於所屬鄰近府州，酌量原編機兵多寡，量取裒二千名，各委相應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較視點閱，其各兵口糧，就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兌淮，間有被賊虜掠，其未兌及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未經賊掠者尙多，誠恐官吏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侵欺，合先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即行各該府州縣將已兌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

干，果被賊虜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允捏作已兌，不曾被賊捏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府吏坐擬贓罪不恕。

一、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於恤。仰布按二官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議處。

一、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即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著令頂補軍役，暫委官員管領，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尚多。今既奉有榜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即爲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爲非者，擒捕施行。

一、甯王莊田基屋湖地并甯府官員人役及投入用事從逆等項人犯田產，例應籍沒，合先查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員，逐一清查。如田莊要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干，湖地廣闊若干，房屋幾間。今年見在花利，即便收貯所在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係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賣仍佃者，俱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輒行據占者，先行拏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廩有殘圯應合脩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參酌緩急，行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人偷盜。

一、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

原發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即今已修完并已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應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該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仰抄桑回司著落當該官吏，即便查照施行。仍呈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知會，俱毋違錯。

計開

甯王郡王將軍世子共十六名

見在十四名：宸濠 棋枰 覲鋌 棋櫛 宸洵 宸瀛 覲鑾 宸汲 宸湯 宸瀛 宸漣 宸

瀧

大世子一哥

已故二名 棋械 二世子二哥

謀黨重犯六十七名

見在五十九名：劉吉 涂欽 樂平 黃瑞 傅明 陳賢 尹秀 梁偉 沈鑿 熊綬 周瑞

吳松 張嵩 李蕃 于全 秦榮 蕭奇 徐韜 賀俊 李琳 丁瓚 王儼 甘柱 王琪

楊昇 張隆 劉勳 葛江 楊允 徐銳 丁綱 夏振 唐玉 何受 朱煜 馮晏 周勇

周鼎 於琦 張鳳 袁貴 聞鳳 顧正 顧雄 徐紀 倪六 王鳳 唐全 閔念八 李世

英 徐淦鳳 張宣 閔念四 凌十一 萬賢一 朱會价 萬賢二 熊十四 熊十七

已故八名 萬銳 陸程 劉養正 余祥 甘楮 王信 盧鋪 劉子達

宮眷四十三口 趙氏 萬氏 鍾氏 徐氏 宣氏 張氏 張氏 陸氏 蔣氏 陸氏 趙氏

王氏 王氏 李氏 朱氏 鄭氏 陳氏 徐氏 劉氏 何氏 張氏 祥瑞 王氏 錦英

王氏 徐氏 周氏 周氏 桂祥 陳氏 春受 劉氏 顧氏 陳氏 婆氏 王氏 艾兒

碧雲 劉氏 申香 異蘭 愛蓮 彭氏

小火者二口 樂秋 樂萱

馬八匹 金冊十二副計二十四葉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九月二十四日

爲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供已擒獲，黨類亦多誅剿，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同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尙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爲非者，况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爲由，因而劫殺人財，雖嘗輯捕禁約，而官吏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認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衆所畏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

遞用憑稽考點聞，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即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拏問，決不輕貸。

獻俘揭帖 九月二十六日

准欽差提督費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今照聖駕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由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再行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事機，難以悔罪。」等因。准此。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已將甯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准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并甯王及各黨類回省，爲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即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伴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守。其甯王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焰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回省城，中途疎虞，尤爲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瘡痍，沿途亦即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鎮國將軍棋、械、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尙未痊可，若更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亡，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甯王，先已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即解獻。違慢疎虞，罪將焉道？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准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庫，待命定奪。况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甯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女，行

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 十月初六日

據吉安府申奉本院鈞牌，查得本府在庫止有贓罰紙米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兩零，其各縣寄庫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零，俱係轉解之數，以難支動。見今動調各處軍快人等數多，誠恐支用不敷。及查廬陵等九縣貯庫錢糧，亦多稱乏，合行隣近府分幫助支用。緣由到院，爲照江西甯府變亂，雖經本院起調廣東福建二省漢土狼達官軍，江西南贛等處兵快，計有二十餘萬，合用糧餉，大約且計三四月之費。今該府所申，堪支紙米等銀止有一萬五千四百有零，其餘俱係解京之數，就便從權支用，亦有未敷。必須於各府縣見貯錢糧數內，查支接濟，庶不誤事。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本府，即將收貯在庫不拘何項錢糧，急通行查出三分爲率，內將二分稱封明白，就委相應官員，不分雨夜，領解軍門，以憑接支應用。此係征討叛逆軍機重務，毋得稽遲時刻，定以軍法論處，決不輕貸。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甯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卽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文一至啓行。去後，今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查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卽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迴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

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挪借，惟復措置之數，務要清查明白，類造文冊，呈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捏報者，就便拏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防制省城奸惡牌 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甯王之變，巡邏無官，非但軍門凋弊，禁防疎闊，兼又軍馬充斥街巷，難辨真偽，有等無藉小民，因而售奸爲惡，恐致日久釀成大患，必須預防早戒，庶使地方有賴。查得江西都司都指揮馬驥，素有幹材，軍民畏服，合就行委。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即行本官不妨原任，嚴督府衛所縣軍民兵快，并地方總小甲人等，於省城內外，晝夜巡邏，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潔靜街道，禁緝喧爭，但有盜賊，即便設法擒捕，務在得獲解官，問招呈詳，不許妄拏平人，攀誣無干良善，及縱令積年刁徒，嚇詐財物，擾害無辜，仍要嚴加省諭，遠近鄉村居民，各安生理，毋得非爲，及容隱面生可疑之人在家，通誘賊情，坐地分贓，敢有故違，仰即拏赴軍門，治以軍法。承委官員，務在地方爲事，用心管要，以稱委用，不得因循怠忽，取究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聖駕南征，所有供應軍馬糧草并合用器皿等項，已該江西布按二司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各縣應用。近訪得各該官吏，多有不遵法度，或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己，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豬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徧。中間積年刁徒，又行百般需索，稍有不遂，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拏，加以刑辱，重行追索。若不查禁處置，深爲民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布政司掌印官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俱要造冊開報，以憑查考。事畢之日，再行議處，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即行查究禁革。未到

官者，毋再追併，已在官者，照數給還。中間敢有隱瞞，纖毫不發，體訪得出，或被人首告，定行拏問賊罪，決不輕貸。仍先出給告示，發仰所屬張掛曉諭，務使知悉，俱毋違錯。

禁省詞訟告諭 十二月十七日

近據南昌等府州縣人等訴告各項情詞到院，看得中間多係戶婚田土等事，雖有一二地方重情，又多繁瑣牽擻，不干己事，在狀除情可涉疑者，亦量輕重准理，其餘不行外，爲照江西地方，近因甯王變亂，比來官軍見省城空虛，况聞聖駕將臨，有司官員，俱各占委用，分理不暇，遠近居民，又有差役答應奔走，無休本院志在撫安地方，休息軍民，當此多事之時，豈暇受理詞訟，必待地方寧靖，兵衆既還，官府稍暇，方從容聽斷。爲此合行出給告示，曉諭各府州縣軍民人等，暫且各回生理，保爾家室，毋輕忿爭，一應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輒興詞訟，不思一朝之忿，錙銖之利，遂致喪身亡家，始謀不減，後悔何及。中間果有臧官酷吏，豪奸巨賊，虐衆殃民，患害激切者，務要簡切直言，字多不過一二行，陳告亦須自下而上，毋致藐越。其餘一切事情，俱候地方甯謐，官軍班還之日，各赴該管官司告理，若割斷不公，或有虧枉，方許申訴，敢有故違，仍前告擾者，定行痛責，仍照例枷號開發，決不輕貸。

再禁詞訟告諭 十二月

照得本院屢出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令其含忍甯耐，止息爭訟。而軍民人等，全不體息，紛紛告擾不已，及看所告情詞，多係小事忿爭，全是繁文牽掙，細字疊書，殊可厭惡。當此多事，日不暇給，詞狀動以千百，徒費精神，何由遍覽。除已前情詞，俱已不行外，爲此再行曉諭，敢有仍前不遵告諭，故違告擾者，定行照例枷號，從重開發，的不虛示。

計開：

一、本院係風憲大臣，職當秉持大體，正肅百僚，非瑣屑聽理詞訟之官；今後軍民人等，一應戶婚田土鬪爭，債負錢糧差役等事，俱要自下而上，府州縣間斷不公，方許告守巡按察衙門，守巡按察間斷不公，方許赴本院陳告。敢有越訴，瀆冒憲體者，痛責。

征藩公移下 凡二十九條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 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准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咨內開：「頗爲查照將征勦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甯府反叛，謀危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吉安，隨具本奏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招募四方報効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同京復命，又復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云。照得江西逆賊，旣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錄。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勦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造冊覆驗。除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効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

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銜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璣 饒州府知府林瑛 廣信府知

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康府安義縣知

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暉 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高容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泌 袁州府推官陳輅
南昌府甯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知縣
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昌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新昌縣知縣王
廷 饒州府安仁府知縣楊材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官嚴鏜 臨江
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鑿 瑞州府推官金鼎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瑤
贛州衛正千戶劉鏜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 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
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甯縣縣丞張翹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
府餘干縣龍津驛縣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市汶驛縣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縣義官蕭庚 南安府上猶縣
義官尹志儼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鼂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行僉事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參政黃繡 閒住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參謀驛

丞王思 參謀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琨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

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

鄒瓚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

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

六名願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

首賊一百零四名。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口，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賊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五分八釐五毫。

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馬一百零八匹，驢騾一十三頭，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金冊二付。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六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進繳征藩鈞帖 四月十七日

卷查先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節該欽奉制諭，」江西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軌，欲圖社稷，得罪祖宗，茲特命爾統率六師，往正其罪，殄除叛逆，以安地方。其隨軍內外提督及各處鎮巡等官，悉聽節制。欽此。欽遵。」合行鈞帖。仰提督南贛汀漳兼巡撫江西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已經依奉，備行各屬欽遵，及具不違依准，備由呈繳。去後，本職遵奉總督軍門節制方略，領部下官軍，克復南昌府城，擒獲叛黨宜春王祺

裨，及將軍儀賓從逆守城人等一千有餘，隨於鄱陽湖等處，連日大戰，擒獲叛首甯王宸濠，并其謀主李士質，劉養正，王春等，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及其黨與脅從人等，共一萬一千有奇。除將擒斬緣由先後具奏外，竊照宸濠謀危宗社，陰蓄異圖十有餘年，及其稱兵倡亂，遠近憂危，海內震動，仰賴總督軍門統領六師，奉天征討，督率內外提督等官，及運謀設策，分布前來南京江西等處，相繼進剿，故旬月之間，掃平逆黨，奠安宗社，此皆總督軍門神武英略，奇謀妙算，一振不殺之威，遂收平定之績，而內外提督等官，協謀贊成，并力効命之所致也。職等仰仗德威，遵奉方略，不過奔走驅逐，少效犬馬之勞而已，何功之有。所有原奉鈞帖，今已事完理合，進繳除部下獲功官兵人等，備行紀功官徑自查審繳報外，緣係十分緊急軍情，及奏繳鈞帖事理，合行具由呈乞施行。

行江西二司搜勦鄱陽餘賊牌 五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鄱陽湖等處盜賊，節行告示曉諭，各安生理，而稔惡不悛者尚多。又有應捕人等，相率同盜，或名雖投首，實陰懷反側。近因本院住劄省城月餘，節據官民赴告盜賊縱橫，隨行巡捕等官，上緊緝捕，未見以時獲報。各官平素怠玩，本當參拿究治，姑且記罪。另行所據前賊苟不速勦，未免釀成大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備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分守該道，分巡該道，密切齋文，分投近湖各府縣該司等衙門，著落掌印捕盜等官，各選驍勇機快人等，各備鋒利刀鎗弓箭火銃等項，雇慣經風浪船隻，及能諳水勢水手撐駕，查將在庫官錢，給作口糧，選委膽略官員管領，俱聽都指揮僉事馮勳總統約束，分布哨道，多差知因人役探賊向往，就便刻期剿殺，務限一月之內盡獲，無留芽孽遺患。若遠限不獲，先將各官住俸，殺賊若怠玩兩月之外，通行解赴軍門，治以軍法。其兵快人等，若有遠限逗遛，畏縮誤事者，就仰總統官於軍前查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量以軍法罰治。仍要戒約應捕，不許妄拿平民，及容賊妄攀，嚇詐財物，并賣放真盜，濫及無辜，敢有故違，一體治以軍法。承委各官務要慎重行事，不得輕率寡謀，中賊奸計。所獲功次，俱仰解赴該道，從實紀錄造報，以憑查考功罪輕重罰賞。如違

節制，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軍中未盡機宜，該道徑自處置施行。仍一面先督所屬府縣，查照本院先頒十家牌式，上緊編謄，以爲弭盜安民之本，俱毋違錯。

追勦入湖賊黨牌 十五年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逆犯楊本榮等百十餘人，撈船逃入鄱陽湖等處，乞行南昌、饒州等府縣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乘機合兵捕剿。爲此牌仰守巡南昌道，卽行點選驍勇軍快六七百名，各執備鋒利器械，給與口糧一月，就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統領，星夜躡賊，向往用心緝捕。獲功人役，一體重賞。如有違令退縮者，違照欽奉敕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相機而行，毋得退避輕忽，有失機宜，致賊遠竄貽患地方。軍法具存，罪亦難道。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 十二月二十三日

照得本院及嶺北守巡該道并贛州府衛所縣開完批申呈詞，因犯紙米工價賊罰等項，及官廠日逐收到商稅銀兩，俱經該官府追收貯庫，以備軍餉。年久未經清查，該府官吏更換不常，中間恐有那移侵漁隱漏等情。爲此仰抄案回道，卽便親詣贛州府庫，督同該府官先將正德十二年二月起，至正德十五年九月終止，各項紙米工價賊罰商稅等項銀兩卷簿，逐一清查盤理。要見軍前用過若干，卽今見在若干，有無侵漁隱漏若干，及有衣物等項，年久朽壞，相應變賣若干，備查開冊繳報本院查考。如有奸弊，就便拏究追問，具招呈詳，毋得故縱，未便。

申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家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

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剿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卻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消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尙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而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況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盡思之。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產 十一月二十日

照得逆黨沒官房屋田產等項，近經司府出佃與人暫管，候命下之日定奪。近訪得官民之家，不論告佃年月先後，地里遠近，應否一槩混爭，若不預爲查處，立定規則，將來必致大興告擾，漸起毀端。爲此仰抄案回司，即查前項沒官房屋田產實計若干處所，某月日期，經由某衙門與某人，務以年月先後爲次，先儘本縣人戶，然後及於異縣，先儘本府人戶，然後及於異府，中間多有勢豪之徒，不遵則例，妄起爭訟，或不由官府，私擅占管，占住者，該司道行查出呈來，以憑鞫問，參究施行，毋得容隱及查報不清，未便。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 十一月二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盜賊之縱橫，由於有司之玩弛。沿流推本，實如所呈。失事各官，俱合提究，以警將來。但地方多事未完，缺人管理，除該府縣掌印官，姑且記罪，責令懲創奮勵，修敗補隙，務收桑榆之功，以贖東隅之失。其巡捕等官，即行提問，以戒怠弛。仍備行各府縣掌印巡捕等官，自茲申戒之後，悉要遵照本院近行十家牌諭，及於各街巷鄉村，建置鑼鼓等項事理，上緊著實舉行，嚴督查考，務驗前車之覆，預爲曲突之徙。毋得仍前玩忽怠弛，但有疎虞，定行從重拏究，斷不輕貸。此繳。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十一月二十六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蠶起，劫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往來該道，臨督所屬，設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教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與廉激懦，祛弊懲奸，務以息訟弭盜，康甯小民。毋憚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繳。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告示一應平日，隨從逆府舍、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煙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故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守身家，毋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持復讐，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官司參究，論以窩藏逆黨，同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以罪。除已奏請外，仰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人 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須勸化餉東，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當

軍律伴當是隸防夫等項名目，挾勢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貸。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十六年

據整飭桂衛永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汪玉呈稱：「本道接管，看得議奏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件內，一件審處賊遺田地，俱經查勘明白，屬宜章者，撥與該圖領種，屬臨武者，各歸原主，屬桂陽者，原議候設立大堰三堡，撥給各堡軍兵頂種，續奉巡撫衙門批委同知魯玘，再行踏勘計處，一件添設屯堡，以嚴防禦。見奉提督衙門案驗區處，其第一件設縣，所以便撫禦最爲緊要重大，縣所既設，則更夫有所歸著，哨營可以掣散。至於添屯堡，處巡司併縣堡，審田地四事，可以次第興行。但先因廣東守巡兵備等官所見或異，致蒙該部請命提督大臣親詣勘處，又緣別有機務未即臨勘，至於今日，本職竊意廣東各官決無不肯協和成事之心。蓋因比時多事，未暇細閱文書，及查原經委官，止有同知魯玘，見在原奉提督衙門行令徑自約會廣東各官，速將設縣事情，及添設屯所事宜查議。險行同知魯玘前去約會廣東該道委官議處，本職仍親詣適中地方約會外，理合呈詳施行。」等因到院。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案驗云云。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各無苟且搪塞。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前項立縣等事關係地方安危，遠近人心懸望，恨不一日而成。本院雖奉敕旨，別有機務，不暇親詣，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遵照，晝夜經營，卻乃因循二年之上，尙未完報，縱使國法可以倖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接管副使汪玉久負體用之學，素有愛民之心，據所呈報，既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舉而行之，固當易於反掌，合再督催，以速成蹟。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往彼地，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事情，議處定當，具由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爲羣策畢舉之圖，以收一勞永逸之績。毋再因循，仍蹈前轍，未便仍行都布按三司一體查照會議施行。

督勦安義逆賊牌 二月十一日

牌仰典史徐誠，卽行調選羅坊等處驍勇慣戰兵夫四百名，各備鋒利器械，就仰該縣官於堪勦銀兩內，先行給與口糧二月，統領星夜前赴安義縣，聽憑通判林寬調度追勦。獲功人員，一體從重給賞。但有不遵號令，及逗遛退縮，擾害平人者，仰卽遵照本院欽奉敕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整束行伍，必使所過之地，秋毫無犯，所捕之賊，噍類不遺。庶稱委任。如或縱弛怠忽，致有疎虞軍令，且存罪亦難貸。

截勦安義逃賊牌 二月十三日

看得安義逆賊，已經本院嚴督官兵，四路邀截，誠恐無所逃竄，或歸衝縣治，除行知縣能價，專一防守縣治，以守爲戰，通判林寬，專一追勦逃賊，以戰爲守，及行都指揮馮勳，選領南昌府衛軍快督兵截勦外，牌仰饒州南康、九江府掌卽官知府張愈、嚴王念等，各行起集兵快，身自督領，於沿湖要害，邀截迎擊，仍督令餘干、樂平、都昌、建昌、湖口、彭澤等縣掌卽官領兵把截沿湖緊關隘路江口，毋令此賊得以出境遠遁。一面多差知因鄉導，探賊向往，互相傳報，合勢粘踪追勦。一應機宜，俱聽從宜區處。各官務要竭力殫智，殺賊立功，以靖地方，毋得畏縮因循，輕忽疎略，致賊滋漫，軍法且存，罪難輕貸。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 三月初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獲功陣亡等員役，俱查照贛州事例，獲賊首者，賞銀十兩，次賊首七兩，從賊三兩，老弱二兩，奮勇對敵陣亡者十兩，殺傷死者七兩五錢，被傷者三兩，其有軍民人等，各於賊勢未敗之先，自行帥衆擒獲送官者，仍照出給告示，賊首賞二十兩，次賊首十兩，從賊首五兩，務查的實，一例給賞，毋吝小費，致失大信。俱仰行南昌府於本縣支剋軍餉銀內，公同賞功官照數支給，開數繳報查考。

覆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 三月二十四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據應天府呈開：「江西九江等府，原派船五十隻，裝運營建宮室物料，乞查處督發，奉批查處呈奪。議照江西、南康、南昌等府，並無馬快船隻，雖有額造紅船，爲因宸濠謀反，被賊燒燬，住來使客及糧運，尚且無船裝送，疲困已極，委果無從區處。」呈詳到院，爲照江西各府師旅，饑饉疲困已極，況兼本職氣昏多病，坐視民瘼，莫口口口，前項船隻，果難措置。南京素稱富庶，今雖口口口口餽之煩，然得貴院撫緝有方，兼以長才區畫，何事不濟？且江西之疲弊，亦貴院所備知，嘗蒙軫念，爲之奏蠲租稅，江西之民，無不感戴。獨此數十艘，迺不蒙一爲分處乎？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憫念疲殘之區，終始德惠，別爲處撥裝運施行。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 四月初九日

據東鄉縣民陳和等連名訴，看得朝廷添設縣治，本圖以便地方，而順民情；但割小益大，安仁之民，旣稱偏損，亦宜爲之處分。在官府自有通融裁制，各民惟宜聽順，果有未當，又可從容告理，而乃輒稱背抗，稔惡屢年，愈撫愈甚，不得已而有擒捕之舉，亦惟彰國法，禁頑梗，小懲大戒，期在安緝撫定，非必殺爲快也。今各民旣來投順，官府豈欲過來，但未審誠僞，恐因擒捕勢迫，暫來投順，以求延緩，亦未可知。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將各情詞備加詳審，及查立縣始末緣由，其各都圖應否歸附某縣，各縣糧差應否作何區處，各民違抗逃叛之罪，應否作何理斷，通行議處呈奪。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 四月十六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造冊清查之法，旣已詳悉備具，但人存政舉，使奉行不至，則革弊之法，反爲流弊之源。仰布政司照議上緊施行，仍備行總理及各守巡官，同以此事爲固本安民之首，各至分地，臨督各該府州縣正官，且將別項職事，牒委佐貳官分理，俱要專心致志，身親綜核，照式依期清量，查造務使積弊頓除，後患永絕，以蘇民困。中間但有不行盡心查理，止憑吏胥苟且了事者，即行拏治問發，提調等官一體參究。其各官分定地

方，該司具名開報繳。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 十六年

仰抄案回縣，即行知縣顧德，速差能幹官前來樟樹，接駕淺船到縣，照依該道估價，於官庫支給各船旗軍收領，就便擇日催督縣丞沈廷用，遵照本院面授水簾桅等法，與工修築，務將前船銜結勾連，多用串關扇束縛堅牢，足障水勢，以便施工，毋爲摧盪虛費財力。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 六月十五日

照得本院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內，因甯王謀反，起兵征勦，具本奏聞。當差贛州衛舍人王熊齋奏，卻乃設計詐病，推托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及至擒獲逆賊差齋緊關題本赴京奏報，卻又迂道私赴太監張忠處捏報軍中事情，幾至釀成大變，及將原領題本通同邀截回還。所據本犯罪難輕貸，爲此牌仰本司即將發去犯人王熊，從公審問明白，依律議擬，具招呈詳，毋得輕縱，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 六月十九日

卷查先該本院督解宸濠中途奉旨仍解回省，隨將前項賞功錄牌花紅綵段及糧餉等項，牌差縣丞等官龍光等解發江西按察司查收貯庫，仍候本院明文施行。去後，今照前項糧賞等銀已支未支，清查應該起解者，未審會否盡數解京，擬合查報。爲此牌仰本司即查原發糧賞等銀，各計若干，要見於何年月日奉本院批呈，或紙牌支取，某項若干，給與某起官軍人等行糧，或犒勞兵快應用，其應解金冊一十二付上高新昌玉印二顆，銀盆六面，及衣服等件，會否盡數解京，中間有無遺漏等情，備查明白，具數回報，以憑查對稽考，毋得遲延，未便。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七月二十八日

據副使汪玉呈稱云：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湖廣巡撫都御

史秦案驗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隨據副使汪玉呈云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傍之談似此往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立縣專爲弭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爾執己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爲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奏告連年不息即今徵矣除行該道兵備官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暨追起工然後各自回任。若使議終不合必欲各自立縣亦須酌裁適均要見廣東於高宿立縣郡圖若干湖廣於邑離立縣郡圖若干城池高廣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躲若何區處盜賊彼時出沒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不同之中務求過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終有不免。除批行湖廣該道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約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由開詳以憑覆奏毋再推延執拗如有他虞斷行參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并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行江西二司停止興作牌

九月初九日

先該本院看得江西兵荒之餘重以洪水爲災民窮財盡正當體養撫息各該衙門一應修理公廨工役俱宜停止已經案仰各司即將工役悉行停止其勢不容已者亦待秋成之後民困稍蘇方許以次呈奪去後近因本院出巡訪得各該官員不思地方兵變水患小民困苦已極方求蠲賦稅出內帑欲賑而未能輒復紛紛然修理事屬故違本留參究尙傳聞未的姑再查禁爲此仰各抄案回司即查前項工程前此果否悉行停止近來是否重復興工具由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隱諱違錯不便。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九月十七日

照得本院調到甯都等縣官兵機快人等見在贛州教場住箭操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罪及無辜應合禁

約。隨據副使王度呈開合行事宜，參酌相同。爲此仰抄案回道，卽行出給告示，張掛教場，曉諭官兵構快，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拏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事情稍輕者，該道徑自究治發落，仍呈本院查考。

計開：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軍令斬首示衆。

一、各兵但有管哨官總指揮神福償送打點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該道面告究治。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管房居住，鈐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飲酒，朋夥喧譁者，訪出緝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稟明醫驗，不許顧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替身上操，仰該官總小甲拏獲，首送該道枷號。如隱情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兩，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鬪毆喧鬧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稟該道拏問。不許縱容爭競，鬪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利鮮明，毋得臨時有悞。如平日懶惰不行修理，上操之際，弦矢斷折，銃礮不響，旗幟不明，查出緝打一百。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該道府訴告家鄉戶婚田土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俱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辨別。如有隱下兵丁名色，另著別樣衣冠，暗入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訪出枷號不恕。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擇節用度，謹慎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責治。

一、各該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逃行回者，差人房籍拏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教場門首，三箇月滿日，
細打一百，仍依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該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
行零都縣建立社學牌 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近於贛州府城，設立社學鄉館，教育民間子弟，風俗頗漸移易。牌仰零都縣掌印官，卽於該縣起立社學，選取民間俊秀子弟，備用禮幣，敦請學行之士，延爲師長。查照本院原定學規，盡心教導，務使人知禮讓，戶習詩書，不變偷薄之風，以成淳厚之俗。毋得違延忽視及虛文搪塞取咎。

10